

50

奇人奇事錄

吳倚綠著

默問題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6 4235B

吳綺緣著

奇人奇事錄

中國新光印書館出版



~~1560007~~

版權  
所有  
不准  
翻印

著作者 吳

綺

緣

出版者 中國新光印書館

上海武定路一九〇弄五七號

印刷者 中國新光印書館

一九四九年七月

## 序

吳綺緣先生，是個有名的著作家，在文壇上向來有着崇高的地位，不用我做朋友的人，再來推荐介紹，這部奇人奇事錄，更可以算是他的代表作，寫作的時期遠在十多年前，但是內容絕不陳舊呆板，反而有着極大的胆量，極新的思想，目的祇在於暴露現社會的黑暗，鼓吹羣衆團結力量，發揮每個人的本能，反抗一切的惡勢力，爭取最後勝利，與現行的新主義，恰相符合，至於文字的精湛古樸，更是不可多得，有目共賞，此次為了適應時代的需要，經過整理以後，刊行單本，真是給予愛好文藝故事者一個莫大的喜訊，據吳先生說，續集排印，也在計劃之中，出版期近，決不會使讀者等待得過久的。

朱華，一九四九年，八月一日。

# 目次

白家莊	一
蓮花庵尼	五
蝙蝠王	一七
珠兒	二四
臨城姬	二五
黑地獄	三五
水上飛	三六
了凡僧	四二
牧牛童	四九
亂世雙傑	五〇
毛童	五九
張老師	六〇
柳生夫婦	七六
黃巖名捕	八四
靈璧少婦	九二
鄉媼	九九

# 白家莊

秦中僻處西北，地瘠民貧，而炎黃之胄，實先卜居於此，自西徂東，文化武功，日益發揚光大，萬世邦基，因而奠定，流風所被，今其地猶多慷慨悲歌之士，雖下至屠沽負販，狀如椎魯，而胆巨氣礪，不甘稍受屈抑，遇不平事，輒攘臂而起，雖刀鋸鼎鑊，環列左右，曾不畏憚却步，蓋氣習使然也。陝北離白狼城約百數十里，有白家莊者，羣山縈繞，與外相絕，佔地甚廣，卜居其間者，胥多白氏之族，亦有異姓，則十九貧窶，夙無恆產，而特役力於人，藉以自活者，白氏之族，有名祖宏者，擁地千頃，富甲一莊，諸白慕其多財，無不奉若神明，聽其驅使，令出其行，罔敢違忤，蓄有佃農數百，視同奴役，於第宅之外，構有茅舍甚夥，使佃人挈眷居之，蓋使便於採作，而朝暮可得稽核勤惰也，惟相待綦苛，菲衣惡食而外，別無所供，雖有月俸，爲數甚微，曾不足以供屢履之費，佃人胼手胝足，竟歲辛勞，願一飽而外，別無羨餘，遇有疾病凶喪，勢非舉債不可，及逋累既深，則此身已等諸牛馬，受制於人，末由脫離羈絆矣，佃人雖勞瘁貧困，長日興嗟，而祖宏獨吮吸衆人之膏血以自肥，被錦繡，饜肥甘，享用比諸王侯，且嗜色如命，蓄有妾媵三五，猶不自足，又不欲多耗金貲，求諸異地，每見佃人妻女之薄有顏色者，輒篡取以歸，薄有餽遺，以作身價，蒙其害者，雖心滋勿願，而以積威之下，罔敢與爭，且一衆受其卵翼，苟稍有違言，逢彼之怒，立即攘田遺去，將有啼飢號寒之虞，無勿蓄忿於中，隱忍未發，祖宏有二子，趨承庭訓，所爲畢肖乃父，年事猶少，已各掠一村姑，迫充下陳，蓋亦佃人女也，祖宏稍讀詩書，工於心計，知衆怒之難犯，有如長河積水，一旦潰決，莫可遏止，非固其提防，無以爲功，邑中官吏，都屬夙好，堪以爲托，佃

人長吏如虎，殆無敢涉訟者，即訟甯能得直，可勿爲慮，惟此輩耿直強悍，積忿既深，或不計利害，效博浪之一擊，事殊奇險，因藉辭頻歲飢饉，萑苻載道，稍有蓋藏者，無勿爲所垂涎，是鄉鄰甚遙，且山蠻雜沓，伏莽孔多，莊中又有富名，非速備武備，難於自保，佃人中亦有健者，略加琢磨，堪以爲用，顧祖宏多疑，不敢畀以重任，甯斥巨資，往異地物色有拳勇者七八人，錄爲教師，厚其俸給，供張比於家人，守護之責，盡以相付，茲數人者，洵非南郭濫竽之流，武技盡有師承，有佟漢兩氏者，尤屬百夫之敵，堪執此中牛耳，既館於白氏之家，即就曠場朝夕練武，刀矛如雪，耀眼生光，而每當入場演習，兔起鶻落，林目驚心，尤足使佃農輩歎爲觀止，自審勿敵，侍其主人益恭，祖宏威信既立，益躊躇滿志，以爲子孫之基業已定，此數百佃人者，不特終身執役，即其裔嗣，亦永無解除桎梏之望矣，儻知不平則鳴：世同一理，恃勢凌人，吸膏吮髓者，殆無久享之理，白氏之佃人，世受欺侮，積怨已深，其年事稍高者，深信因果之說，以爲富貴貧賤，胥由前定，強求無益，轉易致禍，故雖茹苦食貧，亦殊欣然自足，勿願抗爭，惟子弟都屬少年，較明事理，以爲同一圓顛方趾，何處境苦樂，乃有霄壤之判，不勞而獲者，玉食錦衣，享用泰侈，爲之奴役者，盡耗汗血，仍處凍餒，心滋不平，屢欲與主人爭較，終因財勢懸殊，且所聘武師，咸有過人之技，如或忤主人意，嗾使爲仇：自度卵石不敵，揮手之間，必成齏粉，因是逡巡未敢即發，繼念同屬男兒，人既藉武技以立功，詎獨不克學步，苟得傳其技，一旦有事，彼寡我衆，尙復奚憚，衆中有周姓少年大勇，軀體偉岸，生有殊力，飲食兼人，而操作則且倍之，以秉質伉直，不畏強禦，爲同儕所欽服，潛謀於其衆，將贖資奉諸武師，向之受業，武師諾之，爲祖宏所知，怫然曰：「汝曹習武奚爲，家無擔石儲，詎尙懼宵人覬覦，欲藉以自衛耶？」立戒諸武師拒其請，佃人咸蹙然若喪，周大勇與衆謀，俟諸武



師清晨演習武技時，分往窺視，默識其法，輾轉相授，以勤於學習，頗有進益，漸釀資置刀棍，擇農事之暇，日就隙地演習，石鎖石担之屬，無不具備，佃人以操作日久，膂力視諸武師爲巨，再經鍛鍊，易於成材，尤以周大勇習之最勤，深得箇中三昧，儼然爲佃農盟主矣，一日，大勇方於林下演拳，一武師道經其間，見而異之，問曰：「子亦擅此乎，願一角強弱，以博歡笑。」大勇欣然允諾，武師握拳揉進，大勇欲乘此一試身手，奮力當之，武師固輕敵，而大勇亦力互身輕，不復可制，周旋未久，武師騰足蹴大勇胸脅，大勇執其足，稍一縱送，立顛仆丈許外，幸傍觀者無多，武師躍而起立，色頗慚沮，戒大勇勿洩於外，掉首而去，大勇雖祕勿敢言，而於諸武師，不復重視，以爲彼儕固恃此獵食者流，受人餽養，甘爲鷹犬，一旦稍受挫折，必且解體，不足爲患也，自茲習武益勤，而深自韜晦，遇事謙退，未嘗稍與人爭，但橫逆之來，仍無可免，蓋大勇有妹明兒，面目姣好，性亦聰慧，莊中女兒，殆無出其右者，既漸長成，爲祖宏長子所見，涎其色美，欲納爲蓬室，召大勇至，賜以數金，令卽送妹至，既成姻婭，溫飽可期，大勇目眦欲裂，顧憚其勢，姑強忍之，返告明兒，僉以爲甯死不可辱身，卽夕棄家遁去，翌日，白子調悉大勇悔約，大索不獲，稟於乃交，使武師兩人追之，大勇行未遠，偵騎已至，迫使還返，大勇告之曰：「汝曹受人奴役，固亦與吾等耳，爲虎作倀，自殘同類，爲汝曹計，毋乃不值，未若棄之以行，觥觥男兒，當不患無噉飯地也。」武師勿聞，恃強脅迫，遂致用武，大勇固挾有利刃自衛，因忠言未護采納，遂致用武，以一敵兩，仍居優勢，明姑并強項有胆，飛石以爲兄助，一武師創腕棄刃，其伴色沮胆落，爲大勇所逼，相偕遁去，大勇挈妹避居山中石屋，荆莽載道，外人不易涉足，喘息粗定，卽以樵采爲業，恆担柴百里外售之，明姑則織草履，向鄉人易菽麥，以爲兄助，銜白氏一家，至於刺骨，寢饋不忘，必欲乘間報復，歷時稍

久，潛往舊地訪其同儕，藉知自抗命逃亡後，白氏父子，遷怒佃人，謂均屬一邱之貉，不宜善視，相待愈苛，衆雖忿恚，願以家室居彼，欲棄而他徙，殊無立錫之地，而白氏亦未能相許也，大勇因詔衆仍潛心武技，一如曩時，備爲異日之用，諸佃人憫其困窮，衣食都有餽贈，大勇受之以去，自此佃人亦不時入山相訪，聲氣常通，大勇以女子荏弱，易受人侮，前者明姑幾蹈危機，應知警惕，處此弱肉強食之世，固非有武力莫能自保也，卽於樵蘇耕織之暇，授以拳技，明姑聰慧，不減於兄，猶未終歲，卽有足觀，身手矯捷，雖壯夫亦不足當其一擊矣，嘗赴鎮市售其所織之布。途中遇無賴兩人，以爲可侮，就而挑之，明姑忿不可退，拳足如風，兩人咸被蹴仆地，呻吟不起，明姑戟指詈罵而去，後遂無敢相犯者，自大勇出亡後，比歲荒歉，白祖宏以收穫銳減，而餒饑多人，殊屬不值，則與諸佃農約，計田納稅，賓主各獲其半，以昭公允，但不得視定額爲少，佃農以爲有利可圖，盡力耕耘，乃適遇旱魃爲患，數月不雨，赤地千里，顆粒無收，佃農方徬徨無所爲計，而祖宏突下令催繳租稅，如有故違，卽囚繫其身，并及妻孥，以示炯戒，限期迫促，呼籲無門，惟有相率斂手待斃，周大勇適至，聞而大呼曰：「白氏致富，胥山吾徒之力，乃以怨報德，任意摧殘，天下不平之事，孰有甚於此者，與其馴若羔羊，宛轉待死，何如廣集衆力，與之抗爭，其家雖蓄有壯士，不足畏也。」衆聞語感奮，咸攘臂而起，各攜刀杖，由大勇兄妹爲導，乘夜往襲白氏之居，祖宏震怒，立遣諸武師禦之，謂此輩均屬劇盜，可恣意誅戮，勿復徇情，顧武師並憚大勇之善鬪，及修濮兩人挫敗，餘衆益趨不前，大勇兄妹，復曉以大義，諸武師悔悟，轉惟大勇之馬首是瞻，縛祖宏父子，籍其田宅，相與剖分，務極公允，凡掠諸於人者，悉數償還，有司知之，以其人衆勢甚，亦勿敢問也。

## 蓮花庵尼

齊寧陳子亮，家饒於資，淡於榮利，既舉孝廉，不復應試，蒔花種竹聊以自誤。秉性伉爽，遇里鄰之貧寒者，輒多扶助，惟嫉視方外，殆自謂讀聖賢書，固未可攻乎異端，離經叛道，致爲人蔑視也。其夫人愷惻慈祥，和以處世，以已逾中年，尤虛嗣續，後願茫茫，每自嗟歎，欲爲良人納寵，小星替月，或可早降石麟，復爲老廉所峻拒，則默禱於天，長齋禮佛，孝廉居於別院，固未易偵知也。女冠尼僧之仰夫人仁慈者，潛與往來，凡有所求，罔不應之如響，距其居數十里，有蓮華庵，傍山而建，屋雖不廣，而境地幽舊，適與世隔，尼僧月涵主之，年可二十許，丰態俊美，而眉目間饒有英氣，凜乎如不可犯，夫人頗善視之，出入房闥，一如家人，惟遇老廉之至，則潛自引避，蓋不願爲之所見，使伉儷間略有違言也。夫人多私蓄，輒以佈施佛門，顧尼之所求，不在飾佛像裝梵宇，凡民之弊獨凍餒，無可謀生者，苟有所知，必造請於夫人，俾得贖卹，夫人罔勿樂從，予取予求，略無吝色，惟竊怪尼之舍己芸人，不稍修葺堂構，裝塑佛像，尼聞之，告夫人曰：『天道遠而人道邇，與其媚佛，毋寧援人，衲徒知爲夫人廣種福田，俾豐收於異日耳，非敢資他人之所有以爲惠也。』夫人亦嘗詣其庵禮佛，則屋宇清曠，舍一女童應門而外，別無他人，尼自云髫年卽已皈命空王，其師雲遊異地，久歲不歸，故爲之留守，薄有田產，使個人耕之，尙足資爲活也，夫人年四十八，忽覺有娠，而孝廉適疾作，藥石難瘳，竟以下世，夫人哭之慟，尼聞耗趨往勸之曰：『逝者已矣，懷中一塊肉尙未墮地，如其男也，仍可延繼宗祧，保守產業，設衰毀過甚，致有不測，則罪莫甚矣。』孝廉亡後百日，夫人果產一子，生而危瘠，弱不禁風，尼撫之曰：『夫人自遭大故，戚戚於心

，飲食銳減，孺子宜其不易肥碩，幸善視之，培養後天，猶可及也。』自此不復再至，夫人偶往探視，則庵門深扃，已不知挈女童何往，子名企帖，聰慧能文章，延名宿教之，所學益益晉，年十三，卽入邑庠，然體極孱弱，時多疾病，尤艱於步履，出入必乘輿，夫人憂之，日進參苓爲補，亦終無效，會族人之無賴者，覬覦其產已久，以爲寡妻稚子，不無可悔，時往告貸索詐，一室囂然，無可驅遣，惟有賂之以金，始如鳥獸散，然不久復至，儼如附骨之疽。夫人患之，固終無可爲拒也。久之，族人益肆，長日就食其處，視室中器物，有當意者，輒任意取攜，僮僕起而相阻，輒被毆擊，且曰：『此吾家物，理宜共享，固何預爾曹事耶』。夫人不能忍，則請曰：『未亡人積此厚資，本無所用，惟以子幼丁單，又羸弱多病，異日謀生不易，故權爲掌筭，俾衣食不至匱乏足矣，諷藏乃愚者所爲，又復奚取，今當以薄產剖分爲兩，半歸吾子；半則分贈汝曹，藉得結歡，相與匡扶稚子，以至成立，今後勿再相擾可乎！』族人旣得金，意猶未足，揚言於外曰：『孺子孱弱若此，在理不克永年，吾儕固不啻藏之於外府，所恨尙不卽死，難於快意耳。』夫人稔此輩豺狼成性，嗜利如命，終將不利於孺子，心竊爲憂，寢食俱廢，而門衰祚薄，姻婭散處異地，無可告語，惟有藏企帖於密室，使僮僕環守之，不與外人相接，以防不測。一日，尼忽來訪，歡然道故，叩以所之，則云從師徧遊五嶽，歸途復小有勾當，遂至久羈行跡耳。及見企帖，撫之笑曰：『曩時分袂，公子猶在襁褓，今已長成如許，能毋可喜，惟荏弱如故，不應徒事咕嗶，埋首案下，雅易虛耗心神，宜令兼習武功，長其體力，遇有緩急，亦可資以自衛。』夫人曰：『吾母子見侮於人者已久，苟得嫻習武技，諸惡必且帖然馴服，莫可相仇，顧何所得名師乎？』尼曰：『但從衲去，暫捨母子之情，勿勞存問，期以五載，必有可觀，族人縱桀驁強悍，尙何足憚。』夫人詫曰：『大師纖弱若此，詎亦擅武事耶？』尼笑

曰：『言之滋足愧惡，吾師爲當代大俠，擊劍緣撞諸藝，已臻絕頂，衲雖得其緒餘，迄猶未窺堂奧，然以爲公子師，自視尙綽乎有餘也。』夫人似不甚真信，尼曰：『佛門戒作誑語，夫人待衲，尤情意周摯，有逾常人，獨忍相欺耶！』卽緩步出廊下，微聳其軀，已自平地超登於簷宇之上，復以兩足鈎橫楹，倒垂其體，夫人方翹首以觀，尼忽故縱其足，翩然下墮，以手代足，疾行數十步，始起立顧夫人曰：『世豈有未嫻武技，而得臻此境者耶？族人雖橫，使有衲在，未嘗不可爲制，然世外人不容妄預俗事，且凡事當謀自決，仰賴於人，終不可久，故深願公子不辭勞苦，躬往習藝，卽不求殺敵鋤奸，效豪俠之所爲，亦足勵志攝生，於體力不無裨益也。』夫人意動，商諸於子，企帖方苦多病，且怵於族人之相迫，欣然樂從，尼立命摒擋常用衣物，卽日移居於庵，夫人曰：『族人日窺伺於吾門，如爲所見，必且追跡以往，佛門清淨，固未許此輩之滋擾無休也。』尼笑曰：『有衲在，茅庵或較華居爲適，吾視此輩，固豚犬之無殊，容何足慮。』企帖遂從之以去，僅一奚童担囊以隨，族人瞰視於側，猶以爲夫人中餒，將使其子棄家游學，用以自全，試往追躡，見其隨一女尼，經入荒庵，竟不再出，莫解其故，猶以爲殆藉此避人耳目者。返語於衆，深惡尼之好事，卽有狡黠者倡言曰：『此子苟深藏內室，圖之勿易，卽能致之於死，亦爲衆所矚目，佔產戕命，罪何可道，茲旣避匿荒庵，防衛必懈，伺隙加害，如割雞豚，誘爲遇盜，儻不真信，天鼻吾人可以乘之機，苟不速取，悔無及矣。』衆聽其言，試往覘其動靜，則庵門長日深扃，人跡杳然，且四周鮮有里鄰，無可探詢，偶亦見一女尼攜企帖外出散步，態至安閒，殊未設備，遂相約乘夜踰垣以入，人各挾匕首一，將得企帖而刺之，顧不知其臥處，但見佛殿之上，缸燈微明，尼方危坐蒲團，理其念珠，方衆之入，有若無睹，衆以其纖弱可侮，一擁而前，脅令示企帖居處，尼微哂曰：『居士何由見詢。』衆曰：『陳氏

子吾仇也，速以爲獻，以謀自保，設有梗命，頸血立膏吾刃，幸無相尤。」尼神態自若，徐曰：「汝儻貪黷無饜，志在佔產，所謂司馬昭之心，路人皆已共見，納雖寄身方外，寧不知之，然企帖固吾徒也，防護之責，納實任之，身膺重寄，勢不能使匪人逞志，今與汝曹約，企帖所居，即在殿後，汝曹洵洵而來，必有所恃，盍與納一角力，如其勝也，則恣汝爲之，納決不作左右袒，不則速離此以去，毋溷吾焚修也。」衆以其言夸，疑恃有辯才，以相恫嚇。咸出其七首，鼓噪而進，尼殊不起立，惟舉袖左右揮灑，衆已傾仆過半，餘亦逡巡却步，勿敢復前，有點者乘不備，挾刃直趨後室，擬往搜索企帖，尼初不爲阻，但以指拈佛珠，遙擲之，適中其背，撲地而踣，衆亟臨視，則珠已貫重棉而入，嵌於背骨，牢不可拔，珠爲木製，不審何以堅勁若是，方愕然相顧，復聞尼笑語曰：「客來不速，無以爲款，爰貢微物，聊以將意，風味想尙不惡，居士輩留連不去，似在垂涎，吾珠尙多，當偏以相餉，毋使一人向隅也。」有少年，見其相誚，遽出穢語詬訾，尼亦勿怒，略一運指，珠已脫手而出，直貫少年之唇，豁然洞裂，且折其兩齒，痛極而號，衆知不敵，相率遁去，尼端坐如故，未移跬步，亦不以語諸企帖也，族人旣被創以歸，益思有以爲報，自審力有未逮，則乞助於邑之豪強，侈言尼之橫恣不法，不亟剪除，將爲閭里害，勢豪多矜才好勝，復惑於族人之言，爭往尋釁，然終以集十數壯夫之力，以攻一女流，雖勝亦屬不武，故亦乘夜而往，藉得盡覘虛實，其中不乏武技精湛者流，並攜短兵而往，天適陰晦，形影莫辨，一健者奮勇前驅，踰牆而入，足甫履地，卽似有人力掉其項，竟體麻木，口噤不復能聲，旋即被擲牆外，幸未成傷，衆叩以所見，無可爲答，諉爲遇鬼，或曰：「是必失足顛於垣下者耳，安得有鬼。且吾徒盛氣而來，卽鬼物亦當引避，何用見憚。」卽迅躍而下，方欲摸索前進，忽如有物曳其髮辮，提而擲諸牆外，適墮於別一人之首，相與委地呼痛。

不絕，以爲遇者，有精擅武術者，私語於衆曰：『是非妖物所爲，庵中必有異人，恐不易制，吾徒當合力以圖之，尼卽具好身手，不足懼也。』衆如其言，闕然俱下，微見有一人影兀立樹下，衆力犇之，其人手足揮舞，動輒若飛，衆無可爲敵，四散奔竄，方欲奪關圖遁，卽有笑語於後者曰：『來時何勇，去時何怯，旣不得其門而出，當送歸舊處，以免跋涉爲勞，藉見佛子慈悲成性，固每以德報怨也。』聲極清婉，知爲女尼所發，衆咸羅拜於地曰：『偏聽人言，致有忤犯，倘荷垂宥，矢不相仇，大師倘有驅遣，謹當效命可耳。』旋聞尼笑曰：『吾事都能自了，安用若曹爲助，速去休，毋久溷淨地也。』卽騰一足起，衆中之最强悍者，已被蹴而起，輕於片葉，飄墮垣外，衆益惶伏不敢稍動，尼一一挈其衣領，擲之使出，片時都盡，相與審視，都無所傷，自茲憚尼若神明，宵人莫敢正眼相窺，卽童豎樵蘇，亦遠避三舍，蓮華庵之名，於以大著，遐邇無勿聞之。企帖留庵數載，容顏日漸豐腴，雖長年茹素，而健飯遠逾於昔，技力亦日進無已，於尼所擅，無勿得窺崖略。一日，尼謂之曰：『子居此已久，當亦思家，幸學業有成，雖未獲與當世名手，互爭短長，尋常盜賊，殆已不足當子一擊，可卽言旋，聊慰倚闥之望，善自切磋，以成大器，相距非遙，納固隨時可盡指示之勞也。』企帖遂辭之以歸，母夫人悲喜交集，蓋深慮族人之復來尋釁，後患無已者，卽以所學，企帖微笑，步出庭中，視左右分列石鼓，各重三百餘鈞，上置盆花，其傍略有罅隙，可以容手，卽移盆花於地，雙手各挽其一，作旋風舞，旣已，仍置舊處，神色無異，復一躍丈許，以兩指按簷端，兩足下垂，巡簷經四五丈，遽釋其指，落地無聲，輕若飛鳥，舉兩足加諸於項，竟體屈曲如環，繞室旋轉，將近後窗，忽起躍外出，登於屋頂，自下喚之，則已身在廊下久矣，夫人屏息以觀，心竊爲危，口喃喃誦佛號不輟，及見其技精絕，始色然以喜，亟邀尼至，稱謝不止，且設蔬酌以勞之，尼笑曰：『幸

不辱命，公子得以成材，然胥由潛心研習所致，不僅在訓迪之功也，夫人曩每以子弱爲憂，懼蓋藏將爲人所攘奪，今則但求公子勿挾技以凌人足矣，人固未易稍撻其鋒也，衲荷夫人垂顧。受惠已多，偶盡微勞，何足常縈齒頰，惟以天下之大，邁羣軼倫之士，何地蔑有，少年氣盛，挾有寸長，往往畎然自滿，好勇鬪狠，遂至自蹈危機，公子讀書明理，且庵居數載，氣質潛移，當知此義，今後幸善刀而藏，非遇危急，慎毋輕出其技，亦保身之道也。」企帖唯唯，尼復顧夫人曰：「公子所習，亦嘗小試以娛堂上也未？」夫人曰：「緣撞墨石，並已見之，他則未也。」尼解袂出小叉十二，製以純鋼，其端甚銳，舉以授企帖曰：「此公子常弄之物，尼無所爲用，當以奉贈，可卽小試，以博太夫人一粲可耳。」企帖受叉，視有小雀集於庭中碧桃枝上，飛翔往返，啁啾不絕，隨手舉叉擲之，一鳥已委地而斃，侍婢趨往覘視，又適貫於鳥首，遂拾以相示，夫人意良勿忍，呵令速止，企帖笑曰：「生物取之不易，將以略呈吾技，旣勿見許，當別覓鵠的，草木無情，固不妨用以爲試也，卽令侍婢立桃花下，指小幹上一苞蕾，使默誌之，自數十武外發叉，花蕊已應手而墮，尼顧夫人笑曰：「公子已盡衲所能矣，又與箇殊，在能善用腕力，他人無可學步也。」欣然共飯，留居信宿而去，族人漸知其事，顧未能深信，以爲尼固英勇，而企帖瘦骨嶙峋，一仍故態，不類嫻習武者，貪念復熾，頗欲一探虛實，會夫人周甲誕辰，衆故讎資爲賀，牽羊担酒以往，夫人亦不咎旣往，設宴款之，企帖趨承左右，執禮甚恭，衆察其荏弱猶昔，以爲讎雖得尼羽翼，殆賂以多金，假庵居以遠禍耳，茲已歸來，尼不獲始終庇護，尙復何憚，故當酒酣耳熱，辭色之間，漸多不遜，夫人自屏後語於衆曰：「吾兒孱軀多疾，幸荷祖先呵護，得未夭殤，且於雲樞大師處習得薄技，足以自衛，今將使之出其所學，以娛尊親，席間無外人，苟非伯叔，卽爲兄弟，卽有乖忤，當不至見晒也。」企帖勿欲自炫，初猶趨



謝，顧衆尙疑夫人之故作大言以相恫嚇，堅請小試，企帖始解長衣，略弄其軀，已達簷上，翻騰馳逐，矯捷不弱猿猴，衆方延頸以觀，忽已攀附廊柱，一躍直入席間，時屆春初，寒威未減，庖人方進煖鍋於案，蓋猶未啓，企帖遽屈一足，立於蓋上，殊不傾側，復於椅背飛行往返，漸且踐及座客之顛，輕如飛燕，衆微覺有物掠過於頂而已，防爲所算，相與離座，企帖亦下，執壺徧酌於衆，謝曰：「緣遵慈訓，不敢自闕其技，致有忤犯，幸毋介懷。」衆已氣餒，強顏請觀其餘，企帖自室中挈一竹筒出，中貯木偶十數，蓋兒時弄以爲戲者，面目瘁惡。項下貫以銅絲，俯仰不定，厥狀盡如菊部丑角，一一駢置庭中，衆不解所爲，企帖復出其小叉指之曰：「此輩貌既可憎，心亦奇毒，留之徒足爲害，當使之畢飲吾叉，聊以示儆。」即遙立數十步外，陸續發叉，悉貫木偶之首，傾倒於地，無一稍爽，始徐徐拔叉以返曰：「世有不義之人，當以此爲車鑿，吾又固勿容輕恕也。」衆相顧色變，如芒刺之在背，不俟終席，即托故辭去。自茲妄念盡蠲，無敢相犯，且曲意交驩，慮其未忘前怪，相仇不已，而企帖殊坦然置之，惟社門却掃，讀書自娛，邑中雖多游俠少年，然亦絕少往還，惟偶往尼庵，謁其師請益而已。旣領鄉薦將入都會試，魯北固爲盜藪，殺人越貨，不以爲異，商賈多視爲畏途，輒以巨金聘鏢客，以爲之衛，惟遇士子，則不甚屬目，以應試罕有重裝，卽囊括以去，亦未足鑿所欲也，夫人憂之，將多備車馬僮僕，以爲之從，藉壯聲勢，企帖却之，曰：「吾自衛則有餘，衛人恐力有未逮，人衆徒足爲累，於事無濟，僅需一健僕爲料量飲食足矣，且須謹慎將事，毋得梗命，北道少坦途，防範稍疏，宵人卽潛伺於後，吾薄具身手，而引以爲危，汝輩可無論矣。」溯行，夫人猶依依不捨，叮嚀備至，及企帖整裝待發，將往辭其師，而尼已翩然至，顧之曰：「顯親揚名，爲期不遠，以子之才，固視青紫如拾芥耳，所慮子血氣方剛，而又技初成，有如刃之新發於硎，亟求一試，

而朝政不綱，捕務廢弛，劇盜巨寇，充盈山澤，技力有逾於子者，寧止千百，竊願虛心下氣，善刀而藏，事苟不涉於身，毋得過問，卽所自全之道也。」企帖唯唯受教，忽曰：「吾師長日庵居，亦嫌岑寂，曷勿相偕俱往，卽遇強敵，亦可爲弟子聲援也。」尼笑曰：「士子入闈，乃挾尼僧爲伴，寧不有礙觀瞻，駭人聽聞，且吾習靜已久，碌碌於車塵馬足間，實所未慣，未易相從，姑於此靜俟捷音可耳。」企帖不能強，然自恃技良，款段上道，意氣殊揚，行凡旬日，殊無所遇，意謂萑苻已靖，尼或固作危言，以祛其驕矜之氣耳。一日行入山坳，見斷轅殘軸，縱橫滿地，有御者身被夷傷，匍伏道左，呻吟不絕，就而詢之，則云有太賈挾重資入都，聯車二十餘輛，聘有名鑣師四人爲衛，道徑此間，爲盜所困，鑣師衆寡不敵，盡爲傷殘，僕從都盡，大賈亦爲繫捕以去，恐不復得生還也，企帖亦爲驚心怵目，然不欲示弱，前行如故，僕勸之勿聽，日將暮，車馬行亂山中，將謀止宿，忽胡茄四起，盜自山腰疾趨而下，數且逾百，馬知有警，長嘶不前，僕更驚倒叢莽中，銳棘待死，企帖視去盜尙遠，徐解囊出小叉，分握兩手，俟盜將及，突發一叉，衆中有以紅錦抹額者，驅幹偉岸，挾有長矛，似爲其魁，方當先超乘而來，又適中於額下，受創墮馬，衆相顧驚詫，又已繼至，中一盜之股，不獲控鞍，亦墜馬下，然餘衆以企帖僅有人騎各一，略無後援，殊勿爲憚，仍噪而圍之，企帖見勢亟，發叉不已，盜創傷纍纍，而前仆後繼，終不却退。企帖所備僅十二叉，出自尼贈，未遑別製，投擲既盡，盜仍未退，不無爲之心悸，知相持既久，必且受困。則拔腰間長劍，乘盜不備，疾馳而前，飛舞其劍，天矯如龍，前列諸盜，以措手不及，並傷其元，餘亦倉皇後退，企帖以不及下騎，亟以雙足鉤馬項，俛拾其叉，無一亡失，而盜亦善射，既深憚企帖之勇，不敢進逼，則彎弓相向，矢如雨集，企帖揮舞其劍，略無間隙，矢不得入，盜益中餒，企帖乘其懈，以一手舞劍擋矢，而潛出

其又，投擲如前，盜之驍勇者，無不被創，始知不敵，呼嘯而去，企帖殊無所失，呼僕使起，僕咋舌曰：「公子真神人也，以一當百，尙足制勝有餘，前途可無憂矣。」企帖曰：「汝不聞吾師所言耶，伏莽滋多，後患未已，汝懼怯若此，吾實不能終始護持，當遣使先歸，爲告太夫人，盜不足畏，可毋爲抱杞憂也。」僕辭之以去。企帖僱一驪車，安置行囊，單騎前進，屢經險阻，皆突圍而出，殊未以羣盜爲意，適有商旅北上，震企帖名，堅欲追隨其後，藉求護庇，企帖曰：「子但前行，而余爲之殿，脫有緩急，足資應援。」前途果遇盜，其衆僅十餘，而驅幹修偉，似頗勇健，前車被劫，搜刮俱盡，客蜷伏道周，屏息不敢稍動，企帖繼至，自馬上拱揖曰：「客裝不豐，幸毋相迫，倘許返轡，即以什一爲羣公壽何如？」盜譁然曰：「取羊遺牛，寧有是理，子其以吾徒盡爲笨伯耶？子既出大言，必有實學，試縱觀一二，如有過人處，當視子而，盡還所掠可耳。」企帖曰：「吾一書生，安足與綠林魁傑爲敵，必欲相與周旋，請選二三豪俊，與吾一較短長，徒恃多人無爲也。」盜中有少年，仗劍笑曰：「恃衆凌人，勝亦不武，吾當相伴爲戲，角劍較拳，唯汝所擇。」企帖亦拔劍而前，甫交綏，企帖念以一身當諸盜，非急求制勝，不易解圍，遂出尼所傳劍法，疾如風雨，神奇莫測，盜劍不知所抵，方欲却退，一盜已抽矢自後射之，企帖返格以劍，矢躍起丈許，墮落艸中，隨發一叉，中於盜腕，痛極而踣，弓亦委地，餘盜見勢蹙，遍忘前約，操弧叢射之，企帖挺立四顧，略無所動，惟力舞其劍，上下翻飛，矢無可入，紛落於數武以外，盜知不可敵，爭下騎拱揖曰：「干犯虎威，幸恕孟浪，原物具在，謹以奉璧，爲他日相見地可耳。」因盡返其金資，企帖使物主檢視無訛，揮手令去，盜且走且相語曰：「比歲濫芋鑣業者，多襍穢兒，純盜虛聲，獵取衣食，未見有英武若此者，吾徒退避三舍，不爲辱也。」盜既盡散，企帖謂諸買曰：「千里長征，而挈衆與俱，殊苦拘牽，雖

幸盜尙有道，得以解圍，而浪得浮名，終成怨府，圖我者大有人在，倘或殃及池魚，心有未忍，不如暫別，庶各得相安也。」諸賈相挽不釋，企帖不可却，仍伴送入都，中途幸無所遇，酬以重資，企帖笑曰：「吾家尙堪溫飽，非以護裝爲業者，特扶弱抑強，出諸天性，故拔刀爲助，驅茲強寇，今乃以金帛爲賂，是非重我，直相輕耳，卽有隋珠和璧，亦不敢拜受也。」賈大慚沮，邀之歡讌數日，始各別去。企帖旣入關，以行文恢奇恣肆，如天馬行空，不受羈勒，未能如主試意，遂至下第，幸性素曠達，略不沮喪，歸行故道；有遠戚適罷官，略有囊橐，請相從以返，企帖頗有戒心，使車騎循大道以行，日哺卽止，旣入魯境，天適陰晦，卽投宿旅舍，中途有一老僧，衰邁疲癯，喘息不已，策杖躡於其後，相去不逾百武，車行亦行，車止亦止，知必有異，亟嚴以爲備。入夜，盜忽大集，時當秋盡，月明星稀，一盜應手踣地，餘衆未審敵匿伏何所，相與搜索，又又續至，前立之盜，復中創仆地，其衆狂冒不止，相率退立門外，嚴陣以待，企帖以相持非計，躍登屋頂，疊發數矢，無不中的，旋復疾躍而下，出劍抵盜，熠熠生光，盤旋未久，盜不支，奪路奔竄殆盡，企帖不欲窮追，將謀返寢，忽一短矢撲面而來，疾如流星，亟舉兩指夾持之，翹首瞻顧，則有人影踞坐屋簷，卽頃間所見老僧也，知爲盜黨，立自袖中發一矢，將及其面，僧殊勿避，張吻銜之，及其再發，則以兩手分接之，企帖知遇勁敵，復疊發兩矢，指其要害，僧卽以掌中又撥擊，錚鏘作聲，又並下墮，復俯首力吐其又曰：「居士神技，幸獲承教，本欲相伴作戲，然老衲卓錫於此已久，主客異勢，雅不願多上人，謹當追隨車轍，趨訪華居，藉得多聆教益，又非我有，卽以返諸故主可耳。」語甫盡，而又已自其口出，急於弩箭，企帖亦爲心悸，側身避之，其後適有巨樹，又中於幹，深入徑寸，力拔始出，盧僧之見迫，拔劍爲備，僧呼之曰：「衲雖爲盜，然行藏與此輩迥異，未慣相隨。子囊金已盡，卽所

挈侶伴，亦所攜無多，不足饜老衲之欲，故於此坐觀成敗，即有所需，亦當取之於尊居，勿欲中途邀截，效鼠竊之所爲也。」一躍下地，顧企帖作驚駭笑，曳杖徐步以去，企帖自審不足與敵，即盡捨其叉，返於室內，旅客驚魂始定，交頌其德，有於門隙得窺及格鬪之狀者，叩之曰：「盜中一縑流，爲之殿後，與子相持頗久，未見交綏，卽自引退，豈休於子之絕技，不敢抗衡耶？」企帖漫應之，及天曙，亟令御者兼程以返，知僧必追躡於後，不時返顧，然終不見其跡，既歸，登堂拜母，甫交數語，卽忽忽外出，太夫人叩以征塵未洗，胡又碌碌若是。企帖曰：「兒將有事求助於雲涵大師，不容稍緩，母暫勿真問可耳。」不暇飲食，飛步以往，尼方手繙貝葉，顧而問曰：「吾子遠遊歸來，足慰倚闥之望，宜其欣忭，乃面有不豫之色何耶？」企帖具以告，尼駭曰：「子所遇僧，非短髻巨喙而頂有巨瘤者乎，幸僧知汝歸裝無長物，而服色華美，必饒於資，故逡巡至汝家，以謀篡取，且自恃其技，昌言無諱，子技力不逮遠甚，苟不遜吾教，擅與爭鋒，勢必斃其杖下，然且晚必訪汝居，亟宜早自爲備也。」企帖曰：「僧行縱飄忽無定，未審將以何時蒞止，弟子既非其敵，惟有退避三舍，金帛細事，不妨任之取攜，但恐驚及老母，計惟有邀吾師以往，差足相制耳。」尼曰：「僧固與吾同門，以不檢細行，有違戒律，爲師所擯斥，雖未竟所業，而功力彌滿，辟易千夫，殆非餘子之敵，旋卽流爲劇盜，貽玷師門，隻身行劫，爲禍行旅，子技出自吾授，殆非所穩，故不辭跋涉，以來是鄉，吾奉師命蓄意剪除，今適天假其便，以逸代勞，但恐兇頑如舊，圖之不易耳。」卽從企帖俱返。且於櫝中探一利劍出，授之曰：「吾久不用此，子盍代爲佩之，方外人佩劍過市，人且詫爲不倫，苟聞諸於僧，且足債事矣。」企帖遂佩劍爲導，尼見夫人，僅作尋常寒溫語，初不涉及他事，夫人以久別重逢，情倍款洽，堅欲留之同榻寢處，尼却之曰：「方外人獨眠已慣，夜間每誦梵唄，恐擾

清夢，不如臥於鄰室，庶幾相安，如有聲息，夫人但鍵戶安寢，幸毋窺視也，夫人異其言，然勿敢研詢，悉如所囑，尼復謂企帖曰：『子將焉適？』企帖曰：『吾將守於廊下，禿奴如爲跽篋而來，必經乎此，當突出遮之，先與相角，如其勿勝，再由吾師爲助可乎？』尼曰：『輕敵至此，其危莫甚，僧夙擅外工，已屆爐火純青之候，以子之能，不足當其一擊，吾欲相助，反多顧忌，制勝難期，不如匿伏一隅，作壁上觀，坐視老尼殲敵，固亦足快意也，』企帖勿敢梗命，然仍佩劍懷刃，以爲之備，中夜，庭中颼然作聲，尼已仗劍飛步而出：叱曰：『忤奴來此奚爲？吾奉師命相跡已久，子罪孽深重，不可復道，殆將假吾手以成擒，是亦有數，不可逃也。』卽聞僧釋笑曰：『子藉老悖之勢，害余者數，久欲得而甘心，今旣邂逅於此，當一較強弱，以決死生。』刀杖並舉，酣鬪不已，企帖目室內望之，僅見劍光杖影馳逐往返，固莫辨其爲師爲敵也，歷時炊許，勝負未判，企帖勿能耐，潛躡於僧後，出刃射擊，僧已知之，揮杖相格，又霍然中斷，飛墮數丈以外，怒曰：『豎子燭火微光，安敢與日月爭輝，一再作擾，胡容相赦。』以杖挑劍，返而奔擊之，企帖舉劍迎之，覺杖重逾山岳，劍甫與相觸，卽脫手以墜，杖進擊如旋風，將着其顛，幸尼已踵至，挺劍刺其腰脅，僧不及兼顧，疾返其身，舉杖相格，企帖始得脫，奔返室內，喘息不止，及遠寺鐘鳴，畏鷄唱曉，庭中刀杖撞擊聲，忽寂然無聞，尼已翩然入室擲一物於地曰：『禿奴誠勇不可當，幸吾出子母劍以臨之，始獲制勝，雖未授命，已去其右手四指，亦足以爲傲，今後固無可肆虐矣。子不自韜，幾蹈不測，使非吾在，且已斃其杖下，後事引爲戒也。』企帖自知其技未足應敵，堅留尼下榻其居，朝暮請益，尼察其自經大敵，驕矜之氣已除，始盡出絕技爲授，三載後，企帖業已大成，睥睨一郡，文名且爲所掩，游俠少年，無不奉爲祭酒，而尼亦他往，蓮花庵鞠爲茂艸，無復有人知其遺址矣。

# 蝙蝠王

豪上王氏子，生有奇稟，腋下薄膜，張之如巨翼，有如蝙蝠之翮，但肉而無毛耳。其父以爲妖異，將投之溷廁，母憐而育之，爲剪除其膜，未及分寸，兒已痛甚狂號，竟致暈絕，始知其膜亦與皮肉無異。聯繫於身，未可復去，則亦任之，王稍長，筮瘡有逾常人，縮項突喙，狀貌不揚，顧能解衣露臂，張膜如翼，上下鼓動，卽能盤旋空際，輕如飛鳥，惟歷時甚暫，瞬卽下降，輕如片羽，臂垂膜斂，則不復能飛矣，雅擅跳躍，數仞之牆，越之以過，視如戶限，尤善奔馳，當王五六歲時，有官役齎送羽書，飛騎以過，王見而異之，追逐於後，凡經三十餘里，猶不相捨，役奇之，慮前行失道，曳以百錢，揮之使返，則甌中脫粟已熟，其母方徧索醵，呼之共飯，王告之故，猶以爲誑，乃出錢相示，始知其健步可及奔馬，然童稚擅此，終亦無所爲用也。家固赤貧，饗殮往往不能徧具，因使王赴野外樵採，負之入市，以易升斗之粟，顧王貪與羣兒嬉戲，或飛翔高樹，探取雛鳥，或出沒深淵，追捕游魚，以爲笑樂，羣兒心折其技，咸率以爲魁，聽其驅使，王亦樂此不疲，盡忘所事，薄暮歸來，往往一無所獲，屢戒不悛，其父每以大杖相加，然未及着體，王已早自奔避，追之不及，則絕其飲食，聊以示儆，幸母氏垂憐，竊餅啖之，得以不死，年十五，母以療疾卒，其父令習冶工，王跳踉成習，不堪復受羈勒，未及三宿，卽潛自遁返，父不復相容，操杖逐之，王奔走得免，匿於村外，及暮，稔父已入睡，踰垣以視，釜中尙有餘飯，卽啖之以盡，仍就榻上酣睡，其父既醒，見而大怒，索鋤耒痛擊之，且曰：『汝形同妖孽，自呱呱壘地，卽欲加以撲殺，徒爲汝母所阻，得以苟延喘息，以迄於今，顧吾胼手胝足，日夕辛勞，猶常不獲盡飽，安有餘糧，以供浪子

坐食，父子之情，自茲已絕，苟不速去，吾必於睡中寘汝於死，雖擅飛行，亦終無可得脫也。」王與其父，平居本如冰炭，無恩義之可言，既爲擄逐，自審徒事乞憐，終亦無益，且每食不得盡飽，覺故居已無可留戀，不若舍以他圖，卽悄然引去，時年已十六，猶渺小若童稚，百業均所未習，鄉人十九貧囊，自顧不遑，且病王之日事跳踉，莫能相容，躑躅悵惘，殊無所之，飢餒欲死，見有炊烟起於林間，知有居人，亟趨往索食，鄉人奇吝，僅與以隔宿糜粥半盂，不獲盡飽，王意殊未饜，蟻伏門隅，瞰鄉人外出行沽，其婦亦往溪畔搗衣，反扃其戶以出，而釜中麥飯已熟，發爲奇香，王自門隙窺之，爲之涎垂三尺，四顧無人，飛躍以入，揭釜噉食，竟盡其半，廚中腐菜，亦爲盜食俱盡，始踰垣以出，就林間石上，鼓腹以嬉，鄉人既返，見狀大骸，顧檢點衣物，略無所失，以爲遇盜，姑與其婦四出搜索，則其地幽僻，罕有人跡，但見王偃臥草茵，心頗疑之，叩以所見，王惟搖首示意，勿復真答，鄉人夫婦，遂嗒然以返，相戒勿得安寢，且藏槌床下，以爲之備，殊無所見，而王飽食後，亦未嘗他適，惟躡登樹杪，高臥達旦，翌日，鄉人因勤於耕耘，不遑歸食，其婦送糧以往，王乘間潛入，釜中餘飯，盡爲竊食一空，婦歸而狂駭，懇諸其夫，鄉人戒勿聲，待至日晡，煮飯如故，鄉人潛伏室中以待，而故令其婦外出，王伺之已久，見門又反鍵，知室中必無居人，復往獵食，鄉人伏於暗隙，見王踰牆而入，有如飛鳥，頗深驚愕，乘其揭釜取食之際，蛇行而前，以槌力叩其脛，王聞身後窣窣作聲，已預爲之備，槌猶未着，已一躍數尺，踰其頂以過，孟飯猶在握中，未肯相捨，鄉人復舉槌撲擊，王已飛越垣牆而出，鄉人不舍，以婦猶未返，門不得驟闢，則梯而追之，且鳴鉦乞援。村衆以爲遇盜，咸操械奔赴。王見勢亟，立躍登高樹，修幹聳立，略無傍枝，且四周荆棘叢生，不易攀援而上。村衆皆立於下，叫囂不絕。王殊不爲動。卽有長者，爲之緩頰曰：「盜食細事，



且年未長成，不如縱之。」衆以爲然，相率散去，鄉人獨留守如故，忿然曰：「吾家饗殮不繼，安有餘力，養此頑童，設且暮盜食，視爲當供，吾其殆矣。」卽往覓利鋸，謀伐木使斷，就而捕之。王踞坐樹巔，殊勿在意，及根斷枝搖，立將傾倒，則王已一躍登於傍樹，兩足勾於柔柯，倒懸其體，向之作鸚鵡笑，搖曳不定，狀絕可危。鄉人知無可相制，舍之以去。王亦未敢久留，窺衆已盡散，歛然下墮，一夕行二百餘里，入於鄰邑，以無所得食，恃其便捷，沿途多採擷果實，以之爲糧。適有技人經於其地，見林間有物飛騰上下，矯捷略如獼猴，趨往視之，則固一童子也，心頗異之，便與交語，叩以所事，則云竟日不獲飽食，將摘松實果腹耳。技人啓籠出餼糧示之曰：「果實不足療飢，多食且將致疾，能速離樹，當以此爲餉，恣汝飽啖也。」王見之心動，一躍而下，飛行空際，相距數丈，瞬息已至，技人爲之駭絕，捉而詢之曰：「子果人耶妖耶，乃得馭風以行，輕逾羽族，苟不自承，吾必加以撲殺，爲行旅除害矣。」王大呼曰：「吾固人也，安得疑爲異類，身有羽翼，自幼卽能飛行，鄉人無不知之，原未足爲異也。」卽解衣袒臂爲示，技人察其腋下有膜，始知非誑，釋之曰：「子猶未長成，胡得離家遠出，匿跡山林，且於飛行善走而外，有無他長，幸以相示。」王直陳無諱，且曰：「舍是而外，但能健啖，早歲失學，固百無一長也。」技人曰：「吾恃有薄技，流轉江湖，鬻藝自活，刀矛拳足，並擅勝場，獨不諳騰踊之術，子苟能從我以游，可資臂助，必不患寂寞也。」王時已數日不得熟食，啖餅餌而甘之，願相從俱去。技人復叩以姓氏，則曰：「王姓，因終鮮兄弟，家人遂以阿大呼之，固未有字也。」技人曰：「子有奇稟，卽狀貌亦酷肖蝙蝠，阿大之名，殊欠雅馴，今後卽以蝙蝠王爲字可耳。」卽挈之俱去。技人深擅技擊，以王雖長於飛躍，而技力不足相副，一旦遇有強敵，易於見侮，卽盡出所學以授之，積年累月，漸有可觀。技人出遊無定所，每抵一處

，卽就廣場鬻技，所攜自王而下，尙有徒衆二三人，則碌碌無所長，但備員充數而已。技人不以幻術眩世，惟以武技見賞於衆，搬弄刀架旣已，於場中植一高竿，離地可三丈許，使蝙蝠王袒臂以出，繞行場中三匝。觀者見其脅有巨膜，狀態詭異，已屬驚愕。蝙蝠王行抵竿下，略聳其軀，已扶搖直上，達於竿杪，但以一手執持，竟體偃臥空際，有如張旆。俯仰迴旋，變幻莫測，技人鳴鉦鼓以和之，莫不中節。有頃，技人突拋其鉦，直入空際，高可數丈，俟其旣墮，以手承之，作聲鏗然。王卽驟釋其手，欻然下墜，觀者如堵，咸爲之危。顧王甫離高竿，突張兩臂，如飛鳥之鼓翼，御風以行，盤旋不已，衆皆翹首遐瞻，引爲奇觀。王繞場數匝，仍復斂臂而下，觀衆歡呼若狂，投錢無算。蓋世所傳飛人走索諸技，多有所憑藉，而王獨能不着一物，排空以行，故爲衆所稱異也。技人挈之徧游各地，得資綦豐，於王頗能善視，衣必綉帛，食必梁肉，惟於財貨，則雖錙銖之微，亦必靳而勿與，蓋慮其一有居積，或將颺去，不復爲之用也。後值歲饑，城邑殘破，流亡載道，鬻技通衢，雖觀者麇集，而十九囊空如洗，不易得酬。日用之資，漸感匱乏，技人知不可復爲，而負販慙遷，又非所習，遂至流而爲盜。每抵一處，仍以鬻藝爲名，而實則宵行晝伏，胥篋探囊，固已與梁上君子爲伍矣。時閭閻不靖，盜賊如毛，富家多高其垣墉，杜其隙竅，藉以自保。宵小雖環伺左右，亦終未易得逞。技人則乘夜潛伏門外，使王飛行以入，啓扇款關，縱之以入，雖數仞之牆，視同戶限，重樓傑閣，一蹴可躋，發覆解囊，盡取重物，旣已藏事，先由技人昇以外出，王仍閉戶下鍵，一如舊狀，飛越垣外，從技人以歸，殊無覺者。及天曙，富家察見櫝毀金盡，稔爲被竊，而牆垣高峻，門戶完好，固不知盜何由而入。終惟有懸爲疑案而已。技人亦以王擅於飛行，已爲衆所屬目，懼或事洩，故每經一地，僅擇豪富之家，一顯身手，俟有所獲，卽棄而之他，流轉各地，未有挫失。技人胆益張，

竟棄其故業，甘於爲盜。一旋達於東魯之登州，其地濱海，亦爲匪盜出沒之區，巨室多延聘技勇之士，以爲防衛。有巨室位於山下，屋宇深廣，所藏金貨甚夥，慮爲宵小覬覦，則選武士五十人，周巡內外，且暮不輟，且數百武內，陷阱密佈，苟非此中人，固未易輕踰雷池咫尺也。技人未之察，遽率王以往，王已越牆而入，幸未爲邏者所覺，方欲款關以納其師，則門內火炬高張，擋械防守者甚衆，計無可逞，姑暫止於院中高樹，柯繁葉茂，堪以自蔽，技人佇待已久，見無動靜，方深憂懼，已爲宅中人所見，閃然盡出，刀械如林，技人雖有力如虎，終以衆寡懸殊，與鬥勿勝，深盼王之來援，而終杳無消息，蓋王聞戶外譁聲不絕，知必有變，自高處下視，則技人已身困重圍，無術得脫，方欲趨往相助，已爲衆所瞥見，抽矢射之，王側避得免，而矢已紛集如雨，王慮爲所算，未敢飛行，但引巨幹爲障，蟄伏其間，矢果不易得中，而衆以時在黑夜，亦無敢攀援以上者，相持雖久，殊未交綏，而技人則已勢窮力盡，知王必已無幸，且戰且走，意欲突圍以去，不圖身落坎窞，遂爲衆所掩執，縛之以歸，王知勢亟，窺矢已垂盡，防守者意亦漸懈，乘間飛翔而來，衆方顧之駭愕，王已自頂上飄墮，以刃斷技人之縛，將欲導以外出，而衆又大集，且杜絕門戶，技人身被數創，力盡被獲，王雖悍勇，終以曙色已呈，危機四伏，一身未足以當數十強敵，徒死無益，則一躍出圍，遨翔空際，衆未及發矢，已飛抵垣外，健步如飛，瞬息已杳，衆分道窮追，十數里內，搜索殆徧，略無迹象可尋，惟有舍之以返，疑爲妖人，鞠訊技人，始得其實，慮將復至，亟械送技人於邑，實之於法，王得其師免耗，深懼禍及，奔馳數日，計程已出千里以外，喘息始定，而略有居積，悉由其師存於旅肆，不敢歸取，囊空如洗，無以爲生，而百工之技，均非所習，惟有仍操故業，冀延喘息，輒轉達於河朔，聞有報恩寺者，田產甚富，寺後有浮圖矗立，計十有三級，高可百尋，寺僧得金，輒藏之塔巔

，而於四週圍以重垣，僅餘一小門可通內外，使僧之嫻武技者四人爲守，托言年湮代遠，傾圮堪虞，游客亦無有往問津者，惟相傳此中實藏有重寶而已，王聞而心動，姑往小試，擇月晦風高之夕，循徑以往。未敢輕入，姑先相度形勢，則塔固聳立曠地，四無居隣，寺僧分據下層以臥，傍列刀杖。原有石級，已爲磚瓦所封，不易潛度，則權伏高樹間，靜以待時。天旣入暮，僧治炊飽食已，循例攜械外出，巡視一周，略無所見，則鍵戶歸寢，王始就樹上飛騰以上，然以塔高十數丈，不易直躋絕頂，則暫止於三級上，凡三數躍，已達於巔，破窗以入，則其中舍二三小佛像外，悉爲白鏹，值逾萬，王念謾藏無益，且取攜不便，僅盜千金以去，僧有夜起小遺者，視塔頂似有物飛墮，以爲巨鳥，不及返取弓彈，姑大聲呵叱之，卽見其冉冉飛入林間，瞬息已杳，疑必有異，亟歸呼其伴，移去磚石，秉炬執械，拾級登塔，大事搜索，略無所見，惟檢點藏鏹，已有所失，知已被盜，復疑來者或爲妖異，亟往訴諸主僧，聚訟紛紜，莫可爲決，主僧固

有識，以厚殖非佛子所當爲，洩諸於外，反恐多召塵障，亟令闔之，而增其防守，卽塔巔藏金處，亦選有才技者二人，寢息於是，以備不虞。而王自得金，竟不復至，惟長日留連食肆，恣意飲噉，下箸萬錢，略不珍惜，而衣履破敝，則未嘗一思更易，見者無不異之，久之，與肆中人漸稔，叩以所營何業，乃得揮霍若此。則曰：『吾無恆業，惟饒有家財，以失歡於父，故母氏令罄金出游耳。』衆亦信之，頗有慕其多金願與訂交者，而王殊落落寡合，不輕與人酬答也。及囊金旣盡，謀重爲馮婦，取之於僧，乘夜趨於塔下，四顧無人，仍超躡如前，登於絕頂，守僧技亦精絕，聞空際風聲颼然，已預爲之備，王甫飛騰以入，未及履地，僧已執其雙足，竟體懸空以起，王大驚，亦以兩手堅握其項，糾結不解，窗櫺以歷時已久，頗多朽敗，不勝傾壓，轟然下墮，人亦隨之，僧知不免於死，縱聲哀呼，王徐語之曰：『子可無恐，但攀吾足不

釋，即可得免於難，然既履坦途，慎勿相仇，不則吾將舍汝以去，禿顛委地，終必成糜矣。」僧大懼，果如其言，乃覺此身輕如片羽，隨之飄墮草茵，殊無所傷，僧合十曰：「子神人也，胡敢相仇，然藏金以充寺用，吾徒典守有責，偶有損耗，咎無可辭，幸勿再蒞止也。」王諾之，僧返於塔，則其伴自擊山塔巖下墮，疑已成齏粉，亟召諸僧共往塔下覓其殘骸，乃僧已安然歸來，相顧愕然，以爲神助，僧始盡道其故，咸爲驚異不止。王亦不復再往，適赴異地，仍以竊盜爲業，輾轉入浙境，留居數月，慕天台雁蕩之勝，因往遊焉，入山漸深，囊橐已罄。謀稍事略取，以供旅途所費，顧其他胥瘠，山中居戶，十九無担石之儲，即往問津，無不空手以返，王窘甚，四出尋跡，偶見山坳有瓦舍數十，環以崇垣，似是巨家，不暇探詢，待至夜半，即飛行以入，則萬籟俱絕，宅中人殆已盡入睡鄉，獨東院小樓三楹，燈火尙明，其前有巨樹數章，高可參天，王即隱於其間，注目室內，則一老叟方與一少女對弈，叟鬢髮皤然，而女則朱顏綠鬢，妙曼無雙，年在十七八間，似爲父女，一局既終，叟遽推枰起笑曰：「子非我敵，偏相鬪不已，今果何如，非我網開一面任子以偏師突圍者，必且全軍盡墨矣。」女微笑不言，似已嬌惰勿勝，即趨隣室就寢，叟亦解屣登床，王以爲可欺，不待熟睡，即飛躍而入，殘燈在壁，箱笥悉寘床頭，錯采鏤金，狀極華貴，王方欲發篋，叟忽喘嗽大作，王亟斂手匿伏，叟掀幃笑曰：「室中僅一老朽，尙不敢縱橫逞志，悞怯若此，安得復爲盜耶？」王聞語大忿，挺刃刺人，叟已起立，床柱固懸有拂塵，即取以迎之，塵柄中於王腕，痛甚釋刃，返而狂奔，踰垣以出，飛翔空際，叟探首外視，呼其女曰：「茲有人而鳥者，來窺吾居，余已老邁，不耐馳逐，非子無由捕致也。」即聞女自隣室馳至，見而笑曰：「兒彈擊鷹鷂，無不應手而落，此子飛行頗緩，必不虞其漏網也。」王聞而心悸，方欲引避，而彈已深入股肉，痛楚逾常，幸力自支撐，得未下

墮，惟飛行已漸低，離地不踰三丈，女馳赴樓下，覓得長竿，攀登高樹，視王得獲小休，體力漸復，將欲振翼以去，女伺其將過樹下，一躍而起，以竿擊之，中於腰脅，不支而墮，女亦隨之委地，叟執而研詢，王悉陳無諱，索觀脅下，果有薄膜，因語之曰：「此物不除，終將爲盜，當爲去之，以杜妄念。」卽引刃割其膜，無使存留，王痛甚，暈絕者屢，叟出善藥治之，留養於家，及膜去肉盈，已與常人無異，不復能飛行自如矣。叟贈以百金，應之使去。王飄泊無所歸，竟爲巨家擊柝司閤，藉以終老，叩以前事，殊娓娓言之不諱，惟不知老叟父女，果爲何如人耳。

### 珠兒

晉中多富人，而十九性皆奇吝，善於居積，刻薄成家，吮衆姓之脂膏，得成其業，人瘠我肥，忤然自得，凡屬蕃身潤屋者，其居心大都不可問也，有徐二者，其初亦窶人子，以工於心計，負販經紀，頗有羨餘，遂獨資創一銀號，操奇計贏，生涯殊盛，顧其所營，率多不循常軌，高其利貸，異於同業，名爲銀號，實與質肆無殊，凡往借款項者，每月所取子金，適可抵於母金之數，且必署券覓保，抵押之物，初不限於田宅，雖器皿薪米，亦樂於收受，尤吾告貸者之以兒女作質，因人固無價，不患勿加以贖取也，至於衣食之費，仍由其意收取，毋得爭較，貧黎蒙其害者，不可勝計，願以舍是而外，無所得金，亦惟樂於飲鴆止渴，冀得緩死須臾而已，有力薄不獲償其逋累者，徐二循例轉鬻子女，流爲娼妓廝養，亦終無敢抗命也，有貧氓石姓，借其十金，以女珠兒爲質，屆期不獲取贖，徐二遷怒珠兒，肆意撻楚，且以其貌頗韶秀，將鬻之入勾欄，俾獲巨利，珠兒聞而大懼，一夕亡去，大索不獲，遂捕其父而鞭之，創甚幾死，十年後，徐二往鄰邑收得賸款，囊橐充盈，行於山下，忽有少女遮道，持刃相逼，徐二因孔武有力，與鬪勿勝，囊金悉爲掠取，女瀨去語之曰：「吾石珠兒也，被迫習技，將以復仇，攫金用資示儆，仍當往周貧乏耳。」徐嗒然以歸，自此亦稍稍斂迹焉。

# 臨城嫗

二十餘年前，孫美瑤嘯聚徒黨，盤踞抱犢峪中，以劫車一案，喧傳中外，終以厚祿羈縻，圍始得解，有損國威，莫此爲甚。然臨城左右，胥爲盜藪，伏莽綦多，斬除不易，行旅過者，深有戒心，在昔已然，固不自孫氏始也。當清代同光之交，淮北有王子慶者，世擅武勇，然不忘其故業，廣有田產，耕耘不忘，惟遇有罅隙，輒演習拳技，藉以自衛，至主以耽之成癖，農事盡廢，惟日從鄉里少年，搏擊爲戲，性素豪邁，不沾沾於利祿，客至，必盛具酒肉，款於其家，留連不忍舍去，以是座客常盈，而囊中日漸匱乏，陷入窘鄉，終不知悔，惟以株守窮鄉，所見多田夫牧豎，卽有乘賦甚厚，孔武有力者，而未得拳技真傳，無足稱道，殊恥與此輩爲伍。卽盡鬻田宅，隻身作汗漫游，徧訪明師，冀得畢傳絕技，虛懷若谷，聞有寸技見長者，輒踵門請益，却之不獲，所從師不下十數，然多碌碌無足稱道，最後始得遇雪峯頭陀，外功卓絕，數百里內無與抗手，習靜空山，世緣垂絕，本不願再爲馮婦，授人武技，王一再固請，長跽不起，頭陀察其意誠，且軀幹偉岸，目爲可造之才，始諾其請，以前此所學，已墮傍門，有如野狐參禪，難臻上乘，亟令悉予捐棄，別授妙術，王亦鏗而不舍，朝暮研習，閱時數載，盡得真傳，頭陀語之曰：「吾技已盡，留此無益，不如歸休，子技雖未大成，亦已薄有可觀，可以問世，惟奇人異士，何所蔑有，當善斂其鋒，以符明哲保身之道也。」王旣辭歸，與曩所善者相角，無不致勝，竊自怵慰，旋以蓋藏旣盡，家食大難，試出爲人護裝，屢遇劇盜，幸技力孟晉，不爲所困，每以一賞百，挫其渠魁，從容以去，聲名日著，殆非昔日阿蒙可比。稟性殊洒落，不孳孳爲利，必俟囊金已盡，始徇巨賈之請，勉往一行，不則雖啗以重利，

亦勿爲也。某歲，嚴冬將盡，有客酬以百金，王念其師苦行，與世久絕，麥飯羹羹，覓取不易，將分半與之，聊助佛前齋供，乃既抵其地，團瓢猶存，頭陀已不知何往，空山無人，鮮可置詢，悵然以返，將歸其故里卒歲。途中朔風大作，積雪沒脛，獨行山谷中，人跡闕絕，天已垂暮，而極目四望，廬舍杳然，無可投止，方徘徊瞻顧間，忽有健男子十數人，各持刀械，狂奔而來，以爲盜也，拔刃以待，略不驚怖，衆行既近，爭呼曰：『吾儕並爲行旅，幸毋見疑，然前途實有盜屈，客宜速退，免撻其鋒。』王叩曰：『盜衆幾何，若曹何遽狼狽至此？』衆曰：『盜僅一人，且爲老婦，窺其年且在稀齡以上矣。』王駭曰：『視公等狀貌，亦桓桓武士之流，且攜有刀械，度亦嫻熟技擊，奈何遇一老婦，竟不之敵，客曰：『吾徒少時，並習拳棒，雖未深入堂奧，尋常寇盜，勉堪應付，結伴行賈，得以無虞，顧今日之事，滋復可異，吾徒目恃人衆，爲求捷徑，經此窮山，積雪乍融，堅冰未解，躑躅巖谷間，方苦跋涉，忽有老嫗施施然來，阻於中道，青裙玄帔，結束一如鄉婦，手無寸械，容態藹然，略無相仇意，惟目視吾車藏金之篋，徐曰：『吾已老邁，拙於治生，又不慣乞食村落，爲人匿笑，惟恃剽掠行旅，用以自贍，視子等行裝，雖不豐贖，亦有萬金，足供半歲衣食之費，速以進奉，毋勞多費唇舌也。』吾徒知爲盜，然以其年老而無械，心頗易之，卽出刃爲禦，繞之勿釋，嫗笑曰：『吾乃忘攜灶下撥火棒來，歸取亦已不及，當就地取材，勿任汝儕逞威也。』一躍出圍，視道傍有棗樹，拔而出之，以手撲擊，如被斧斫，枝葉盡去，僅餘巨幹，嫗卽揮以當械，縱橫揮霍，勇不可當，吾徒所用，並爲短械，觸樹卽被摧折，甚卽騰躍以出，須臾俱盡，瞠目相向，不知所爲，幸嫗殊未進迫，但發篋出金，略一檢視，果符其數，卽仍寘之於積，挾以俱去，萬金絕重，嫗僅以隻手挽之而行，殊未費力，吾徒不能相舍，特冒萬死，尾而覘之，嫗寘勿問，行走自若，約經三十餘里，轉



入山後，深林密箐間，隱約露粉垣一帶，瓦舍數椽，似頗宏敞，嫗既抵垣外，忽返身語曰：「吾非畏人觀伺者，蝸居即在於此，所掠金資，充假其中，有力能勝老婦者，當奉以爲贈，然汝儕實非其儔，不如速去，兒曹劣性未除，茲雖外出，計程已將歸來，恐爲所見，於汝曹有所不利也。」吾徒悚然以退，徬徨中道，乃不期與子相值耳。」王曰：「株守於茲，亦殊非計。公等殆將鳴諸於官乎？」衆曰：「是鄉夙爲盜藪，殺人越貨，視爲常事，吏役畏盜如虎，慙之寧復有濟，惟吾徒平生所蓄，喪於一旦，行李蕩然，衣食無着，且遙隔關山，欲歸不得，誠不知將何以自處耳。」言已，仰天太息，泣下沾襟，王不能忍，則曰：「公等既探得盜窟，較易爲力，吾薄嫗武技，當往一訪其人，如力足制勝，囊金可望珠還，如遭敗北，則刀鋸斧鉞，拚以一身當之，固不至累及公等也。」衆欣然爭奉餼糧，得以果腹，導往其處，路轉峯迴，所居在望，惟長垣環抱，高可數仞，偵索久之，竟不得其門而入，竊自疑詫，客曰：「吾見老嫗騰躍而入，度必自恃其技，出入不由門戶，故並廢之耳。」王令客待於垣外，視其傍有高樹，即攀登其上，就而一躍入內，時已暮夜，幸冷月寒星，光芒四射，得以辨認道路。院中薄栽花木，頗得清曠之趣，南向之室，燭光隱約，似有人居，逡巡未敢遽入，姑潛身屋上，以一足倒鉤檐椽，就而窺之，則果有老嫗兀坐榻上，狀貌猥瑣，白髮盈顛，飄拂左右，益增其醜，雙眸炯炯，上下審視不輟，其傍倚一拄杖，粗逾兒臂，似爲精鐵所製，一女童捧茗盃來，偶不慎，足觸於杖，幾致顛仆，不勝忿恚曰：「嫗嫗健步如飛，何需乎此，乃長日撫弄不釋，吾非趨避迅捷，若其且爲敲碎矣。」即拾杖隨意投擲，直刺窗隙而出，落叢草中，王已疾躍而下，以手探取，重在三百鈞外，不知了角女童，何亦擅有殊力，即問嫗斥之曰：「頑劣若此，獨不虞敲扑脛股耶，速往檢取，遲恐爲人所盜，他日外出，惟有摩汝頂項，以之代杖耳。」女童笑曰：「嫗嫗亦太多慮

，幾見有妙手空空兒，敢擅入吾家，且即盜之以歸，果復焉用，特以担柴撥火，恐亦不勝其重也。」翩然以出，王恐爲所見，亟棄杖故處，匿伏樹後以避之，女童拾杖起，隻手挾持，作旋風舞，輕於葉艸，既入室，實杖牀隅，嫗呼之曰：「子往庭中，可亦有所見否？」女童曰：「無之，吾志在得杖，固未嘗屬目他處也。」嫗笑曰：「棍子究嬌憨未經大敵，客來已久，猶未知之，苟非我在，得不爲人所算耶。」女童曰：「姥姥所言，必不謬，既有穿窬之賊，吾當執之以來，聽候訊鞫，固毋勞姥姥鐵杖也。」方欲跳躍而出，嫗戒之曰：「是子分屬卑幼，且仗義而來，意良不惡，殺之恐爲同儕所笑，妮子年幼，不甚解事，或輕出其技，致人重創，詎非吾之過歟？」女童悚然斂步，王知不敵，方欲乘隙逸去，嫗已策杖已出，呼曰：「客非王子慶耶，不速而來，亦大勞苦，當爲治具，藉洗征塵。」王不敢却，斂抑意氣而前，登堂小坐，殊未縱談數語，前女童已以巨觥獻茶至，觥亦鐵製，可容數斗，其重尤逾於杖，且滿貯沸滯，觸指生痛，王力似有勿勝，然不欲示弱，強起受之，徐徐啜飲，神色不變。及盪不可忍，始委之於几，嫗顧之曰：「客能啜寒家茗，亦大不易，當別奉酒馐，以盡微意，兒曹慕子勇健，亦極願承教也。」王知已身入重地，慄慄自危，顧終不願作乞憐語，惟端坐以待之，俄而席設，水陸雜陳，備極豐腴，不類窮山所有，堂中徧燃巨燭，光奪白晝，延王上坐，嫗獨就主席，別有健男子七八人，並鵠立兩側，獻炙奉觴，往返不絕，酒未數巡，即有人以首戴巨盞至，中實蒸豚，上列七首數十，長各三寸許，而晶瑩耀目，似極銳利，嫗顧之曰：「此吾家特製名肴，非市上所有，客能啖此，當知別有風味也，」即躬自碎割之，諸健男捧之以退，離席丈許，各以七首貫豚肉，舉以相示曰：「罄殫市遠，愧無以奉佳賓，即此聊以將意，幸勿爲却。」即有健者以刀刺肉，飛擲而來，其勢甚驟，王初欲側身避之，嗣念此中人無一弱者，苟不稍銜技力，

安望生還，卽離坐以待之，刃將被面，王遽承之以口，咬肉既盡，寘刀案上，其鋒已折，更仰首力唾，刀尖已破空而出，急逾弩矢，直刺承塵之上，深入盈寸，嫗睨之而笑，頰頰其首，復有繼者，擲肉如故，紛至沓來，應接不易，王顧盼從容，俟其既至，卽咬肉吐刀，委之案下，略無皇遽之態，盆肉既盡，刀亦委地無餘，計之得二十餘柄，嫗曰：『可矣，來吾家赴宴不易，成例如斯，客幸勿以爲忤。』卽命洗盞更酌，王慮復有他變，意竊慄慄不安，嫗忽曰：『三五之夕，月色大佳，吾儕乃秉燭以飲，寧不大熬風景，盍移席中庭，舉杯邀月，以謀一醉。』從者噉然應，將往徙移几案，嫗曰：『此舉手之勞耳，而祿祿若此，能不爲尊客所笑。』卽肅客離座，以三指轉拈案足，舉之過頂，徐徐移置庭中，酒漿羅列如故，不稍傾溢，王爲之翹舌不下，雖銜盃引箸，如坐針氈，前女童忽跳踉而來，戟指王曰：『厨中小刀，吾向資以投擲爲戲，乃爲汝咀咬殆盡，吾雖童稚，亦復能之，乃值得賣弄耶，苟勿見償，終不汝恕。』王未及置答，女童已趨近身側，以一臂擎椅，王亦隨之俱起，安坐如故，略不動搖，方欲躡下，嫗已叱之曰：『孺子輕慢遠客，不畏以鐵杖朴臀股耶，』女童始置椅故處，偶見小刀積置庭隅，拾而審視曰：『鋒鏑盡摧，不足以割一雞，留之又將焉用。』卽隨意拗折，應手而斷，王注目勿釋，念嫗必非常人，苟與較武勇，奚啻蚍蜉之撼大樹，寧有倖理，故惟肅然危坐，以待終席，不敢涉及他事，嫗已窺其意，曰：『老婦杜門息影，於茲有年，豪俊之士，已不知天壤間尙有老婦其人，未嘗輕造吾廬，一相存問，客來必有所故，伏祈明示。』王囁嚅，不能答，嫗笑曰：『吾輩行藏，客知之甚諗，奚容隱諱，寒門固劇盜世家，雖三尺童子，亦解胠篋探囊。挽強壓駮，積案如山，不可省憶，惟邇來少有過客，吾又憚於遠行，無所略取，惟頃者薄有所獲，足敷數月澆裹，客來得毋卽爲此耶？』王知不可隱，卽具以告，且曰：『諸客居積有年，一旦盡喪其資

，無可得歸，至堪矜愍，故敢不辭斧鉞，爲之請命耳！」姬哂曰：「惻隱之心，盡人皆有，而盜獨無之，欲謀返璧，但有求諸武力，非善爲說辭，所可濟事，然視子頗有胆力，頗堪嘉尚，當不能使既入寶山，而仍空手以還，爲衆匿笑，子身手矯健，必有師承，幸以見告，如或相諗，必有以遂子之願也。」王具以告，姬笑曰：「子固雪和尚之弟子耶，和尚嘗問業於吾夫，許爲可造之材，子既隸其門下，揆諸行輩，亦猶孫曾耳」，王拜伏於地，不敢仰視，姬復曰：「雪和尚亦非弱者，子得其緒餘，亦足稱雄於少年隊裏，惟不足與吾門相抗，蓋雪和尚習技旣成，敵然自滿，驕蹇不可一世，且潛於百里內爲盜，將奪吾世業，吾初猶容忍，特兒輩年少氣盛，馳往譴責，渠復恃強不伏，遂致交鬥，吾門不欲以衆暴寡，但由幼子一人當之，渠仍不敵，忿而削髮入山，皈依我佛，亦屬安身立命之道，以視吾徒之執掌風塵，多造惡孽者，不無差勝，然竟不知其積習未忘，仍在廣招弟子也。」王勿敢置答，鵠立恭聽而已。姬又曰「與子初見，無以爲贈，頃所獲金具在室中，可卽攜去，客必盛諛子之勇武，少年結習，每喜揄揚，亦足以快意也。」因導往臥室，粲粲朱提，已高積几上，顧之曰：「可盡子之力，取攜立盡，不容更返也。」王因多力，卽縛金荷之以行，略無難色，女童目灼灼然，睨視勿釋，姬送抵階下，語之曰：「前途珍重，相見有期，然吾門不可輕入，出亦如之，幸堅識無忘也」。王拜謝已，忽促前行，高覺囊金不勝其重，以急於自脫，仍毅然負之而趨，甫舉足出門，一大鐵椎突自高處飛下，重逾千鈞，有如泰山壓頂，無可側避，王卽高張兩臂，以金承之，竭盡所力，幸得相抵，汗流顏頰，深感不支，忽聞姬自堂中笑語曰：「非敢相仇，聊以試子胆力，今可以安然歸矣。」椎果徐徐上昇，王竦息不敢出聲，負金疾走，出門數里，已屬坦途，以不勝困憊，方欲小休，忽身後風聲颯然，有人攫囊金以去，駭而反顧，則女童以隻手提囊，向之微笑曰：「個男子殊

非費力，便得多金，寧不爲人齒冷，姥姥縱已見許，吾心猶有未懌，苟勿剖其半以爲壽者，子終當空手歸耳。」王怒曰：「評之於前，安得悔之於後，是必非姥姥所命，子猶童稚，幸毋惡作劇，設有忤犯，將何顏見汝姥姥耶？」女童曰：「吾原願一觀子技，如有寸長，金固可返，阿堵物俯拾即是，吾家窖藏正多，用之不盡，決不作此寒乞相也。」語已，搯金疾趨，王忿甚，飛步追之，終不能及，女童故佇立以待之，候王之至，忽反身一躍，已掠過其頂，遠去數丈，王深知其勇，而勢成騎虎，不可得下，惟有追逐勿舍，女童故作勢傾跌，王喜而趕之，女童虛擊其面，王側避，女童突騰一足蹴之，顛仆丈外，雖未中傷，其憊已甚，不敢復與爭持，喘息既定，將走報於媼，冀返所失，女童已窺其意，笑曰：「與子戲耳，幸莫作真，黔驢之技，既已盡見，黃白物當以奉饗，吾留之固無所用也，」即飛擲囊金，高可數丈，破空而來，直壓其頂，王亟張臂承之，以奔馳力盡，遂覺重不可當，幾欲傾仆，視女童已雀躍以去，念此非善地，不可以留，亟負金下山，諸客佇待已久，解囊檢視，適符所失之數，狂喜過望，稱譽不止，叩以所經，王但微笑而已，客析金爲兩，以半酬之，王峻拒勿納，惟曰：「山澤間多異人，謾臧足以誨盜，幸後此勿再輕歷險境也。」掉首以去，復往謁其師，則雪峯已歸，面有憂色，王方欲具告所遇，雪峯忽喟然曰：「子來亦大佳，吾將有遠行，別後殆無相見期矣。」王駭然問故，雪峯曰：「吾自履空門，絕不攪情塵網，惟豪氣未除，見不平事，猶喜解紛排難，未忍忽然置之，前者有勢豪強佔民田，且迫令繳納租賦，適遇大旱，菽麥枯槁，鄉人無以應，豪嚇其黨毆之幾死，吾見而不平，爲之緩頰，豪以世外人不應妄預其事爲辭，語極不遜，遂至爭鬥，豪虛有其表，技力不足相副，餘衆尤不堪一擊，吾以一身敵數十人，如摧枯朽，未移晷刻，咸四散奔竄以去，其後數數尋仇，終不獲逞，願渠恃其多金，使人往聘捷盜，將欲置余於死，其數甚衆，且

中有健者，技且遠出吾上，不出一月，必來尋覓，吾已調知之，度力不足以爲敵，惟有雲遊異地以避其鋒耳。」王亦舉道過臨城，得遇盜嫗事以告，雪峯駭曰：「嫗非面目寢陋，而左頰有青色巨癩者耶？」王唯唯，雪峯曰：「相別已久，固不知此嫗之猶在人間，吾雖以事見忤於嫗，然分屬卑幼，苟往哀之，必可曲諒，苟得其爲助，可無憂矣。」王曰：「吾視嫗老當益壯，大可辟易千夫，一門盡擅絕藝，下逮童稚，亦勇不可當，爲吾目擊，倘許爲援，敵衆又安足爲憚哉！」雪峯曰：「禍已迫於肩睫，未可以緩，子既知其居址，盍爲前導，相距非遙，一蹴可至，幸毋爲敵所跡也。」相偕入山，逕趨老嫗之居，女童適在門外跳踉爲戲，見王笑曰：「客來何勤，豈已忘錐擊當頭時殼悚萬狀也乎？」王曰：「吾將有事干求姥姥，幸毋作劇。」女童復曰：「吾家徒知戕命，未慣度人，子挈和尙俱來，又奚爲者？」王商懇至再，女童始跳躍以入，未久，卽有數健男肅客以入，嫗拄杖出見，顧雪峯曰：「許久未入吾門，一旦蒞此，必有所故，」雪峯直陳無隱，嫗哂曰：「子方盛年，似此細事，尙不能自了，而必欲乞援於垂死之老婦耶？」雪峯惶悚伏地，王繼之曰：「敵悍且衆，非賴姥姥神威，恐無以制之耳。」嫗色霽曰：「和尙曾隸吾門，偶有挫失，將爲後輩所笑，姑往一行可矣。」卽命具備行裝，僅使健男兩人從往，女童亦請偕行，嫗曰：「汝方稚年，不知天地之大，敵衆或有奇才異能之士，則吾欲護汝，心志不能專一，無可制勝，不如勿往也。」雪峯將爲嫗備乘騎，嫗笑曰：「子毋以吾爲衰邁，不良於行，苟輿之所至，千里之遙，信宿可達，恐猶非少年人所能步武也。」策杖以去，健步如飛，雪峯等竭力追隨，猶恐不及，而王則因功力不逮，汗流氣喘，行未逾時，相去已十數里，嫗似有所覺，返顧曰：「此子僅有皮毛，未窺堂奧，出而問世，猶屬過早，雪峯當善爲提挈，冀得成材，惟此行將爲所累，不復得恣意馳騁矣。」因緩其步履，以待王至，語之曰：「子

技亦薄有可觀，惟不擅輕身之術，難成大器，是皆汝師之過，惟雪和尚於此，亦覺茫然，以與吾女孫較，相去猶遠，師且若此，弟亦可知，惟子猶當盛年，善自研習，或不難青出於藍也。」既抵雪峯所居蘭若，進以伊蒲之饌，媼殊不舉箸，微哂曰：『清苦若此，安得留吾共飯，子早歲固亦兇殘成性，肝人之肉者流，不圖皈命空王，果能虔守戒律，亦屬可嘉，惟吾已逾稀齡，非肉不飽，但咬菜羹，詎得有力與人賭鬥，速爲具備酒肉，藉得醉飽，却敵固不難也。』王亟爲入市，担酒荷肉以歸，卽就佛殿飲啖，雪峯亦具麥飯菜羹，側坐侍食，媼量極宏，所食幾倍於壯男，既罷，鼓腹曰：『吾旣飽食，不能成寐，與其待敵之至，不若往探其居，風靜月明，最宜夜戰，雪和尚盍爲先導，告之以故，使嚴陣爲待，毋謂老婦攻人於不備也。』雪峯欣然以往，王及兩健男亦操械從於媼後，將爲之助，媼囑曰：『兵兇戰危，古有明訓，苟非知己知彼，攻守攸宜，鋒刃之下，豈能自保，汝儕技猶不逮和尚，當擇敵衆不易屬目之處，作壁上觀，吾力足以自衛，勿勞護持也。』敵潛來探視，雪峯外出未返，意其怯敵潛遁，方圍坐鬩飲，以酬諸客，而雪峯適至，衆譁然結束以出，僅見一老婦當戶持杖而立，數百武外，尙有黑影二三，不甚可辨，心焉易之，卽顧雪峯曰：『子縱不武，何至驅垂死之人以爲代，速令引去，吾刃雖利，良不忍加諸於龍鍾老婦也。』雪峯怒目不答，媼怒詈曰：『鼠輩何知，敢作豪語，吾雖老邁，尙不至死，惟汝曹不幸遇我，恐難獲永年耳。』衆大忿，拔刃斫之，媼曰：『此間偃仄，非用武地，前有草坪，廣可百畝，吾將於此爲待，汝儕之有胆者，盍相從以來，一試老娘神技。』語旣，施施然反身以行，衆中有鹵莽者，忿其驕蹇，自後挺刃刺之，相去不可以寸，媼忽疾轉其軀，以仗掠刃，高飛丈許，及旣下墮，其人張臂接之，媼揮杖一擊，刃已落數十武外。其人悚然却退，餘衆不平，欲繼之以進，有名金海鰲者，功力卓絕，豪以重金聘之使來，衆咸奉爲盟主，見而

揮手不已，戒衆勿前，姬徐步入廣場，以杖刺地，深入尺許，屹然不可動搖，即倚之佇立以待敵，至敵衆既集，視姬神態閒適，未敢遽犯，惟曰：『雪峯安在，豈懼於吾徒勢盛，已倉皇遁走，故令婆子爲之代死耶？』姬笑曰：『和尙固在，惟幸莫輕視老婦，雖已衰毫，然鷹鷂之性，老而彌健，固未許燕雀之飛翔左右，汝儕有胆，不若登場爲戲，三十年老娘，果倒綳孩兒者，便當引杖自碎顛顛，以謝後輩耳。』雪峯師弟，時適隱於高阜，風傳人語，歷歷可聞，心焉大悲，即使王留守，踴躍而下，逕趨圍中，瞋目大呼曰：『和尙在此，有不服者，速來一決。』衆中卽有挺身而起者，揮刃應戰，而技術不逮雪峯，交綏未久，已感不支而退，雪峯力敗三人，意氣稍揚，金海鰲突趨其前，兩刃並舉，搏鬪殊烈，金技力不凡，固非純盜虛聲者比，竟體堅如鐵石，刃無可入，雪峯精力潛銷，汗流氣促，雖不甘却退，而姬已窺及，舉杖一格，雙刃並墮，顧雪峯曰：『子可暫往休憩，坐視老婦退敵。』雪峯唯唯從命，返於高阜，與王並立觀之，惟見衆漸繞姬數匝，刀矛並舉，似將環而攻之，姬笑曰：『老婦僅一身，而汝儕則百倍其數，果將合力圍我，抑前仆後繼，絡繹而來，將悉聽所使。』金海鰲排衆而前，與之搏戰，但覺杖重如山，支拒不易，刃偶與之相觸，輒欲脫腕飛騰，金海鰲知不敵，將欲呼援，而杖已輕叩於股，肉綻骨折，痛極踏地，敵見勢亟，塵衆合圍，械落如雨，塵土飛揚，人影莫辨，王爲之神喪股慄，慮姬衆寡不敵，請爲之援，雪峯曰：『汝殆猶未稔是姬之技勇也，北道之上，殊無敵手，於萬軍中，亦嘗出入自若，未有所傷，區區百許人，何足價事，不如高坐於此以待捷音也。』果見姬振臂一呼，其杖舞動若飛，衆爲之辟易，四散奔竄，豪却走不及，爲姬所執，崩角乞恕，姬曰：『殺子奚益，徒污吾杖，今日之事，曲在汝曹，當爲解紛，後此永勿相仇，當知有老婦在，汝曹終勿容得逞也。』豪卑詞受教，率其衆羅拜於前，姬盡縱之以返，雪峯延入其居，洗盥更



酌，以酬勞苦。嫗微哂曰：『吾久經大敵，視此猶與童稚作戲耳，和尙雖得師之緒餘，未臻上乘，而好與人爭，亦大可慮，願引以爲戒，此間樹敵多，固未可再留矣。』翌日辭之以歸，雪峯亦挈王他去，蔘遜嫗教也。

## 黑地獄

酷吏無代蔑有，及民國肇建以還，其風尙未盡替，蓋由於軍閥割據，中央威信不立，已成尾大不掉之勢，凡膺民社者，莫非悍將之黨，朋比爲奸，故得暢所欲言，無所顧忌也，中州屢經戰役，法紀蕩然，猾吏輩出，有某邑令者，貪黷殘酷，舉世無儔，特與主軍交厚，久宰是鄉，未嘗更易，平素視民悉如寇盜，稍忤其意，卽加繫捕，囹圄旣滿，無可爲容，則於署中別營新獄，掘土爲之，殊極深廣，狀與秦中之土壘有殊，終歲不見天日，塵穢卑濕，氣息中人欲嘔，久拘其間者，往往遭疾以死，凡宰所目爲頑梗之民，或有所誅求未遂所欲者，率囚繫其間，羅列刑具，無勿匠心獨運，備極殘酷，爲外間所未有，一入此中，十九都無生望，邑人寫之以黑地獄，言談涉及，輒爲色變，宰亦自知樹怨過多，居恆惴惴不甯，惟盛設兵衛，藉以自保，民雖怒忿，終無如之何也，後有農人，冤死黑地獄中，其子投身衛士，游說其儔，與民相結，乘夜揭竿而起，宰不及遁走，惶悚就死，衆火其居，盡釋囚者，而黑地獄亦隨此毀滅矣。

## 水上飛

舟中之小舴舺，能於驚濤駭浪中，行駛如飛，爲巨艦所勿及，俗謂之水上飛。江南固水鄉，沼澤繚布，利其輕捷，多資以渡客，惟不能載重耳，顧人亦有以之爲號者，則丁氏兄妹是已。丁居於太湖之濱，世以捕魚爲業，兒時卽與水相狎，出沒波心，輕捷不殊鷗鷺，及稍長，益熟諳水性，長日踏波爲戲。以太湖廣三萬六千餘頃，其狹處兩端相距亦數十里，徒資泅泳，每嫌費力，則以木片縛於兩足。試行波面，初猶駐足未穩，每虞傾跌，漸卽如履平地，乘風破浪，疾行數十里，未以爲異。且生有殊力，精嫻武技，能於波而舞刀弄槊，無異置身平陽，鄉人從而效之，且暮揣摩，亦能踏木涉水，惟行不及遠，且於風濤洶湧，卽望而却步，不敢輕試耳。其妹，技尤精絕，有逾乃兄，惟勤於操作，日掉小舟捕魚蝦之屬，以易菜米，猶虞不給，則藉針縿以資彌補，故不常自炫其技，而其兄則聲譽鵲起，鄉人咸以水上飛呼之，蓋喻其輕捷也。後遇世亂，寇大舉來犯，徧掠湖濱郡邑，并及村落，憑湖欲渡，鄉人或謀奔匿，或謀捍禦，聚訟紛紜，莫知所適，水上飛曰：『敵衆我寡，戰固無幸，然主客異勢，虛實未明，不如設疑兵以驚之，使能不戰而走，則吾鄉可無患矣。』衆叩其計？則曰：『汝儻日從我游，亦已薄諳技擊，當乘敵之至，浮於水上，敵必中餒而去，不至以兵戎相見也』。衆如其言，及敵舟已近，喧囂鼓噪，聲振天地，水上飛已率其衆數百，執械行水上，臨流而下，人手一炬，火光熊熊，印入波心，寇見其不舟而涉，疑爲神兵，氣已中餒，無敢與鬥，姑使人往偵之，則鄉人已使人語於敵曰：『吾鄉勇士，有名水上飛，會得神授，能踏波如履康莊，且有拔山舉鼎之勇，非常人所可敵，徒黨千餘，悉傳其技，固未可與敵也。』寇見村衆往返湖中，便

捷無比，益深信之，復以鄉民貧困，卽幸而致勝，亦無所獲，卽厚賞諜者，揚帆以去，固遂得解，一鄉得以安謐，而水上飛自此目無餘子，驕矜不可一世，惟以未有恆產，不慣食貧，僅賴妹氏十指所入，未能揮霍逞志，遂至流爲劇盜，然不擾及鄉里，每出行劫，以掉舟繫木，均有未便，則以足踏籐斗，手持蘆席，臨風飛渡，瞬息已數十里，遇有巨舶，卽奮力追及，一躍而登，必盡取其金，始縱之以去，亦有挈武士以爲衛者，水上飛視若無睹，手舞其刀，無可擋者，故行旅耳及其名，卽已胆落，苟爲所見，惟有餽以巨金，免遭荼毒，蓋卽懇諸於官，捕者均非其敵，無敢踵門相跡者，徒事構怨，殊無益也。其後行益肆，漸劫及官帑，搜捕甚急，遂與妹移家以避之，而爲盜如故，惟與里隣相絕，不復知其居址耳。妹性狷介，殊勿善其所爲，每婉詞規勸終勿之聽，潛出行劫如故，妹心恥之，遂與分鑿。自奉甚儉，而其兄則酒馘盈前，恣意飲噉，卽分鑿於妹，亦無所受也，久之水上飛胆益張，每邀巨盜宿於其家，鬩飲沉醉輒喧叫，嘗不能自主，妹知禍將及，亟移居以避之，莫審所在，水上飛亦未以爲意。而案積如山，邑宰屢不能復隱，始遣捕役偵緝，嚴限追比，邏者日旬於門，待時而動，顧水上飛猶茫味無所知。一日，天寒雪降，野無人跡，舉觥獨酌，竟致沉醉，方倚榻酣睡，捕役已排闥而入，縛以巨索，中雜牛筋，雖具絕力，亦難擺脫，水上飛既醒，俛首喟歎，不作一語，牽之入城，不待刑訊，悉已自陳無諱，以犯案過多，判處大辟，暫繫獄中，慮其剽悍異於常盜，恐爲脫走，嚴加桎梏，竟體不獲動轉，水上飛知不免，屢欲舉首觸牆，冀自碎其顛，得逃刑戮，輒爲禁卒所阻，得以不死，而心竊憐之，稍緩其縛，及憲令既下，令械送入省，聽受審鞫，方邑宰使勇健十人，長途護送，以備不虞，買舟而往，所經長河，適與湖水相通，行未百里，日已將暮，方欲泊舟度宿，忽有少女操舟疾駛而來，相距數丈，卽揮手詢曰：『汝舟得毋卽解送大盜水上飛者耶？』衆應

曰：『盜固在是，詢之何爲？』女笑曰：『事不相關，何至齒及，水上飛固吾兄也，所行雖干犯法紀，而致之於死，不無太過，盍以見還，當勸使革面洗心，勉爲良善，勿操故業，聊贖前愆可矣。』衆嗤之爲妄，不復眞答，有少年佻儇者，窺女嬌婉有姿，卽戲之曰：『水上飛粗獷莽惡，而有女弟如天人，其誰眞信，子殆爲其所眷，故關懷若此耳。』水上飛見妹之至，竊自欣慰，聞語大忿，力唾其面，少年亦怒，操杖撻之，女已一躍登舟，紅生於頰，指少年而叱曰：『吾先禮後兵，不失忠恕之道，豎子乃敢以蜚語相加耶？』遽披其頰，脣綻齒落，返而覓械，女已力曳其臂，擲之渡心，幾至滅頂，衆大譁，操械環擊之，女以舟小不堪用武，且恐殃及乃兄，卽驪然飛躍，直墮波心，衆方愕然顧視，女已入於舟下，兩臂攀絃，略一作勢，舟已傾側，衆並墮於水，女墨篙一一撥往岸側，得以不死，亟於波底搜索，則水上飛方輒轉旋滾，冀去其於縲縲，徐徐踏波而行，衆疑以爲神，坐視兄妹登舟以去，女引水上飛入山崗，曲徑迤邐，與世相隔，結有茅屋數椽，僅蔽風雨，甕牖繩床，狀極困苦，爲去械繫已，謂之曰：『行險劫財，胡可以久，曩已屢盡忠告，兄終迷塗不反，今果何如？』水上飛亦自知悔悟，愴然涕下，自此匿居山中，不復爲盜，願揮霍已慣，於蔬食瓢飲，往往不能下咽，女特女紅所獲，無以爲供，水上飛不甘淡泊，視邇者稍懈，則潛出助人捕魚，以深嫻水性，所獲頗豐，得資以易梁肉，遂亦安之，舊時朋侶，多有仍操舊業，邀往行劫者，輒婉辭謝之，且棄刀於河，以示不爲馮婦，衆深銜之，會有巨宦乘巨舶越湖而過，護從甚衆，盜不審利害，乘夜行劫，以衆寡勿敵，大半成擒，窮詰主謀，榜掠甚慘，盜因懷前情，卽以水上飛爲供，且告以居址，宰曰：『是固劇盜，幸得漏網，又萌故態，罪固無可逭矣。』卽懸重賞捕之，期在必得，而水上飛猶懵然無所知也，仍日就酒肆沽飲如故，捕役憚其勇，不敢輕動，則飾爲酒徒，陽與交驩，排日轟飲；送爲賓主，

每扶醉以歸，妹屢加諍諫，終勿之聽，捕役既與之相暱，遂乘不備，潛以藥罇罇中，水上飛飲而沉醉，倒仆桌下，捕出堅索縛之，昇赴城邑，恐其復遁，幽之於獄，嚴加防守，其妹聞耗，懼禍將及己，立棄家出走，不知所往，捕役果往搜索，則柴門虛掩，灶突無煙，則亦廢然以返。時地方未靖，湖匪時出爲患，有總戎督水師以來，駐於湖濱，以資鎮壓，總戎出自營伍，驍勇善戰，所居之艦極宏偉，樹有巨旆，鶴首置檣，重可千鈞，餘舟排立兩側，爲之拱衛，入夜亦有健卒更番爲守，刁斗相聞，盜衆果望風胆落，揚帆遠遁，百里之內，已無匪蹤。一日，晨曦初上，巨旆忽失所在，偏索不獲，赫然震怒，重笞守卒，并及弁目，乃更閱一宿，巨炮亦已不翼而飛，度非常人所能任，使合力昇之，則部卒雲屯，寧無知者，疑或推墮波中，使人沒水求之，亦無所得，度必有才技之士，故與作劇，則暫闕其事，躬易常服，出而偵之，僅挈一驍弁自隨，偶行於村落，見有茅舍數楹，面溪而建，紅杏數株，出於籬外，雲蒸霞蔚，絢爛耀目，有巨旆矗立其間，隨風招展，蓋即舟中所失者也，不禁大駭，知其間必爲盜窟，然不欲示弱，賈勇前進，應門者爲一少女，腰如約素，弱不勝衣，度未必爲盜，則叩之曰：『若家男子何在，速出就縛，可貸一死！』女哂曰：『孑然一身，何來男子，公等勢洶洶然，究將奚爲？』總戎曰：『軍中旆旆，安得匿於汝所，此間必爲盜藪，然視子纖弱，力不足以任此，主謀何在，速以見告，罪或可末減也。』女哂曰：『吾隻身居此，素無伴侶，子必誣以爲盜，則自承亦無不可，至於旆旆，則張於汝舟，初無所用，園中果實，易爲羽屬盜食，故攜之以歸，樹於屋角，用驚燕雀，不知乃君家物，有勞相索，殊覺慚顏，尙有鐵炮，留之亦無所用，盍併將去，藉免多費跋涉可耳。』引往屋後，炮果委叢艸中，卽指以相示曰：『風雨侵凌，行且腐蝕，似此塊鐵，子乃倚若長城，宜盜患之不易戢止也。』總戎目視驍弁，意似驚愕，弁試往曳之，炮重不可

動搖，斂手却步，女笑曰：『技僅止此，乃足以突圍臨陣，托命鋒鏑耶？』徐持衣袖，雙手捧之以行，如不費力，逕抵門外，投諸於地，容色自若，始知必爲劇盜，弁乘不備，自後力抱其腰，將加繫縛，女駢兩指削其腕，如被刀斧，呼痛釋手，女略返其驅，振臂一擊，弁已顛仆尋丈以外，總我方欲繼進，然度女勇健無比，或有挫失，將爲盛名之累，握拳作勢，逡巡未敢卽下，女已窺其意。遽俛首於地曰：『兒體力孱弱，未有師承，燭火微光，安足與日月爭輝，惟負屈含冤，不容緘默，故誘公至此，有所陳懇，幸無疑也。』總戎使之起，溫語曰：『苟有奇冤，不妨明告，吾雖武員，亦可代爲昭雪也。』女曰：『兒固水上飛之妹也，兄曩雖爲盜，實未嘗妄殺一人，罪不至死，及旣漏網，已棄捐故業，勉爲善人，而有司仍百計逮捕，必欲寘之於法，亦有未當，兒不忍見吾門宗祧中絕，故冒死以干瀆神威，冀得乘機進言，以求援手，苟得出兄於獄，所有罪戾，兒當代爲任之，毋使干法亂紀，累及於公可耳。』總戎嘉其義，卽挈之俱往，白於邑宰，卽日釋水上飛使歸，總戎猶慮使人昇轍以歸，恐爲部屬所笑，女曰：『公勿爲慮，狐猶狐埋，豈敢重勞左右，今宵必可返壘，設有未信，卽以吾兄爲質可乎。』總戎笑止之，相辭以歸。是夜，風雨交作，星月斂光，故張燈爲待，士卒多未就寢，但覺舟身略一簸蕩，比卽寂然，天明視之，轍已返故處，而巨旆亦飄揚如舊矣，知女所爲，益爲稱異，總戎適喪偶，慕女之技，將納爲繼室，藉資臂助，女以山野之性，不樂王侯爲辭，再往探訪，則與其兄移居已久，不知何往，總戎尋奉檄他調，悵然以去。其事始漸洩諸於外，女以兄禍旣解，與之俱歸故宅，家徒壁立，釜甑生塵，水上飛固善啖，至是，每食不得酒肉，輒致枵腹，殊以爲苦，每背其妹潛出數十里外，掠取財物，聊資自給，鄉人以湖中盜患，雖未弭平，而餘子初無健捷若此者，頗疑水上飛之重爲馮婦，女亦微有所聞，私以爲詢，水上飛殊不自承，女勸之曰：『盜泉之

水，豈堪止渴，且暮沉浸於是，又與飲鴆何異，兄母以爲懷有絕技，即可縱橫鄉里，多行不義，妹兩度相援，已屬非易，設再行止有虧，重蹈法網，恕勿復過問矣。」水上飛默然不答。湖濱有老婦，早喪其夫，薄有居積，約可千金，日夕摩挲檢數，聊以自娛，忽有健男子排闥而入，掠金而去，出門追跡，略無人影，而所居四面環水，固不知盜何自而入也，老婦悲號終夜，念財盡身孤，已無生人之樂，翌日扶杖出門，擬將自投於水，忽有少女自後而來，遂相研詰，老婦具告以故，女挽之曰：「嫗所失物，當爲返之，勿徒自苦也。」老嫗視之，殊未相識，以爲戲語，不復實答，女扶以歸曰：「嫗姑小坐，不出半日，必有報命。」老婦漫應之，女瞥然不見，須臾已負金以至，鏗然置案上曰：「嫗姑檢視，可式符原數否？」老婦審視無誤，大喜過望，方欲致謝，女已失所在，而鄰人奔走相告，謂有少女挾片席涉波而去，不知所之，老婦疑爲菩薩化身，長踞門前，口喃喃誦佛號不輟，女蓋卽水上飛之妹，忿其兄之不德，迫返其金，水上飛雖悍勇，而深憚其妹，不敢稍隱，女別老婦以歸，語其兄曰：「憐貧恤老，乃丈夫之所爲，不意兄乃反其道而行之，寧不爲知者所匿笑，且兄技比諸於妹，實猶未逮，乃已敢然自滿，其危孰甚，苟不悛改，禍且及矣。」水上飛始憬然省悟，相持而泣，斷指設誓不復爲盜，捕魚藝蔬，藉以終其餘年，後有見之者，兩鬢皤然，身被短褐，與尋常鄉老無殊，而不知當年固嘗稱雄水澤，爲世人所側目也。

## 了凡僧

中州邱長泰，以武勇世其家，生有殊力，年未弱冠，即游於武庠，以家貧親老，坐食非計，則爲人護裝，得資藉以自活，性極亢直，遇不平事，輒挺身以起，雖豪貴無所避憚，娶婦亦工拳技，不亞良人，而儀態婉變，情性平易，于歸以後，未嘗一顯身手，人亦莫諗其深嫻武技也，生子甫離襁褓，玉雪可愛，邱夫婦平居無事，輒逗之以爲笑樂。某歲，邱以事赴鄰邑，聞有萬壽寺者，殿宇深廣，且盛栽牡丹，每當花時，游客甚衆，因獨往觀覽。寺僧察其來自異鄉，衣冠不甚華美，未爲之導。邱信步前行，抵一佛殿，龜下塵封殆滿，獨有東偏木榻，則淨無纖塵，似常經拂拭者，心焉疑之，以手撥弄，板忽脫臼而出，略可容人，探首以視，則其中豁然開朗，別有洞天，知必有異，亟躡足以入，經一院落，復有精舍數椽，微聞男婦笑謔之聲，自內而出，則蛇行以前，伏窗外窺之，則室中錦茵繡榻，陳設華貴，不殊閨闈。有少婦數人，方與諸僧談笑，狀極狎褻。邱爲之怒忿填膺，方欲排闥以入，力叱其非，願已爲僧所先覺，盪擁以出，願之釋笑曰：「居士雖問津至此，清興亦殊不惡，然今日之事，其勢不能並容，子苟不能盡殺吾徒者，固勿望復出此門矣。」邱雖未攜兵械，殊不自餒，退赴院中，佇立以待。僧衆七八人，環而攻之，亦未具械。邱以身入重地，慮有挫失，全神傾注，期殺傷一二，即可突圍以去。願僧衆無不驍悍過人，作殊死戰，周旋既久，勝負莫決，忽又有一僧自內狂奔以出，乘邱不備，以手力探其脅。邱知傷及要害，顏色驟變，忿然曰：「誤陷毒手，吾固自知不免，然妻猶在，終必有以爲報，幸留上下，以便書紳。」僧猊笑曰：「吾寺中知客了凡也，子尙非我敵，何況婦人孺子，誠能見機知難而退，尤得延及宗祧也。」邱知勢亟，不欲以



唇舌爭勝，方欲圖遁，而僧已杜絕門戶，設伏重重，不可得出，幸夙工飛騰之技，退抵垣下，一躍而登，有僧自後踵至，邱返蹴以足，顛仆院內，幾碎其顛，了凡搖手示意，衆始不復相逼，邱遂得疾趨以出，自知劍重不支，亟乘車兼程以返，入室即偃臥於榻，呻吟不絕，婦察其面色黝晦，有若死灰，以爲病也，就而詰之，邱具以告，且曰：「吾爲奸僧所算，死不瞑目，且病在心膈，非藥石所可瘳，不出旬日，必殞厥生，慘被荼毒，無以爲報，惟有飲恨於九原耳。」婦泣曰：「身雖荏弱，而夫子之仇，不甘假手於人，子苟有不測，當與惡僧共命，勿顯乞情有司，徒示不武也。」邱曰：「子技視吾未嘗有加，以寡敵衆，難操勝算，且以女流而輕探虎狼之窟，苟爲所繫，其危莫甚，不若懇諸朋儕，合力進擊，事或可圖也。」是夕，邱竟以傷重而歿，婦哭之慟，營葬既畢，即往糾合邱之同門，逕趨鄰邑，懇諸於宰，檄營卒爲助，乘夜圍寺，長驅以入，願僧衆已有風聞，相率竄匿，所餘僅老弱婦女而已，搜索數日，略無音耗，婦嗒然以返，撫其子歎息曰：「鴻飛冥冥，弋人焉慕，非待子長成，讎終未易得復也。」當舞勺之年，即授以武技，課督殊勤，且字以去惡，俾勿忘殺父之仇，願其子質雖聰穎，而體極佹瘠，雖日夕揣摩，而去登堂入室之期尙遠，婦心焉憂之，則曰：「人壽幾何，河清難俟，設待汝學成，而奸僧已先期委化者，將何以慰汝父，當速往偵跡，吾尙堪爲子臂助也。」即盡貨田宅，棄家出游，行止略無定所，惟遇有梵宮禪院，必令去惡親往問訊，有無了凡卓錫其間，且爲述狀貌甚詳，蓋亦邱所語之者也，歷時十載，跋涉千里，終無所遇，而去惡之技，則已日進，偶與豪強之士相搏，無不獲勝，頗沾然自喜，婦輒戒之曰：「似子所學，比諸乃父相去甚遠，未足以當大敵，苟真遇及仇人，幸毋輕動，但立即返報，吾與子併力圖之，或易於奏功也。」去惡雖唯諾，而終以母氏爲怯懦，心勿善也。後輾轉入於嵩山，以其間佛宇偏是，即結廬山中，藉便尋跡

。山中有毗盧寺，廣有田產，僧衆多至百數，頗堪自給。主持智圓，隸寺垂二十餘年，戒律精嚴，罕與俗人往還。法門清寂，不著纖塵，日以徒衆靜繙貝葉，人間歲月，幾已遺忘。一日，有僧掛單至，蓋了凡也，智圓窺其虬髯廣頰，狀貌粹惡，勿類禪門中人，叩以經典，尤非所習，雖禪門常課，亦多茫然莫解其義，卽婉辭遣之使去。而了凡覲觀寺產，不忍捨去，一再籀請收錄。智圓悲憫爲懷，卽亦許之，惟令司洒掃雜役，相待良疎。嘗語諸於人，了凡粗擴成性，無善知識，非佛門所宜有，終當遣去。了凡亦已知之，而執禮益恭。智圓獨居一室，方廣不及盈丈，得諸寮隔絕，頗得幽靜之趣，一夜，忽失慎，智圓方入定，濃烟繞於鼻，始駭然驚寤，則四周烈燄飛騰，莫辨門戶，疑當火化，卽屏慮承息，端然故處，口喃喃誦佛號不輟。須臾，火已熾其鬚眉，股膚且灼，頓作劇痛，亦強忍之。乃昏冥中突覺屋頂豁然開朗，有物疾撲而下，身亦爲所提攜，冉冉上升，震撼不已。移時已抵一地，坐處似頗輕軟，疑爲神靈呵護。啓眸察視，則身在寺後曠野，方跌坐於草茵之上，而了凡則合十長跪於側，口誦佛號。方欲致詢，諸僧已奔集，視智圓無恙，爲之大慰。研詢其故，了凡始自承見方丈被火，趨往相援，則火已及簷，無可施救，乃破屋瓦負師以出耳。諸僧以爲羅漢再世，欽慕不止，而智圓亦深德之，視爲腹心。終以衰年，備受驚恐，竟以致疾，不及匝月，則已圓寂。遺命以了凡繼其位，寺衆翕然無間言。實則方丈之火，絕非天降，而由了凡所縱，蓋因以示威，使智圓之勿再遣去耳。旣爲主持，凡所措施，力反常規，於誦經禮佛，視若具文，儀範盡廢，惟使衆僧習爲搏擊，而躬爲之導。殿前院落，卽爲演武之場。法鼓金鏡，一易而爲長槍大戟。寺僧之老成者，頗不善其所爲，屢加諫阻，則粹笑曰：「吾所習者爲金剛禪，不特足爲佛門護法，伏虎降龍，其效遠出明心見性以上，宜非汝曹所可知也。」諸僧之謹飭者，不敢與爭，多相牽引去，所存胥屬好勇鬥狠之輩。

，與之沆瀣一氣，漸至挈械外出，恃勢凌人。山中居戶，畏之如虎，側目相視，莫敢若何。了凡漸誘蕩婦，留宿寺中，恣其行樂，復以盛糧往易酒肉，卽於佛前與衆飲啖，皮骨腥穢，狼籍遍地，旣醉且飽，則解衣袒臂，與徒衆博鬥爲戲，巨刃觸擊，聲達戶外，梵宮清靜，竟變爲演武之場，遊客之怯懦者，咸望望然去之，未敢問訊。一日，諸僧方於庭中角鬪，山中佃人，圍而觀者甚夥，一少年忽自外施施來，衣履整潔，年可十八九，殊勿類農家子，卽雜衆中負手以觀，兩僧適在鬪棒，製自堅木，兩端束以鐵箍，似頗沉重，而入僧手撥弄，輕如蘂艸，鬪旣酣，一僧力怯，遂巡後退，別一僧疾趨而進，揮棒猛擊其顛，前僧方橫棒格之，少年忽自後發語曰：『子苟俛首疾避，而以棒橫掃其脛，則敗中可以取勝，若但事架格，固非覆敗不可也。』前僧勿聽，而敵果舉棒返擊，乘虛點其脅下，應手而踣，少年撫掌笑曰：『吾言果何如耶？』敗者羞且忿，起而戟指大罵曰：『吾徒角技爲戲，何預若事，乃噉噉取厭不已，毋謂吾力弱，苟欲創汝，直一舉手之勞耳。』少年大笑曰：『敗軍之將，不自知愧，尙欲作大言欺人耶，吾當佇待於此，恣汝進擊，一較強弱。』僧忿甚，俛拾其棒，奮力搆擊，少年未挈寸械，輾轉側避，身手殊極健捷，僧舉棒揮舞，力盡汗流，終莫能及其衣袂，少年窺其稍懈，故失足仰仆於地，僧驟進，以棒猛擊其肩，少年已騰躍而起，足蹴僧腕，棒立飛翔空際，高可兩丈許，待其下墮，少年躍起探之，旣已在握，卽以叩僧之脛，不及奔避，仆地不起，諸僧大怒，不暇訊問姓氏，遽合力圍之，少年察衆中無特異之才，不甚爲意，旋舞其棒，如風馳電掣，僧衆雖勇，無敢得近，少年不耐久戰，遽一躍出圍，大聲曰：『了凡徒擁虛聲，不圖門下乃無高手，盍令之來前，與乃公一較強弱。』僧晒曰：『主持方習靜室中，安有餘晷與孺子作戲，且性如猛虎，不若吾徒之易與，平生所殺豪強之士，數以百計，孺子當之，必且無幸，不如速去，猶得善保厥身。』少年曰

：「然則敬煩傳語，吾跡之已久，千里遠來，將欲有所請益，翌日當復抵此，幸勿却也。」言已，復舉三指旋舞其棒曰：「此物僅堪撥火，留之無用，謹以奉璧。」信手投擲，適越一僧之顛畔而過，相差不逾累黍。諸僧不敢與敵，目送之去，返報了凡，爲語狀貌年歲甚詳，了凡曰：「吾縱橫南朔，樹怨固多，然未嘗與少年爲仇，或由初生之犢，不畏虓虎，將徵倖一試，以成其名，索囊登門，意亦大惡，固未可輕宥也。」因戒其徒衆，嚴爲之備，翌日，少年復至，了凡躬往延見。叩以來意，則曰：「夙慕大師清德，故不辭跋涉遠來，以親承教益耳。」了凡微哂，少年請與之角，了凡曰：「吾年倍子，雖勝亦屬不武，不若令頑徒相伴作戲，老衲但作壁上觀可矣。」少年大怒，疾解長衣，卽有一頭陀張臂而來，揮拳猛撲；少年橫眈當之，覺孔武有力，有逾其儔，未敢輕敵，悉力迎之，頭陀雖勇悍，而輕捷不逮少年，酣鬪良久，少年漸後退，迫近牆隅，頭陀度無可遁，將就而執之，進逼益力，揮拳疾抵其胸，已及衣袂，少年突側避，拳着於牆，磚石紛落，少年已騰身以起，雙足並蹴頭陀肩際，痛甚仆地，復有繼者，則技猶勿逮於前，周旋未久，少年已駢指削其項，負痛退走，諸僧不服，方欲羣起圍攻，了凡叱之使止，顧少年笑曰：「頑徒習技未久，宜不足以當強敵，顧子技亦未臻上乘，恐不足與老衲爲敵，不若善刀而藏，以符明哲保身之道也。」少年益怒，遂與了凡相搏，歷時炊許，勝負未決，少年不能忍，拳勢驟變，如疾風暴雨，不易阻退，了凡亦面有懼色，惟有以鎮靜處之，志在防禦，不思攻擊，少年既不得逞，力不稍懈，了凡復出其絕技，以手探其脅，少年不及引避，知已受內傷，無可療治，懼落於敵人之手，則一躍登於垣上，大呼曰：「吾邱去惡也，有父爲惡僧所戕，茹痛十年，深仇未雪，不圖復爲之繼，宗祀盡斬。殆亦命也。」浩歎以去，了凡惴惴不自安，亟躡足尾於其後。而少年不知也。行可十數里，入山漸深，且有茅屋三椽，隱於叢林密箐間，四周

皆高樹，籐籬蔓衍，下垂屋簷，蒙茸若土阜，編竹爲籬，門外數百武，卽爲瀑布，濺玉飛珠。玲瓏可聽，處境至爲幽靜，少年行近瀑布，視雙手並沾泥污，卽就而濯之，復喟然興歎，捧心作痛楚狀，繼而大吐，猩紅點點，自喉際湧湧而出，了凡知其創重瀕死，將乘間推墮巖穴，藉得滅跡，願少年已強自撐持，返於茅屋，了凡不舍，揉升高樹之上，俯而察之，略無動靜，值日已漸暝，室中有燈光一綫自隙處射出，知屋有罅漏，卽就而窺視，則少年方偃臥於榻，面若死灰，呻吟不輟，有中年婦坐於其側，以袖掩面，嚶嚶啜泣，旋曰：『子亦太孟浪，仇人旣得，當返報於吾，合力圖之，亦未爲晚，何得子身往探虎狼窟宅，自取殺身之禍，今已命在旦夕，不能挽救，吾宗將由是而斬，他日有何面目，見汝父於九泉耶？』少年聞語，反盡斂威容，奮然曰：『敵我不兩立，特技者死於技，亦屬常理，可無足悲，惡僧技力，初未臻及上乘，與兒僅在伯仲之間，惟以亟於復讎，致爲所算，苟以母氏當之，髡奴寧有幸理，兒病自知必死，可毋爲念，惟一息尙存，終勿願任仇人苟活人世，倘能及早爲斷惡僧之首以來，兒目庶幾得瞑矣。』婦人歎曰：『汝父死於僧手，子復繼之，此仇豈堪復共覆載，吾梵孳孳立，生復何權，必有以遂爾志，勿容奸人漏網也。』了凡親婦狀貌英武，審爲勁敵，慮身陷重地，易於受困，亟謀遁去，緣樹以下，籐蔓牽於衣袂，瑟瑟作聲，婦有所聞，就床下索刃，推扉遽出，了凡奔馳絕遠，瞬息已在百步外，婦以少年猶留室中，慮或有變，未敢窮追，但拾小石擊擲之，了凡不及走避，適中於項，膚破血殷，狂奔以迷，狀極狼狽，徒衆趨前詢故，了凡具以告，且曰：『少年三日內合死，其母必來尋仇，吾非懼怯，實不願與婦人爲敵，當閉關旬日，以避其鋒，如有婦女過訪，爲吾婉辭之可矣。』越日婦果蒞止，問了凡何在，其徒以雲游未返却之，婦晒曰：『昨夜尙往探吾居，胡得托辭遠去，速告若師，吾爲決死而來，非空言所可解，卽避匿不見，亦

當破關以入也。』徒衆以其荏弱輕之，叱使離去，婦微哂，緩步以前，兩僧張臂阻之，婦舉腕如風，左右揮擊，盡墮階下，衆大譁，圍之不釋，了凡已知其事，度終無可隱避，則挺身以出，揮衆暫退。自殿上一躍而下，乘婦不備，猛撲其胸，婦略後退，稔視了凡面久之，忽驚呼曰：『僧奴非飛天豹耶？雖已披剃，而領下黑斑猶在，詎復忘之。』了凡以婦已洞窺其隱，亦駭曰：『吾逃禪有年，名已久廢，子因何由知之？』婦怒曰：『僧奴豈已備忘前事耶，當子爲盜之日，剽掠無厭，吾父爲客護車以行，揭有鏢旗，循例勿得要劫，而子竟悍然爲之，吾父衰老，苦鬥不勝，已委車却避，子復窮追不已，遽加毒手，傷其胸脅，歸後三宿而斃，吾年猶稚，恨未有以相報，後子既已皈命空王，宜可斂跡，乃猶肆惡如故，吾夫被困禪院，慘被戕害，今吾子又輕敵躁進，復蹈前轍，一門三世，並已身喪汝手，獨遺此未亡人，斃斃孑立，覩然苟活，尙復奚爲，今日拚與俱盡，以爲萬姓除害可矣。』了凡知婦技不凡，遠逾於子，未敢輕敵，竭全力以禦之，苦戰逾時，勝負莫決，徒衆恐其受窘，踴躍赴援，圍之數匝。婦略不懼憚，酣鬪如故，了凡忽一躍出圍，兀立階下作壁上觀，婦慮其遁走，亟欲驅退餘黨，殲茲元兇，拳法驟變，如驚雷駭電，迅疾無儔，僧衆皆爲披靡，而了凡則已伺其不備，潛入身後，探手腰脅，婦受創大震，顏色灰敗，了凡乘其憊，方欲遮道擒之，婦作勢奔躍，高可數尺，兩足適躐及了凡之目，履端嵌有純鋼，銳利無比，深入眶中，雙睛碎裂，了凡狂呼倒地，婦指之哂曰：『吾固不望生還，得見惡奴授首於先，於願良慰，可見吾夫於泉下矣。』僧衆知事亟，操械來攻，婦奪得一刃，就地決了凡之首，割其衲衣裹之，提拳以行，視迫者漸近，返而旋舞其刃，已有兩僧受創踣地，餘衆懾伏，任之從容以去，既歸，以首授其子，去惡撫之狂笑，力擲於地，顛已成糜，縱聲大呼曰：『惡奴亦有今日耶？』旋審母面，忽大驚曰：『母色已變，當亦蹈兒覆轍，兒不能手刃大

仇，乃致累及慈母，罪莫大矣。」婦強笑曰：「一家俱盡，吾復何心苟活，特假手此獠，藉免自裁耳，汝父相待已久，兒當先往，吾爲營葬已，卽亦踵至，勿勞久待也。」是夕，去惡果咯血盈升而死，婦殊不悲泣，但扶病往市雙樁，丐人舁以入山，去惡旣殮，婦忽撫膺嘔血，似不勝痛楚，自易衣履，一躍入棺，僵臥不動，撫之則已僵矣。

### 牧牛童

拳師姜皓明，下邳人，自云得少林真傳，有力如虎，與人角技，歷百數次，未嘗敗北，頗自矜伐，嘗以事過陳許之間，遇有於廣場演技者，都屬桓桓武士，而技實平庸，姜睨視之，作鄙夷不屑狀，致攖諸武士怒，促其下場角技，衆口喧囂，洵洵可怖，姜爲之領首，解衣以前，衆次第與之角力，相率披靡，無可當者，始盡折服，改容敬禮，置酒相款，留連數日始去，姜益沾然自喜，以爲宇內殆無復有敵手矣，兩歲後，訪友西行，道經衡麓，誤入歧途，紆迴不復得出，輾轉入於幽谷，中有廣地，茂林圍繞，芳草芊緜，小溪橫貫其間，風景如畫，有牧童三五，於林下奔逐爲戲，羣牛不復牽曳，任其飲流嚼草，盤散自如，姜久行烈日中，亦覺燥渴，蹲坐溪畔，掬水飲之，牧童殊頑劣，紛紛以掌撲水，激射姜身，衣袂盡濕，姜怒曰：「豎子敢爾，不憚擲入波心，飽飫涼水耶？」一童子笑曰：「特恐被擲者，不屬吾徒，乃在於子耳。」姜忿甚，撻臂捉之，童子力握其臂，爭持有頃，姜竟不敵，爲之擲於波中，別一童子一躍入溪，張兩臂分握姜之頸股，高舉過頂，投擲岸上，草軟如茵，得未傷損，姜方欲起與之鬪，前一童子，忽拍牛項曰：「汝體不潔，旣遇清流，尙不思浴耶？」提而擲之溪中，若不費力，姜始知不可與爭，狼狽以去，終莫知牧童爲何如人也。

## 亂世雙傑

衡陽以地處要衝，商賈輻輳，有質肆二，遙遙相望，規模闕敞，生涯甚盛，以其地民俗悍勇，不逞之徒，充斥市廛，肆中居積甚夥，慮爲所乘，故各延名拳師爲衛，厚其俸給，且使盡挈妻孥，居於肆中，鹽齏薪米，月有常供，毋虞匱乏，故亦安之。兩拳師並擅武技，聲威遠播，強梁無敢瞰於其肆者，主人深德之，相待悉如家人，世間武勇之士，多狃於積習，夜郎自大，凌轢同儕，不遺餘力，往往因睚眦微隙，結仇不解，戕生干法，初勿自悔，兩拳師獨自蹈其遺轍，沉澁一氣，訂交綦篤，兩肆相距里許，及相過從，淪茗煮酒，縱談武技爲樂。一爲徐姓，籍隸東魯，別一人則爲鄂中李氏，其配亦嫻拳技，李有一子，名以虎生，燕頰猿臂，狀貌不凡，年纔舞勺，即能舉重百鈞，見者無不以千里駒許之。徐則有伯道憾，膝前僅存一女，小字阿英，眉目如鸞，而具有夙慧，於乃父演習拳技，輒注目不稍瞬，退而效之，舉手投足，悉中法度，故兩拳師喜得傳人，各以絕技分授子女，樂而不倦。虎生尤有大志，薄解詩書，每謂刀矛應敵，至多不逾百夫，男兒當學萬人敵，俾得爲世所重，則蒐羣孫武之書，且暮研習，龍韜虎略，爛熟胸中，而於拳勇，殊未有所偏廢。邑人震於兩拳師名，每以未見角技爲憾，百計慫恿，必欲令一分軒輊，藉得快意，兩拳師咸笑曰：『吾儕食人之祿，但得捍禦盜賊，使肆中無匕鬯之驚足矣，與人爭勝，又奚爲者，且下場角藝，必有一傷，勝者雖無足爲榮，而敗者又將置身何所，吾儕相逢萍水，肝胆相交，技力若何，久已知彼知己，洞見無遺，即令相角，亦僅虛與委蛇，無足觀也。』衆復往慫恿肆主，必欲一觀搏鬥，以償夙願，肆主爲所動，則請曰：『偶一作戲，亦殊無礙，吾徒但求一拓眼界，固不必強分高下，致與盛名有累也



。徐拳師笑曰：「居停雅命，固無可却，然吾人殊不樂爲此，幸李兄公子，雖在童年，已頭角嶄然，堪承世業，卽弱息所習，亦薄有足觀，當令相撲，以娛尊目，固與吾二人角勝無異也。」肆主稱善，虎生及阿英，聞命咸欣然以來，躍躍欲試，兩拳師戒之曰：「登場角戲，無非聊以將意，幸善藏其鋒，勿致相殘也。」虎生等受教，解衣入廣場，肆人咸從往觀之，兩童子身手矯健，有逾成人，苦鬥不解，漸忘嚴訓，必欲出奇制勝，藉以自炫，顧功力悉敵，勝負難分，自午徂暮，爭持未已，幸兩拳師呵之使止，始得罷鬥。衆咸交口稱譽曰：「雄鳳聲清，牠日必爲干城之器，公等不患無傳人矣。」卽有好事者，願爲執柯，使聯乘習，兩拳師夙具此意，以生等猶在童年，故遲遲未發，至是遂一諾無辭，然英雄結習，與俗有殊，且暮過從，輒挈兒女與俱，未解引嫌。一夕，李赴徐肆小飲，虎生亦從伴，侍坐於側，兩拳師舉觥痛飲，竟至沉醉，時已中夜，適有劇盜往劫李所居之肆，集衆十數，咸具刀械，破扉以入，無敢當者，肱篋探囊，搜索不已，肆主親李未歸，急遣人自後戶出，促之以返，顧李方與徐醉臥一榻，神識惘然，呼之不應，惶急無所爲計，虎生忽顧阿英曰：「吾二人習技已久，未得一試，今盜已登堂，父猶高臥，食祿而不能忠於所事，肆人胡能相諒，茲當代任其職，往殲諸盜，子能爲我助乎？」阿英欣然相從，肆人以盜勢披猖，兩兒幼小，恐非其敵，急欲相阻，而虎生等已分挾其父常用之刃，疾馳而去，追之不及，既抵肆中，門戶洞開，譁噪不絕，盜衆有邏者二人，守於門側，以備不虞，虎生與阿英耳語曰：「吾與子當先撲殺此獠，去其耳目，俾易奏功。」卽躡足以前，舉刃力刺其背，盜不及返顧，駢死門外，血濺襟袖，虎生等漠然無動，私語曰：「盜衆我寡，苟入內掩執，盜必作困獸之鬥，制勝不易，未若匿伏暗隙，攻其無備，盜不難盡獲也。」遂相與登屋頂，伏而窺視，則盜囊刮金帛已盡，方承以巨篋、手挈肩荷，呼嘯而出，虎生遽揭簷瓦擲之。

，中一盜之顛，受創踣地，阿英繼之，又創一人，盜莫辦虛實，相顧驚詫，而瓦已紛落如雨，盜衆受創，夙諗肆中延有鏢師，度其衆必已大集，倉皇奪戶以出，復見其伴胸背被刃，倒仆路隅，益知必有健者，羅布左右，爲之神喪胆落，不敢復留，盡棄箱篋，奔竄俱盡，虎生等猶勿相舍，自屋簷飛躍而下，兩盜行稍緩，刃已橫斫其脛，痛極委地，遂爲所擊，餘盜忿息狂奔，不遑返顧，虎生等以勢孤，亦未敢窮追，俟已去遠，卽牽傷盜以返，肆人咸避匿宅後荒圃中，虎生往呼之，始敢出視，而兩拳師酒力既醒，亦奔馳而來，則盜已遠颺，鞠訊傷人，始知其中亦有健者，惟不審虛實，故狼狽以遁，不敢久留耳，兩拳師因撫虎生等之項，笑曰：「孺子智勇俱備，出師奏捷，固屬可嘉，然初生之犢，未足以禦豺虎，苟盜合力反攻，寧有倖理，後其慎之！」卽薰葬死者，而以傷盜械送邑署，科罪如律。漏網諸盜，雖矢欲圖報，而深憚兩肆威名，不敢輕犯，及虎生等長成，阿英來歸，兩肆主矚資爲之合卺，仇讎纂篤，而李拳師忽遭疾謝世，肆主厚殮之，卽使虎生襲其職，用以酬庸，而由徐拳師周巡兩肆，以備不虞，顧徐與李誼屬姻婭，交勝弟昆，自李之歿，慟悼靡已，長月鬱鬱寡歡，未逾匝歲，亦傷怛化。肆主卽以守護之職，委諸阿英，勤於所事，夙夜不懈，爲前盜所聞，以爲大患已去，其嗣年少識淺，固已無足爲憚，卽集其部曲，乘夜分襲兩肆，藉使虎生等陷於孤立，不及應援。漏下未久，衆已入寐，虎生獨挾刃徘徊階下，微聞戶外人聲喧噪不絕，就而覘之，盜已大至，以雙扉堅實，不易得破，卽有健者踰垣以入，將欲拔關逆其餘衆，虎生仰待已久，不待履地，揮刃如風，兩脛盡折，仆地而絕，復有爲之繼者，虎生以逸待勞，誅之如前，所殺凡四人，盜知有備，昇巨石撞其門，震然中裂，虎生知事亟，伺於門後，盜有賈勇先登者，刃已飛斫其顛，頽然仆地，虎生復橫肱一揮，立墮戶外，盜衆乘炬俯視，身首已殊，不禁大忿，顧已勿敢輕入，惟以長矛攢刺階

陣，以探虛實。虎生俟其將及，挾之勿釋，盜爭奪勿舍，而力殊未逮，衆趨爲之助，虎生故緩其勢，俟盜稍懈，併力一擊，矛已落其掌握，盜愕然退避，而矛已自門隙，飛射而出，急於弩矢，立洞一人之顛，盜魁始約其衆，鵠立數十武外，將待敵外出，環而攻之，虎生不爲所誘，匿伏門隅如故，相持既久，盜終勿舍，以油脂偏塗門閭，積薪於下，將縱火以洩忿，虎生乘其部署未竣，已躍登於屋，見有乘炬者，卽飛瓦擲之，創其手腕，炬咸墮地以滅，盜衆舉首仰望，善自爲備，不遑舉火，相持未下，忽有攻盜之後者，雖僅一人，而手挾利刃，旋舞以進，面目爲刀光所隱，不甚可辨，盜反身當之，其人以寡敵衆，了無懼色，跳躍奔馳，身輕如燕。虎生自上遙望，知阿英已至，恐其有失，亦緣木而下，力攻其後，盜腹背受敵，不遑兼顧，復以長夜將殘，益增惶懼，而城守，亦率其部伍，列隊而來，自遠徂近，笳聲不絕，盜衆知不得逞，倉皇却走，殿後者悉爲虎生等所殺，退而叩諸阿英，胡得深夜相訪，適以爲援，阿英曰：「盜分股而來，吾肆首當其衝，被困尤早，幸吾堅壁以待，特連珠袖弩，殲其渠魁，餘衆受創者多，略無鬪志，始得解圍以去。吾雖秉父傳，未嘗一試其技，當與盜相搏之際，不無惴惴，良不知盜固易與，殊未費力，已斃羽以去，復聞此間亦有盜蹤，聲東擊西，冀得一逞，盜亦深知兵法，慮其強者，或已傾巢而來，將以困子，故來相援，因未諗盜雖衆而無智，子能堅其壁壘，以靜制動，盜固無可深入也。」死傷諸盜，悉由武弁戡之以去，閭閻稱快，李夫婦之名亦大噪。不特匪盜潛蹤，無敢輕犯其肆，卽遊氓悍丐，亦望望然去之，兩肆安如磐石，終無粒粟寸絲之失，胥賴其夫婦之力。及兩肆主先後下世，子承其業，生涯甚盛，顧性並儂薄寡情，以盜患已弭，而月糜厚祿以蒙拳師，殊屬不智，相待漸疏，且減其月俸，不及曩昔之半，李夫婦性素仇爽，志不在於金帛，卽亦安之，顧肆主年少，惑於人言，以阿英坐食爲嫌，授之布帛，使代剪裁。

緞，阿英以素未嫻習却之，其婦復使相助浣滌衣裙，阿英始大忿曰：「吾非來爲作傭婦者，深知豎子非好相識，烏盡弓藏，終當被遣，徒以乃父相待養厚，未忍遽舍，今既相待若此，詎復可顧顏安居耶。」即辭之去，肆主殊未相挽，往語於虎生，則曰：「吾與子所遭正腹相類，居停長日絮聒，意在諷使自去，吾人固非依人爲活者，鷓寄一枝，胡可以久，不如盪去，恃有薄技，當不至謀生乏術也。」即日束裝俱去，以故居道梗難行，暫止於湘鄂之交，其地適濱洞庭之澤，荏苒不靖，鎮市之繁盛者，輒聘名武師，教其子弟，冀得自衛，李夫婦既負勇名，遂爲羅致，錦衣玉食，奉若上賓，今昔相比，奚啻霄壤，即亦勤於所事，以報知遇，而衡陽兩肆，自李夫婦之去，盡弛戒備，盜不忘前恥，調知其事，呼籲以來，無敢爲阻，竟得大掠以去，兩肆之主，備受榜掠，股肉盡糜，數月而瘡，愆諸於官，則盜已杳，竟無所獲，心始大悔，懼盜之復至，使人往覓李氏夫婦，終不可得，湘人氣質剛悍，多以武勇相尙，自得虎生伉儷爲師，循循善誘，子弟盡得成材，緣擄擊劍，各有所長，即其下者，亦足力敵十夫，人各備具刀矛，於治事之際，即就廣場操演爲樂，宵小望而却步，相戒毋撻其鋒。會巨寇作亂，天下騷然，湘北地處險要，其酋自率大軍圍攻長沙，而以偏師分擾鄰邑，劫掠無厭，所過爲墟。虎生等所居處，適當衝要，度不可免，則編集鄉里子弟，得千餘人，以軍法部勒築堡自守，多備弩矢銃砲之屬，衆踴躍從命，排日操演，聲威甚盛。敵既將至，先以游騎分擾村落，虎生登陴遙望，人騎雜沓，塵砂飛揚，驟已將及堡下，然計其衆不逾百人，亟令其衆堅守堡壘，而自與阿英結束以出，鵠立門外以當之，敵既至，見僅有兩人爲守，且步行無騎，心焉易之，長驅而前，以長矛叢刺之，虎生等僅持短刃，而奔蹶便捷，騎衆轉爲所困，馬足被斫，紛紛委地，敵殺傷過半，勢不可支，返而狂奔，阿英防其有詐，留守堡外，而由虎生追之，敵略無鬪志，殿後數騎，盡爲所殲。

。虎生既返，鄉人椎牛屠豕，爲之慶功，虎生蹙額曰：『敵雖小挫，終必大集，弔且不遑，慶於何有。』衆始警愕，爭詢退敵之策，虎生曰：『彼衆我寡，卽幸而致勝，亦未足恃，吾徒困處一鄉，卽人甘効死，而兵械餉糈，終當有盡，敵則源源而來，何以爲禦，成敗之數，無待著龜，計惟有出奇制勝，挫其鋒銳，始知難而退，不復敢正眼相覷，則廬舍邱墓，差可得保，然固非衆志不懈，無可奏功也。』敵旣收退，往告其酋，謂鄉人梗命，阻撓王師，非大舉撻伐，無以示儆，酋親率三千騎以往，虎生得報，亟使老弱百人，集於堡外土阜，虛張旗旆，且多備鉦鼓鈇礮等物，以爲疑兵，而自與阿英分率壯丁三百，咸操利刃，伏於兩側，敵旣大至，視堡中闕無一人，以爲聞風避匿，欲奪門而入，又堅厚不易得破，意已稍懈，忽鉦鼓齊鳴，鈇礮交作，知己中伏，亟約其衆後退，部伍已凌亂無序，銳氣盡喪，旣出村口，樹木叢雜，蔓艸沒胛，虎生阿英，突分左右進襲，大呼殺賊，早上礮聲不絕，似相應和，敵益驚潰，虎生等恣意追殺，伏屍盈野，其酋固驍勇無倫，忿而返門，虎生阿英，挺刃夾攻，酋執持長矛，轉折未便，無可爲敵，二人就地疾滾，剗刃馬腹，酋知事亟，一躍丈許，舍騎而奔，追之不及。虎生等旣奏凱以歸，檢視鄉衆，未有傷殘，心始大慰，酋有女，姿態妍媚，而勇悍有逾其父，以前軍覆敗，兼程赴援，聞虎生有力善戰，遽率輕騎往挑之，虎生出迎，女亦下騎步戰，自晨徂午，勝負未決，阿英慮其有失，出而爲助，女始不支而退，瀕去呼曰：『以兩敵一，不足爲勇，於翌日當相遲此，藉得一決，幸勿爽約也。』虎生諾之。次日味爽：女果單騎挑戰，虎生奮身出堡，阿英請從，虎生阻之曰：『以鬚眉敵巾幗，雖勝不武，况更求外援乎。』阿英遂止，惟登陣作壁上觀，女不騎而步，顧虎生笑曰：『今日苟不生擒子以歸者，誓必棄甲曳兵，退避三舍，不輕履汝鄉片土矣。』兩刃相交，酣鬪不解，漸覺女勇健遠遜於前，刀法疎懈，僅辨架格，粉黛淫淫，嬌喘

不已，虎生以爲可欺，戰益力，女不能支，乘隙遁去，虎生不舍，飛步追之，女奔入林中，故踞地小休，以示力盡，虎生不疑有詐，相逐如故，而女已預使其衆伏叢莽間，徧佈巨索，俟虎生之至，拽之以起，虎生未爲之備，竟致顛躓，女親加繫縛，獻於其父，酋怒其屢梗大軍，立命梟首以徇，女爲之緩頰曰：「此子才技不弱，用兵之際，足資臂助，請以相畀，當說之歸降，以爲我用。」酋諾之，遂牽赴內帳，稍縱其縛，饗以牛酒，溫語勸之曰：「子以葭爾一鄉，力抗百萬之師，螳臂當車，寧有倖理，且身猶白丁，未膺爵祿，爲人鷹犬，果復奚爲，何如幡然改圖，以襄大事，列土分茅，爲期非遠，幸三思之，毋永陷迷塗，不自知返也。」虎生昂然曰：「身丁亂世，進退並難，苟能見釋，當盡返故鄉，躬耕以老，矢勿相仇可耳。」女笑曰：「子方盛年，未容高蹈，苟不以陋質爲嫌，竊願委身以事，妾亦薄嫻武技，當可助子建功立業也。」虎生雖未讀書，然粗曉大義，窺女雖婉變可愛，而終以重婚爲嫌，卽辭之曰：「吾自有婦，未可棄捐，旣荷垂憐，更希相諒。」女曰：「妾何敢以非禮之行，違奪人志，願效英皇，共事一人，舍經從權，當亦無可訾議，苟猶見拒，惟有引頸自裁，以謝君子耳。」語猶未盡，劍已霍然離鞘，寒光逼人，虎生鑒其意誠，不復峻拒，女遂自於其父，卽就軍中成禮，情好甚篤，然女終慮不忘故劍，或將潛遁，防範甚嚴，行止不離跬步，且匿其兵刃，使無可得脫，虎生初頗不耐，漸亦安之，而阿英自失其偶，朝暮嗷泣，屢欲往探賊巢，相從以死，願爲鄉人所阻，不獲逞意，適敵有散騎出巡，阿英遙見之，亟飛步而往，突發短矢，創其脛股，繫之以還，研問虎生近狀，騎士亦不知其詳，但云備受恩渥，未遭誅戮而已，阿英心始稍安，不復輕入軍地，以俟敵之至，擒其偏將，以易虎生，願女已進言於父，謂勞師糜餉，以爭此彈丸之地，毋乃不值，不如別作他圖，酋果解圍以去，阿英以勢孤，不敢追擊，任之遠去，怒忿填膺，莫知所措，而敵

忽解圍以去，阿英初欲辭鄉人以去，偵訪虎至，爲衆所阻，未越一月，別有敵兵大至，阿英浴血苦戰，勝負相當，而堡壘之被圍攻，終至摧毀，敵長驅直入，廬舍並付一炬，阿英視部下已盡，偕死無益，突向以出，遙望烽火連天，無可棲止，則易男子裝，晝伏宵行，泝江東下，遇敵之小隊，卽駢截之，獵取衣食，差可自給。顧遍訪虎生，終無所獲，輾轉入江淮，兩軍方鏖戰甚烈，道路梗阻，不得前進，淹滯村落間，徬徨無所爲計，而敵已入境，焚掠俱盡，居人慘遭屠戮，積屍盈野，阿英心滋不平，輒伏於暗處，伺其渠魁之至，就而圖之，敵屢失將士，頗滋惶駭，杜絕道路，大舉搜索，阿英知不易得脫，遽乘夜突入營襲縱火，敵衆大亂，阿英亦身陷重圍，奮力迎戰，幸大軍已踵至，見火光燭天，知敵必有內變，乘間襲擊，敵未有備，慮腹背受敵，竟盡棄輜重以去，衆見阿英以一少年，而能於千萬軍中，縱橫跳宕，未受夷傷，竊驚其神勇，統軍者固爲名將，頗欲網羅豪俊，以爲之助，亟使人召之以來，使演習武技，果極嫻熟，軍中殆無其匹，立任偏將，衆咸詫爲殊遇，而阿英志不在此，百計求去，統軍者不許，歷經惡戰，阿英無不身先士卒，殺敵如麻，統軍甚愛之，有女年已及笄，貌若天人，將使阿英膺東床之選，固辭不獲，涓吉將成禮，阿英見勢亟，坦然自陳，謂身實女子，不堪承命，清將以爲誕妄，阿英立趨臥室，易衣裙而出，則固一好女兒也，脂粉不施，別具嫵媚，統軍遂寢其議，而妄念復萌，將收爲媵妾，阿英大怒，單騎出走，統軍使驍奔兩人追之，以出言不遜，致摠阿英之怒，返而角鬥，並爲所殺，奔馳數百里，竟得脫險，顧烽燧未靖，無可得歸，幸囊囊充盈，差堪自給。偶聞行江潞，見有窺小舟渡人爲業者曰：「泛宅浮家，生涯亦殊不惡，固可以師法也。」卽出囊金買一渡舟，鞍常製爲巨，阿英固生長水鄉，夙諳其性，雖於驚濤駭浪中，亦能涉之而過，鼓棹執篙，尤其餘事。以獨居無伴，復出資購一婢，長身多力，教以武事，頗能領

悟，阿英遂使之爲助，駕舟徧泛江湖，將以訪尋虎生，卒不得其消息。時大亂未定，伏莽滋多，不逞之徒，見兩女子掉舟來去，以爲可侮，乘維纜於幽僻之處，潛往挑之，阿英微以目示意，婢已躍起，捉其股而擲之，顛墮波心，瞬已滅頂，餘亦偪伏，語之於衆，不復敢相犯矣。一夕，泊舟江口，離市頗遠，人烟寥寂，忽有繫纜於其舟之右者，載有重裝，且有糾糾者二三人，腰懸利刃，徘徊鷓首，蓋巨賈轉運緣帛，特聘以自衛者，阿英殊未措意，乃忽又有小舟二三，疾駛而來，掠其側以過，舟中人並爲少年，頻頻注目商舟，旋復相視而笑，鼓槳以去。隣舟中人，殊未之覺，而阿英則顧之喟然興歎，婢趨問其故，殊未實答，諸鏢師皆桀傲不馴，鬩飲將醉，窺阿英貌美，且無男子爲伴，以爲可侮，遽挑以游詞，阿英俛手弄水，充耳不聞，一鏢師竟躍登其舟，就而調笑，阿英晒曰：『若儕死期將至，猶勿自知，乃敢戲及老娘耶。』其人益肆，語涉狎褻，婢忽突前執其足，擲之隣舟，頭額墳起，衆大譁，爭趨阿英，將執而痛撻之，阿英殊勿在意，略一揮手，衆已相率傾仆，阿英足蹴一人之背，復以左右手分握兩人辮髮，使其頭顱相擊，囊囊作聲，且笑曰：『豎子技止於此，乃不自量，竟欲輕視江湖人物耶？』諸鏢師知不敵，以女爲劇盜，卑辭乞恕，巨賈亦願獻多金，爲之贖命，阿英晒曰：『汝儕眸子盡盲，邪正莫辨，而敢遠涉風波，寧不可慮，吾固非盜，然盜已潛躡於後，日落燈明，勢必大至，其衆悍勇，恐非異懦如若儕所可爲禦，命在且夕，猶作笑諠，寧不爲傍觀者所竊笑乎。』衆始知女爲非常人，羅拜乞援，阿英色霽，盡釋其衆，惟戒之曰：『吾念汝儕遠遊亦大不易，故勉爲臂助，但夜間宜安臥舟中，如有聲息，不妨窺視，惟勿得輕出艙面，若儕技力，吾已深知，或輕敵相援，恐足債事也。』衆謹受教，入夜，阿英使婢伏於船舷，而目躍登鄰舟橋頂，踰據以待，時當秋盡，月色大佳，遙見小舟三五，疾駛而來，盜衆凡二十餘人，咸趨商舟以登，婢伏於暗陳



揮刃進擊，盜出不意，飲刃墮水者且三四人，餘盜前仆後繼，一擁而登，婢不能禦，阿英據高臨下，徐發其弩矢，並中盜要害，死傷殆盡，及天曙，阿英始呼衆使出，盡縛諸盜，以殺傷過多，不敢隱諱，方欲陳之邑宰，適有總戎統大軍過境，即以之爲獻，具陳捕盜顛末，總戎聞以一弱女子而力殲羣盜，雖置駭異，召而致詢，阿英挈婢俱往，相見愕然，諦視不爽，則與總戎相持而泣，蓋虎生輾轉入於軍中，累戰皆捷，故積功得授總戎也，互道別後事，宛然如夢，後娶之婦，亦頗賢淑，披堅陷陣，善相其夫，至是，堅以封誥讓諸阿英，退居偏位，阿英勿許，願效英皇，共侍虎生終老，闔房之內，靜好無尤，見者固無不稱羨也。

### 毛童

浙東仙霞嶺之北，有勢豪樓氏，富有田產，日以勾結官吏，魚肉鄉民爲事，一鄉之田，悉爲所有，猶嫌未足，其隣有田不盈十畝，豪思擴爲己產，將以廉價得之，隣人以祖先所遺，不忍捨棄，嚴詞却之，豪怒，認爲匪盜，縛之以去，擄掠無算，隣人終不屈，遂爲所殺，復往搜其家，婦悲慟逾恆，觸石以死，遺有一子，年纔十二，見狀狂奔以出，遁入山中，豪爲斬絕根株計，窮搜不獲，以爲必膏於虎狼之吻矣，鄉人知其事者，無勿悲愴，數歲後，有人入山樵採，見有巨猴跳躍若飛，竟體叢生長毫，作純白色，見人即避入山林深處，後數數見之，又數歲，豪以事道徑山中，忽有物疾馳而至，儼益如人，惟徧體覆白毫耳，撲豪始仆，扶其雙眸，後力扼其吭以死，從者以爲妖物，實則隣人之子，以久食草實，故身輕力巨，與猿猴無殊，伺之既久，終得復仇雪恨者耳。

## 張老師

張老師者，不知何許人，時出游於淮陰市上，葛巾野服，容止儼然，度其年已逾週甲，而步履矯健，不勞策杖，手挈布招，綴以細竹，書善爲人師四字於其上，筆力遒勁，逼近魯公，人以爲狂，無敢過問者。而老師仍徜徉於市，朝出暮返，殊無倦容，有戲之者曰：『子旣欲賴館穀以自給，亦當待價而沽，浼人推轂，世固未有求師於市者，事乃効擊卜筮星相之所爲，自輕至此，不亦僨乎。』老師笑曰：『汝曹所見，抑何太淺，豈必以坐擁皋比，口誦高頭講章，乃得謂之師耶，百工之屬，莫不有師，具有寸長，卽堪開業，固不必刻舟求劍，索諸於儒林中也。』聞者笑曰：『然則子果何擅，乃敢樂爲人師，不自愧慙。』老師曰：『凡吾所擅，不僅一端，六藝九經，無勿嫻習，下至博奕屠沽，亦優爲之。人之智愚，固有不齊，但從我游，卽可因材施教，卽爲榜櫟，不獲膺棟樑之選，亦可斧以當薪，不至廢棄，吾門廣大，固無所勿容也。』或曰：『旣作大言，必有實學，苟勿小試，孰敢遣其子弟，立雪門牆也乎。』師曰：『吾非誑人者，設來問業，不煩致贈修脯，俟學成用世，以其美餘，供我醉飽，互得其利，豈不甚善？』人終疑之，無敢爲試者。會有坊人之子，年已及冠，質愚且惰，不能繼其世業，坊人患其坐食，姑往托之於老師曰：『此子誠棄材，苟能授以薄技，使得立錫有地，於願足矣。』老師挈之以返，略詢數語，果魯鈍無所長，留之食宿，殊無所使，數日後，偶見其所御短襖，有綻裂處，躬自縫綴，運針若飛，似係夙嫻習，爲之汪視勿釋，旣成事，顧之笑曰：『子頗工此，殆性之相近，吾當有以成爾之志。』卽授以縫紉之術，其人於此，別有會心，纂組剪裁，無不曲盡其妙，老師曰：『子技已成，可以出而問世矣。』其人遂返，具告於父，坊

人詫曰：「初意汝師固一儒士耳，不圖乃爲縫工之屬，同爲賤業，所獲未必較勝，習之何爲？」姑澆人爲介，入肆操作，而其子匠心獨運，迥異其儔，裙衫一經裁製，無不修短適體，且點綴工細，無可摹效，婦女無不悅之，聲譽鵲起，邑之巨室，爭以製衣相委，門庭如市，漸至應接不暇，則自設一肆。蓄夥友數十人，躬任誘導之責，生涯日盛，獲利綦豐，追念師恩，每月饋以錢米，從未稍間，知其事者，爭使子弟往習縫紉，老師殊未加拒，惟笑曰：「吾非專工刀尺者，若曹旣以相委，當量材施教，不能拘拘於一格，處今之世，但得噉飯有術足矣，業之高卑，可勿計及也。」及問道受業者日多，老師患所居逼仄，無以爲容，則以五人爲限，必俟業成他去，始得增益仍如前數。邑有老儒，腹笥甚富，而坎坷不遇，畢生爲童子師，難求聞達，忿恚欲死，有子亦已長成，而老儒不欲使之繼其世業，聞張老師名，挈子俱往，請隸絳帳。老師問姓氏家世甚詳，老儒具陳無隱，老師笑曰：「忝在同道，胡得奪人之業，君積歲爲師，有子不知自教，乃以托諸於人，詎不可笑。」老儒嘆曰：「黃字未可療飢，方今之世，卽班馬重生，亦當餓死，幸豚兒魯拙，與文字無緣，而吾不顧其重蹈覆轍，困窮後世，故令別投明師，授以獵食之道，倘得不虞凍餒，雖賤如隸卒，亦所樂爲也。」言已，撫膺大慟，老師笑曰：「天生萬物，各有所用，於人亦然，不工於此者，必擅於彼，令子旣不樂讀書，使之習賈，必可有成，潤屋審身，行且不違，又豈僅資以糊口而已。」老儒再拜稱謝，且請示姓氏，老師告之，老儒駭曰：「老師特人之尊稱，因未可以爲字，殆子之戲言耳。」老師曰：「吾之爲師，與子有異，涵育萬類，初不拘於藝文之途，雖起古之聖賢，執贄吾門，亦將受之無愧，名以老師，寧謂過當。」老儒以爲狂，委其子而去，老師試授以計然之術，竟得心領神會，舉一反三，後復導遊闡闡，默察市人之神態舉止，默識於心，未及兩歲，於持籌握算，咸已精擅，老師聽之使去，

初入小肆，助人經紀，以慇懃有道，門庭如市，獲利殊豐，薄有居積，則辭居停以歸，獨力經營，竟以致富，老儒大喜，躬攜百金，往酬老師，則受之笑曰：「吾言驗未？」留之小飲，盡醉而返。有隣家子，爲後母所虐，食之不得飽，年已十八，猶長不盈五尺，佺瘠殆無人狀，其父於異地，恆數歲始一歸，亦勿加聞問，老師憐之，每餉之以飯，得不瘦死，鄰子亦朝夕隨侍，事之殊謹，一日，老師謂之曰：「相子之面，百無一長，然絕力內藏，堪以習武，時衰世亂，兵革未休，苟善自研求，得擅技勇，他日投身軍伍，亦未始不可揚眉吐氣也。」鄰子曰：「吾羸弱不能勝衣，胡能習武？」老師曰：「吾察之已審矣，子秉賦過人，而早歲備受磨折，罕得飽食，斷傷已甚，幸經調攝，精力漸見充沛，假以時日，必爲干城之具，卽汝父母亦當刮目相看也。」鄰子素未見老師論及武事，頗以爲疑，願試一演習，則舉手投足，無不洞中窳要，與名武師無異，初習拳技，漸及弓刀，日進竿頭，已非百夫可敵，後母使之負薪行汲，鄰子每託而引避，母怒，大肆譴責，語侵老師，殊不實答，母詬詈不休，鄰子勿復能忍，挺身出戶外。指溪傍巨樹，大聲曰：「母欲得薪，不須樵採，荷此以歸，可數數月之用矣。」卽舉足橫掃樹幹，嚶然中斷，墮於溪中，觀者咸爲咋舌，後母懼伏，噤不敢聲，嗒然以返。鄰子居數載，技力日進，老師語之曰：「子已盡吾所長，可以出而用世矣。」適有都閫，召募材勇之士，應者寥寥，且技勇平庸，無可足選，鄰子往投，令試弓馬拳技，爲之大悅，立擢爲裨將，使隨征巨寇，突圍陷陣，累建巨功，不久卽擢任總戎，衣錦歸來，首往參謁老師，見者益爲驚異。會有巨宦，致仕歸里，甲第連雲，鐘鳴鼎食，豪富爲一郡之冠，妾媵多至十數，而膝下僅有一子，溺愛逾恆，甫離襁褓，卽頑劣無狀，飲食稍不當意，輒毀擲器皿，毆擊婢媼，其親一任所爲，不加禁阻，其子益肆，且生有殊力，舞勺之年，已能舉石礎作旋風舞，尤喜搬弄刀棍，雖無師承，亦有

可觀，足以助其爲惡，暴戾之性，亦且與年俱進，所蓄童僕，無不備受荼毒，宦子意猶不足，漸出遊市上，每因細故與人爭鬪，恣意鞭撻，視若家奴，市人憚其勢盛，避勿與較，而潛往懇諸其父，嚴辭申斥，子夷然若勿聞，甚且反唇相譏，語多不遜，宦馭之乏術，惟有厚給金帛，以遣傷者，狡黠者流，遂資爲利藪，伺宦子之出，故遮於騎前，以攫其怒，聽受捶楚，俟其既去，則匍伏於門，以邀厚賞，其良懦者，則不待宦子之近，相率避道，視同豺虎，其父患之，嘗錮之於一室，禁與外通，願會未旋踵，子已被扉而出，徜徉市廛。適有健男子担水而來，誤濺其衣，知已肇禍，崩角乞恕，惶悚殆無人狀，宦子大怒，令隨以俱歸，其人懼勿從，宦子挈其衣領，提之以起，行抵河濱，叱之曰：「子胡得傾水污我衣，當投子於水，聊以相報。」擲諸於河，幾致滅頂，幸值春漲，漁舟多麪集於此，俟宦子既去，援之以起，幸得不死，爲宦所知，貽以數金，其事始寢。宦子又好騎，廛中蓄馬甚夥，每選其善者，縱轡揚鞭，馳騁道上，市人不及奔避，輒致傾仆，折臂破顛，呼號甚慘，宦子視若無睹，超乘疾馳如故，甚且怒馬突入人居，損及門閭，輒由其父斥資爲償，偶加譴責，宦子竟控騎登堂，繞父疾走，宦慮受傷殘，屏息兀坐，不敢舉步，及其興盡他適，馬已遺矢堂中，狼籍遍地，宦雖忿恚，然畏其橫暴，終無如之何也。宦子性既殘忍，酷嗜行獵，其地固多山林，每率僮僕以往，張網羅，挾銃矢，虐殺禽獸，藉以快意，凡所經行，幾無噍類，而又鮮充口腹之奉，每有所得，輒分賞僕從，或竟委棄原隰，不復置念，狐兔之屬，奔馳絕速，不易捕致，然爲所見，輒怒馬突出，彎弓射之，無不應弦而墮，獸屬畏之如虎。望影奔馳，匿入叢莽，不敢復出，宦子追逐不獲，心焉大忿，卽命縱火，延燒山野，草木盡成灰燼。其間半爲鄉人所有，以爲盜發，亟鳴鉦集衆，噪而攻之，宦子怒甚，遽抽矢遙射，貫一鄉人之臂，衆仍不捨，矢復續至，又中一人之背，創重踣地，羣始不

敢進逼，然仍遙尾於後，入城探詢，知爲宦裔，則鼻傷者俱至，喧囂不絕，宦聞聲出視，爲之狂駭，亟昇百金爲之療創，善言慰藉，衆始闐然散去，宦怒不可遏，召其子至，嚴辭譴責，子殊勿自承，且以惡聲相向，宦操大杖擊之，子突前奪其杖，折之爲兩，擲於階下，昂然立其右，怒目不瞬，宦初欲返披其頰，然其橫蠻無狀，懼爲所辱，卽亦自止。知子之終不可悔改也，悲忿欲絕，竟往哭於家廟，自謂身雖不德，然生兒至此，世所罕有，所爲均無人理，恣睢跋扈，儼如盜寇，不加裁抑，終必難逃刑戮，吾宗之斬，計日可待，殊愧無以見列祖在天之靈也。言已大慟。有摯友備知其事，往語於宦曰：『令子，殆質美未學者，年已將冠，而任其長日嬉游，不使出就外傳，未聆正道，易陷歧途，其咎實在於子亡羊補牢，殊未爲晚，倘得延及明師，嚴加訓導，以收桑榆之效，固未晚也。』宦蹙額曰：『昔嘗禮聘宿儒，館於吾居，授以孔孟之道，而豚兒頑劣，視絳帳如針氈，席未暇暖，已托故遁去，師或加薄責，輒爲所辱，或竟攫取夏楚，返擊師首，墳起如桃，吾使僮僕繫之，又有力如虎，無敢相近，師不能堪，辭館以去，屢易皆然，最後一師，年已衰邁，以吾子慢視師長，言多不遜，往攔其頰，吾子竟推仆於地，受創綦重，幾至不起，自此遂不復延師，而儒林中人聞及劣子，且引避不遑，又安所得師耶？』友曰：『有異人張老師者，身通百藝，善爲人師，凡經誘掖，盡成大器，市井小兒，因而致身於青雲之上者，爲數不尠，子必兼有所聞，曷勿以令子爲託，譬諸奇疾得有善藥，固猶及挽救也。』宦諾，使人折柬往召老師，辭不至。往告於友，則曰：『是人性極狷介，不爲利誘，惟有紆尊降貴，躬往其居，卑辭相迓，庶幾奉召而來耳。』宦如其言，老師初猶峻拒，以宦繁雜意摯，習聞其子兇頑成性，爲鄉里所側目，亦頗欲一覘其異，則曰：『吾無家室爲累，風絮雲萍，隨處皆可寄跡，相從以往，固無不可，惟尙有孺子四五人，負笈經年，未竟所學，殊未忍忍然舍之以去

耳。」宦曰：「是可無慮，蝸居頗有閒舍，當使高足居之，供其飲食，先生於課豚兒之餘，仍可兼授餘子，使之成材也。」老師欣然諾，屬宦先歸部署，翌日即率弟子以往，宦告於其子曰：「茲爲汝延得名師，當虔受訓誨，毋蹈前轍，不則天下雖大，將無子葬身之地，吾亦勿復過問矣。」子微哂不答，及往謁師，則高坐堂上者，乃爲皤然一叟，貌既不揚，而衣履又敝舊塵穢，未嘗更易，因指之而笑曰：「權穢如此，祇堪乞食村落，詎足以爲我師耶？」昂然相向，殊不爲禮，宦使之拜謁，子置若勿聞，且移椅師右，踞坐其上，老師笑曰：「吾固不值一拜，然於禮不可偏廢，且方與尊公共話，此間固無子可坐處也。」曳之以起，宦子大怒，揮拳擊老師，略一側避，拳誤中椅背，飛出丈餘，墮地而碎。老師笑曰：「公子亦太惡作劇，片語未交，已以尊拳相餉，豈將以此代贄儀耶？」宦子益怒，繞出老師之後，以所挾鐵尺，力叩其脛，老師返足蹴之，鐵尺竟奪腕而出，直墮階下。老師舉三指，捽其項，宦子即覺體麻木，不獲動轉，復以掌輕按其首，宦子立長跽不起，宦以爲子已折服，色然以喜，老師笑曰：「令子倔強猶昔，鞠躬匍伏，非出由衷，固吾技有以使之然耳。即以掌抵其背，宦子忽瞿然驚寤，一躍而起，方欲進犯老師，忽覺肢體萎靡，有如中酒，拳猶未發，身已飄搖莫主，老師曰：『子已受內創，不可輕動，非求善藥，且終其身爲懦夫，力不足以縛一雞矣。』」宦喜曰：「天賦巨力，適足以助其爲惡，今既有術潛消其力，亦如虎之盡去爪牙，可勿復爲患矣。」子大懼，跪伏師前，哀籲不止，老師曰：「幸有良藥，可以相療，然後此慎毋再犯也。」出刀圭一服，和水飲之，痛楚頓失，即令從入書室，殊不授以書史，惟令相對枯坐，達晚始輟，宦子不能忍，往告於父，謂老師實無他長，徒能靜坐耳。宦以爲妄，叱之使去，子忿甚，以爲老師法力固出己上，然有藥可以爲解，苟盡盜其藥，資以自衛，尙復何憚，因陽爲恭順，伺隙竊其藥囊，藏諸於櫥

，老師雖知之，亦終未以爲問。翌日，宦子仍往書室，老師相待已久，訶之曰：「子來何晏，少年人不應嬌惰至此，後若復犯，便當重責，不復相宥矣。」子默然不聲，老師仍令枯坐如故，宦子怒曰：「教人坐臥，儻不嫻習，技僅止此，乃欲忝爲人師耶？」即騰踊作勢，撲其胸脅，老師大笑，引掌執其兩肘，初猶痠痛，繼以麻痺，兩臂下垂，莫可伸屈，似已不復已屬，瞠目相向，口荷荷不已，老師曰：「子已盜有善藥，作態何爲？」即召館僮至，令搜索宦子身畔，果得藥囊，即令分取一撮，和水飲之，顧竟無驗，宦子始大懼，俛首乞憐，老師笑曰：「四肢百骸，竅穴無算，入死出生，彈指已足，其間變幻莫測，在能神而明之，即有善藥，胡能徧治萬症，子乃著志盜竊，沾然自喜，將挾以制我，不亦謬乎？」宦子卑辭乞宥，老師合掌爲撻兩臂，格格作聲，往復者數，痛楚盡失，宦子大悅，乞授其術，老師曰：「吾術繁多，非旦夕所可盡，子苟能平心靜氣，盡祛跋扈驕矜之習，固不難悉舉以授也。」宦子心服，盡返其藥，老師藏之於櫥，曰：「子已受微創，姑往憩息，明且來此，當有以相詔也。」宦子從之，遂下帷晝寢，竟日足跡不踰房闕，爲夙所未有，宦心焉疑之，然以其健啖如恆，不類有疾，則亦聽之。翌晨，忽忽盥洗已，即往老師處，一奚童挾書囊以隨，新雨初過，階石潤滑，偶不慎顛躓，踐及宦子之衣，徧沾泥污，宦子忿不可遏，遽舉足蹴之，童年稚力弱，立墮數步以外，厥狀如死，宦子昂然入室，不以爲意，老師亟以前藥灌之，竟得復甦，宦子慮受譴責，惶悚不自安，而老師殊未呵斥，但喟然興歎而已。宦子既數厄於老師，知無可得逞，不復梗命，晨往夕返，作息有時，而老師猶以爲未足，令於書室別設一榻，伴之寢處，宦子益窘，且以老師虛擁皋比，未嘗施教，惟令長日坐對，不交一語，略如老僧入定而已，數日後，漸勿能耐，時時起立，或竟就庭中盤散，以舒筋骸，老師呵之，則曰：「自知跡弛不羈之材，未慣幽於斗室，閒居已久，



吾師經文緯武，靡所勿工，獨不能授以薄技，用慰堂上之望耶？」老師哂曰：「吾技非常，習之不盡，然子劣性未除，無可施教，必默化潛移，多經時日，庶可有濟耳。」因使館僮搜捕草虫之屬，多至數百，貯以竹籠，示於宦子曰：「子性嗜殺，久困樊籠，度終不得快意，籠中物當恣汝殺之，以足消永晝也，宦子方苦無聊，得之甚喜，隨意採取，折翼斷足，以爲笑樂。物雖冥頑，亦知畏死，輾轉奔避，冀得自免，即已落掌中，去其半體，一息僅存，猶蠕蠕作動，不甘待死，厥狀甚慘，宦子亦爲索然興盡，自斂其手，老師顧之曰：『子欲得毋已饜耶？』宦子爲之領首，視籠中物已去其泰半，僅餘蟋蟀數十，以形體渺小，未受傷殘，老師令移實瓦缶，覆之以蓋，越數日，復使啓視，則虫以乏食故，同類相殘，齧齒不止，弱者俱盡，而強者亦瘡痍偏體，勇力盡失，去死已僅一間，卽語之曰：『好勇鬥狠，終必自速其死，不徒物類，人亦如斯，當垂以爲戒也。』宦子意稍動，然會不旋踵，卽已漠然忘之，老師復請於其父，使告庖人，凡遇屠宰，必報宦子往觀，宦固鐘鳴鼎食之家，烹羊炰豕，無日不有，每殺雞鴨，尤往往多至數十，老師預屬庖人，凡遇宰割雞豚，故稍緩其死，令備受慘苦，以資警惕，宦子初以爲戕生適足投其所好，欣然往觀，乃庖人之割雞，僅略斷喉咽，擲之於地，暫未畢命，負痛疾走，血涔涔下滴不已，必經時炊許，血盡力竭，始奄然倒斃，生者於傍瞰視，自知不免，叢棘萬狀，引吭悲啼，如求釋宥，及庖人探手入壻，則鼓翼引避，及經入腕，其鳴益哀，宦子亦爲之動容，不敢復留，嗒然以返，日中具飯，視壻中所陳鷄鶩之屬，屏不下箸，老師詢其故，則曰：「羽族被屠甚苦，頃所見慘狀，歷歷猶在心目，舉彼血肉，快我朵頤，雖食亦未易下咽也。」老師撫掌曰：「聞其聲不忍食其肉，子之所爲，實已近道，相從未久，不圖勇猛精進乃至於此也。」自此日夕導往庖廚，若羊豕之被割割，魚蝦之受烹煮，均悉令縱觀無遺，宦子益動悲愍之

念，屏絕腥膻，長年蔬食，而老師則飽飫肥鮮如故，惟亦不以相強耳。宦子長日伴之靜坐，足跡不越戶庭，射獵犬馬之好，捐除殆盡，無所事事，倍覺晝長於歲，不可復耐，屢請於老師，縱之出游，一舒胸臆，老師笑曰：「玉食錦衣，未用勞心糜力，亦已足矣，僕僕道塗，又何爲者？」竟不之許，積久，亦遂安之。一歲後，宦子盡去驕矜橫暴之習，緘默寡言。卽遇僮僕，亦藹然有容，與昔迥異，老師語於其父曰：「食祿經年，幸未辱命，令子之疾，已去其十九，再加磨琢，大成猶可望也。」翌日，謂宦子曰：「子幽居已久，當苦悶塞，茲當伴汝往郊野，以快胸臆。」宦子殊無所動，但曰：「習靜既慣，不復思動，師苟有興，獨行可耳。」老師強之，始相隨而行，僕御爲備鞍馬，宦子意似勿欲，目視老師，師笑曰：「吾雖衰老，腰腳猶康，固無需乎此也。」徒步出門，其行甚速，宦子亦舍騎從之，差可踵及，旣抵郊外，有烏鴉止於樹杪，向之狂噪，老師返顧曰：「是物亦大可惡，聞子曾習弓弩，盍爲取之。」宦子曰：「藝雖習此，而荒疎已久，弓矢塵封，不知拋擲何所，且今茲出遊，原爲留連光景，悅性怡神，固不必多戕生物，資爲笑樂也。」老師曰：「子旣勿樂爲此，當小試吾技，以祓不祥，」卽俛拾石子，大僅如豆，向空遙擲，鴉已翩然下墮，宦子拾而視之，則足已受創，不能起立，心頗憐之，偶憶懷有良藥，卽代敷治患處，縱之樹間，且請於老師曰：「雖出惡聲，由於天賦，鴉誠無罪，不如釋之，」老師殊不置答，微笑而已，又行數十里，以時值盛夏，殊苦燥熱，汗流吻噪，漸不可忍，見道傍有圃，結瓜瓞纍，爲之饑涎欲滴，老師窺其意，摘其巨者，分而食之，宦子曰：「瓜固有主人，不告而取，復與盜賊何異，當有以償之。」卽探囊出錢，縛之瓜蔓，始徐徐啖瓜使盡，而瓜田夙有邏者，以爲竊食，盛怒而來，辱罵不止，宦子未及聲辨，田夫已力披其頰，宦子側避，復以所攜耒柄，橫擊其脛，宦子仍勿與較，疾趨百武以外，追之不及，復遷怒

於老師，力搗其背，老師哂曰：『咬子一瓜，已酬十倍之值，乃猶相仇至此，子豈真糊塗耶？』格之以臂，未柄已騰擲於數武以外，信手捉田夫之臂，曳往審視，則錢固繫於瓜蔓，語殊非妄。田夫慚甚，無地自容，老師笑遺之，始泥首謝過，逡巡自去。老師顧之曰：『田夫冥頑至此，吾亦深爲不平，子獨勿欲薄加懲處，且此愴色厲內荏，虛有其表，苟真與子相角，不啻以卵擊石，胡竟任之遠颺耶？』宦子曰：『擅盜人瓜，曲在於我，苟報以惡聲，必至劇鬥，如有傷殘，益增罪戾，不若寧人息事，避其鋒之爲得也。』老師撫掌曰：『平於釋躁，乃超凡入聖之基，自今而後，可以授子以技矣。』不復延停，挈之俱歸，先授以孔孟之道，窮源竟委，滔滔不竭，宦子固有夙慧，特爲物欲所蔽，習性漸遠，今得老師誘掖提撕，豁然省悟，有如脫身幽獄，重睹光明，舉一反三，所學日進，不久卽已博通經史，援筆爲文，可驚宿儒，其父大悅，感稱老師之功，將以千金爲報，老師曰：『令子美材，僅通一藝，殊未爲足，當再教以武技，藉投所好。』遂授以弓馬韜略，下逮技擊緣檣，莫不精擅，而宦子秉承師教，技雖大成，益虛懷若谷，好讓不爭，卽待童僕，亦藹然有容，與昔迥異，值秋試期近，老師請於宦曰：『功名固無足道，而令子徒具雋才，無以自見，亦爲可惜，不如令入闈小試，苟非盲主司，掄元可必，老朽固不慣作妄語也。』宦固期望甚切，卽令赴試，一舉而捷，名列榜首，輕於拾芥，自此連捷南宮，聲名鶴起，老師復曰：『子氣度豪邁，非玉堂金馬中人，卽此已足，不如改入武闈，一炫所學。』宦子從之，則已承平日久，武備弛廢，應試者多爲市井少年，濫竿充數，其技絕無足觀，宦子益不作第二人想，累戰皆捷，舉武進士，鄉里交譽不止，老師旋往辭於宦曰：『渥承厚待，感德銘心，今子得成名，善事已了，可以去矣。』宦大駭曰：『豚兒樗櫟之材，不遇大匠，焉有今日，奉養終老，乃分之宜，胡得遽言去耶？』老師曰：『吾平生行跡無定，不受拘牽，坐食

於此，亦殊非計，且夙以師保自居，少年之欲從而請業者，爲數綦夥，不能以教一人故，盡使向隅也。」  
宦終以老師之去，其子或將復萌故態爲慮，老師曰：「吾相人多矣，未嘗有失，公子茲已功成名達，前程無限，兒時情態，遺忘殆盡，決不至再蹈前轍，可毋容爲抱杞憂也。」相辭以去，宦感其德，贈以千金，老師曰：「吾無家室爲累，積財又將何用，不若以之周濟貧黎，爲哲嗣造福也。」宦強之，僅取百金以去，宦子送往郊外，揮淚不止，老師曰：「吾年已衰老，憚於遠行，足跡不出千里，當常相存問，可毋惜別也。」宦子始悵然以返，老師止於鄰邑，仍以授徒爲業，時人夙諗宦子無賴，而能折節讀書，致身顯達，咸歸功於老師，以爲挾有異術，爭欲以子弟相委，漸至應接不暇，老師始嚴加甄選，所留者悉爲鶩鈍頑劣不堪施教之輩，若薄具品學者，反盡遣去，曰：「汝曹皆可造之才，得師甚易，固無煩老拙之耳提面命也。」其地有某富翁，積資千萬，享用比於王侯，後房之寵，多至十數，垂老始得一子，溺愛逾恆，衣食玩好，一任取擇，惟恐稍拂其意，子又稟賦特殊。年十二，已通人道，軀幹偉岸，不亞成人，一日，瞰母外出，竟鍵戶污其侍婢，母既歸，窺婢淚痕盈頰，異而詰之，婢勿敢隱，垂涕直陳，母初猶勿信，驗之果然，恐揚諸於外，徒遭物議，卽亦任之，子胆益張，復污及他婢，卽傭婦亦不能免，爲翁所悉，日施訓誡，其子終置若罔聞，其行益肆，漸至白晝狎嫖，以書室作陽臺，且夕戕伐，樂之不疲，委身相從者，咸有賞賚，金帛隨手揮灑，略不吝惜。或稍忤其旨，則鞭笞隨之，有創重致死者，諸婢無可却避，惟有曲意承歡，以償其欲，而意殊未饜，復蒸其庶母殆徧，門庭之內，略無完人。穢聲四播，戚族相戒無敢輕入其居者。翁忿恚欲絕，屢欲置之於死，輒以膝下別無所出，祇賴情深，不忍相舍而止。其子質亦聰慧，顧耽於逸樂，視典籍如仇讎，館誦稍加督責，卽以惡聲相加，或詔以賢賢易色之道，益盛怒而起，攬案頭書焚之，師

不能堪，輒中道辭去，不盈一月，翁無如之何，惟有且暮撫膺號泣而已。會有以老師相薦者，盛稱其立懦廉頑，具有妙術，非坐困青氈口誦高頭講章者可比，翁亦夙耳其名，立具千金爲贄，躬往延聘。老師叩以氣質何似，則曰：『亦無異常人，惟好淫耳。』老師笑曰：『令子稟賦既殊，縱慾復甚，非假以時日，癩癖未易除也』。請導往觀之，翁使其子出見，容顏亦頗韶秀，惟清癯特甚，兩目不華，似大病初起耳。睨視老師，長揖不拜，態絕驕倨，翁顧之曰：『長此荒淫，不知自返，終必短命以死，汝之一身，固不足惜，而列祖與宗，皆將爲若敖氏之鬼，能毋堪恫，茲已爲子覓得明師，使能聽受訓誨，矢志自新，善圖晚蓋，或猶非晚也。』子嘿然無以應，翁既退，子忿然曰：『人生不過數十寒暑，貴能適志賞心，及時行樂，徒事咕嗶，又何爲者，老悖殊不解事，乃往招得村學究來，將資以困我，得毋可笑耶。』言已，瞋目視老師，似將尋釁，老師笑語之曰：『公子毋躁急，容老拙得盡所言，如其有失，再施詆諆，則師出有名，詎不甚善，實告公子，吾實百無一長，惟能隨諸少年作戲，聲色犬馬，咸所熟知，故能投其所好，備受推崇，復荷尊公謬采虛聲，得儻講席，知己之感，沒齒不忘，今後當惟公子之命是從，鵠候驅策，決不踵效常流，以詩書相溷也。』子素好受人阿諛，以老師之辭卑而態恭也，色已稍霽，曰：『吾素居無伴，得子之來，亦足快意，苟能盡如所言，必有以報。』既退，老師往語於翁曰：『令子所患，僅在好色縱欲，匡救不難，然操之過激，反足僨事，譬諸治水，當因勢而利導之，以收疏濬之功，設徒事壅阻，則汜濫堪虞矣，然令子沉溺已深，非且夕所可奏效，幸畀以千金，別給精舍，使令子從吾以居，遇事勿相過問，多假時日，必有以報命也。』翁徵諸鄉里輿論，知老師實爲異人，所言非虛誑，卽盡如所請，居以別墅，僮僕飲食，供奉無缺，且詔其宅中主計，凡老師有所需，數無鉅細，悉隨時畀給，毋得稍延。部署既已，老師卽

挈翁子俱往，子莫解其意，異而詢之，老師笑曰：『但從我往，必有佳境，茲猶未可盡洩也。』子忿然曰：『子毋惺惺作態，吾固知之已審，必老父慮我日與諸婢淫戲，故商之於子，別卜新居，將使盡捐粉黛，塊然獨處耳，計亦狡惡，吾寧死亦不願奉命也。』老師大笑曰：『吾但爲子謀耳，又何預尊公事者，子自謂好色，實則去此猶遠，亦與登徒子之擁得黃臉婆，卽以西子南威相目者無殊，尊婢悉已見之，罕見可寓目者，子獨嗜痴成癖，樂此不疲，得不爲人所匿笑耶？』子曰：『吾所見誠不廣，然足跡不出戶闕，卽有佳麗，何由致之？』老師曰：『吾所以居子於是，固爲此耳，子猶諸生長原隰者，偶見培塿，卽欣然自得，以爲泰岱不足比比其高，吾今將使之徧游五嶽，藉得一拓眼界。吾當少年時，亦嘗受困於脂圍粉陣，遊倦歸來，薄具心得，故可自儕於讖途老馬之列也。百步之內，必有芳草，吾已爲子選擇少艾，以備後房之寵，環肥瘦燕，各盡其妍，曩所曠諸婢，固當以土苴視之，詎尙欲縈諸懷抱耶？』子喜甚，請卽導往縱觀，老師曰：『部署未竣，子姑稍安毋躁，今夕但留居於此，以爲我伴可耳。』是夜，老師見其輾轉不能成寐，初猶搗枕搥牀，浩歎不輟，漸則倉皇以起，繞室疾走，呼之不應，狀如狂易，甚至揮拳擊柱，訇然作聲，指破血股，亦不自知痛。老師顧而歎曰：『惡癖累人，竟至於此，使勿乞援於我，此子尙有生望耶。』卽汲涼水，驟灌其頂，子始覺肢體鬆弛，嗒然就坐，然猶雙睛努赤，怒視不瞬，令人心悸。老師故詢之曰：『子困頓若此，豈又遭疾耶？』子曰：『吾固無疾，惟一夕不御女，卽覺百脈岔張，竟體無可安置，故耽之成癖，經歲不能獨宿耳。』老師微喟。翌日，挾巨金往曲院，商諸鴉姑，選娼女之有姿而善淫者，許以重酬，挈之以歸，數有不足，則別求之於他處，共得十數人，悉令描眉作髻，傅粉塗脂，自後戶以入，匿於別室，勿爲所知，翁子素居數日，深苦寂寞，竊意老師相誑，頗致怨懟，老師笑曰：『吾已爲子覓

得溫柔鄉安樂窩，近在咫尺，可勿他求。」子莫知所解，老師即引入後室，重門甫闢，卽有異香冉冉而出，非麝非蘭，令人心醉，褰幃以入，則室中盡鋪錦刻，厚可寸許，四壁張祕戲圖殆滿，悉出名手摩繪，男歡女愛。盡態極妍，多爲夙所未見。東西各設巨鏡，蓋與人齊，其間方廣，不過數丈，而如入迷樓曲室，令人魄盪魂銷，莫能自主。老師叩之曰：「藏嬌之窟，迷香之洞，固子寤寐求之而不獲者，今已身歷其境，以視尊居，亦差勝否？」子曰：「雖處勝地，未見佳人，徒令心旌搖曳，無可復耐耳。」老師大笑，彈壁作聲，卽有樂聲徐起，管絃交作，門呀然洞闢，少女八九人，聯翩以出，無不鸞衣鳳帶，妝束入時，鬢齒折腰，風情難畫，各挾箏琶簫管，繞之成圍，吹奏悉多靡靡之音，復有歌者，曼聲和之，所度皆淫詞豔曲，刻劃入微，不堪入耳，子益爲之神迷心醉，隨之盤旋起舞，態如狂癡，嗣竟摟一摳笛雛姬，強褫其衣，將行非禮，老師見狀，遽撮口作聲，衆樂並止，諸姬咸奔入後室，弛其衣履，不着一絲，相挽而出，繞之成環，有如肉屏錦帳，子方目定神馳，將欲擇肥而噬。忽聞老師喚曰：「凡此粉白黛綠者流，皆爲子而設，可恣意行樂，勿用顧忌也。」子聞聲返顧，則老師已匿入別室，呼之不應，時已欲餒升騰，徧體如熾，亟亦解除衣履，奔赴圍中，與諸姬相鬪，爭奇鬪勝，盡態極妍。子雖老於此道，然所曠多爲侍婢，未解風情，難獲逞意。茲則所遇者悉爲花叢宿將，具有別才，有殊流俗。子以一身而當十倍之敵，欲仙欲死，困頓不堪。諸姬始扶之入幃，沉沉欲睡。老師忽趨前語之曰：「今日之會樂乎？」子微應曰：「其樂無儔，然非吾師之力，安得有此。」言已，酣睡如故，老師亦悄然以去。中夜子醒，略進飲食，視諸姬猶相守未去，爲之意動，鬪戲如故。老師慮其積久生厭，復時時爲易少艾，更番入侍。自茲眠食無定，日夕聚於一室，以淫媾爲常課，子雖軀體強健，天賦過人，終以戕伐太甚，漸覺不支。翁自遣其子，遵老師囑，勿

加存問，隨往僮僕，雖多有知其事，亦闕勿敢言，數月後，子羸瘠益甚，漸至咯血，蟄處斗室，略無且暮，除與諸妓狎戲而外，幾不知人世間尙有何事，漸耳鳴目眩，步履維艱，瘵疾將成，精力銳減，頗欲宿於別室，藉得小休，顧爲羣姬牽挽，鬪寵爭妍，使之勿遑寧息，而疾亦因之日亟，僕勿敢復隱，陳之主人，翁大駭，躬往覘之，老師出迓，翁曰：「豚兒幸承明誨，當已默化潛移，氣質盡變，亦許得一把晤，以盡牴牾之私也乎？」老師曰：「令子所患，方在根治，不久可奏膚功，苟中途而廢，則雖孔孟再起亦無由導之正軌，欲謀相見，尙非其時，吾身尙重任，決不至漠然坐視，尸位自安也。」翁一再以之爲請，老師曰：「令子既居於此，不宜多見家人，當使于穴隙觀之，倘有所見，請守緘默，慎毋因此敗吾事也。」翁諾之，老師卽導往窗外，揭去片紙，就而竊之，則子與諸姬方裸體奔逐，如開無遮之會，復有豔歌冶樂，從而和之，穢褻荒淫，直爲目所未覩，爲之駭絕，方欲厲聲呵叱，而老師已自後堅握其口，挾之外出，相離既遠，始縱之就坐，翁大慟曰：「與子何仇，乃必爲禍至此，吾兒爲色慾所困，慮其不獲永年，故乞加以提撕，俾知悔改，乃子初而揚湯止沸，轉且推波助瀾，必欲寘之絕地，始得快心，吾兒以血肉之軀，日供如許妖姬蕩婦之陵削，譬諸柔條嫩葉，周旋於百千斤斧之間，又焉得而不死耶？」老師笑曰：「善用藥者，不遺砒鴆，令子縱情聲色，等諸病入膏肓，非施以嚴峻之劑，未由匡救，設幽居一室，使嬰嬰宛宛者流，勿爲所見，則終必困頓以死，良非善策，不如任所欲爲，勿加約束，興盡必且自返，有如治水，徒事壅遏，因不如疏濬之爲愈也。」翁疑信參半，將挈之以歸，暫獲養息。老師忿然曰：「有子如斯，不如早夭，汝何猶戀戀不能舍耶？」翁始止。子疾既甚，忽恍然大悟，視諸姬如蛇蝎，趨避不遑，雖羣起相鬪，已漠然無動於心。每見老師，輒請挈之以歸。老師勿許，子哀懇益力。老師覩其意誠，始遣諸姬以去，躬出



善藥，爲之治疾，數月始瘥，容光煥發，有逾舊時。子深感老師之德，泥首申謝，至於泣下。老師始攝之俱返。翁大喜過望，然竊慮其復萌故態，惴惴不寧，幸其子既得脫於脂圍粉陣，已知大夢初醒，雖在塵當前，亦且視同羅刹，舊時婢侍，更屬不屑置盼，但追隨於老師之側，跬步勿離。老師察其意誠，始漸教以文章經濟，因心志專一，進境倍速。秋試入闈，一舉獲中，自茲下韓苦讀，目不窺闈，一言一動，無勿出之於禮。翁益奉老師若神明，謀有以爲報，而老師殊無德色，且以所願已償，求去益亟。翁無可相強，贖以千金，老師悉散諸窮乏，雖織芥無所取，挾其破琴斷劍，賃廡以居，仍操舊業。前後所授弟子，不下百數，得以文通武達，顯親揚名者，約得十之三四，卽其下也，亦復專工一藝，凍餒無虞，其善於施教，古今殆無其匹。年逾九十，無疾而逝，弟子無論遠近，悉號泣臨吊，如喪考妣。而宦及翁尤追懷其德不止，各出千金爲之營葬，並令其子廬墓一月，藉以爲報。惟於老師之身世，則罕有知者，頗疑其少年時亦爲蹶弛之才，或以數奇不偶，故流轉江湖，藉設帳授徒，以自求韜晦者耳。

## 柳生夫婦

清代中葉以後，武備不修，將士非塌茸無能，卽驕橫跋扈，禦侮不足，轉以禍民，有徐全魁者，出身行伍，饒有胆略，因緣時會，疊獲遷擢，自百夫之長，輾轉而統率師干，克膺重任，乃暴厲恣睢，日甚一日，惟知侵食餉糈，用以自肥，黎民蒙其害者，更難數計，旋爲言宦所劾，削職以歸，自謂功高被黜，賞罰不明，殊鬱鬱不得志，幸宦囊甚豐，以之設肆營運，富甲一邑，每恃勢凌侮佃民，罔敢與較，地方官吏，亦趨承門下，奉若神明。視婦女之有姿色者，往往篡取以歸，留充下陳，訟之於官，無可得直，道路側目，無如之何。徐雖不讀書，而雅慕四公子之爲人，頗思踵效。又以家居已久，舍姬妾僮僕日夕環侍外，無可共語者，益謀羅致賓客，以解岑寂，且足收爲指臂之助，以備緩急，凡有一技之長，咸予養贍，時值大亂初定，遊民無食者，咸集其家，徐闢舍數十以居之，供奉無缺。顧客皆妄自誇耀，鮮有才技，以視狗盜雞鳴，相去猶遠，而徐亦好惡不常，積久生厭，不能以禮相待，且防爲有司所糾，門客以五十人爲制，餘則贈以少資而去。客過往頻繁，初無奇才異能之士，濁跡其間，而徐所倚爲腹心者，莫非工諛善媚，以助居停爲虐之輩，無一能導之以義者，徐懵然不之覺，猶以當世之孟管平原自命。一日，有夫婦二人，踵門求見，年事並少，惟衣衫破敝，有如懸鶉，囚首垢面，臭穢不可嚮邇。少年尤瘦瘠如大病初起，步履蹇緩，身搖搖欲仆，婦腰纖肩削，舉止婀娜，惟面目爲塵穢所蒙，不可審視；聞者以爲流丐，不敢爲通，少年固哀之，諸僕羣起驅斥，遂至呶競，徐聞聲出，呵曰：『汝曹爲乞食來耶，何嘗張跋扈至此，少年長揖曰：『僕雖不才，尙未敢乞嗟來之食，聞明公好客，特望門投止，思托庇於廣廈耳』，徐亦以其貧囊輕

之，姑問客所能，謂凡吾所延賓客，文通武達，各有所擅，固未有百無一長，而能覩顏獵食者也。少年笑曰：『公誠過慮，世豈有身無一技，而敢江湖流浪，到處爲家者哉，苟假以時日，必有以自見，當不至貽公差也。』徐以其言夸，勿敢蔑視，卽延之入，屢詢邦族，少年曰：『予山左柳氏，佚名已久，卽於已亦不可省憶，遇亂匿居山中，得有全性命，茲聞亂定，故挈吾婦以求食於四方耳。』徐見蟻蝨壘，緣其衣領而出，心頗憎惡，亟爲避座。柳生曰：『公旣惡此，當爲除之，並請一觀薄技。』卽信手撮得數蝨，縱之壁間，蠕蠕而行，柳生顧其婦曰：『頃見汝縫窮褲，藏有針在，盍以相假，作戲以娛居停』。婦解囊出針十數出，纖細逾常製，柳生所立處，距壁約十數武，信手抽針遙擲，竟貫蝨腹，凡十數發，無不中鵠，徐趨前覘之，針悉中於蝨，不差累黍，撫掌笑曰：『果絕技也，子乃何由臻此？』柳生笑曰：『吾儕囊人，經歲不一櫛沐，蚤蠹日漸相親，惟疔瘡之軀，不耐吮吸，時作奇癢，爬搔非易，試以針刺之，洞腹而斃，冬日向陽，輒以此自遣，乞兒慣技，固無足齒數也』。徐令僕從奉以新衣，導往就浴，柳生笑曰：『吾塵穢其外，清白其中，破褐敗絮，固無需乎更易，茲以居停情繫，未敢固辭，顧蚤蠹相從已久，一旦舍去，不能忽然無所動心耳』。浴已，將屈日中，徐適設宴餉諸門客，柳以初至，令陪末座，而別款其婦於內室，客稔柳貧賤，貌尤不揚，疑來自卑田院中，擲揄備至，出語每涉諛諂，柳生充耳不聞，飲噉自若，且具兼人之量，往往餘客未及下箸，柳已攘食殆盡，衆惡其饕餮，側目相視。徐曰：『客得毋苦飢耶，席間肴饌，恐未足以饜子欲』？卽命備一歲肩至，盛以巨盅，眞於其前，柳探懷出匕首，燦爛如銀，就而切之，入口咀嚼，片時俱盡，庖人復進雙鳧，亦並啖之，衆益不平，卽有請者曰：『君具兼人之量，當非負腹者流，幸賜縱觀妙技，以拓眼界。』柳遜謝曰：『吾但工飲啖耳，苟有所能，何至寄人籬下，彈缺呼魚，

爲天下豪俊所齒冷耶！」衆知其相誚，必欲當筵辱之，請益力，柳生笑曰：「吾技亦猶於人，殊猥瑣不堪寓目，姑妄試之，有污尊目，幸勿爲罪。」時當季夏，青蠅麀集，奚僮麾以塵拂，去而復至，營營勿息，柳生卽指以語衆曰：「么麼微物，徒知逐臭附膻，抑何可惡，當爲除之，以博一粲。」見有蠅飛越其前，卽舉筋夾持之，委置案上，百不失一，移時飛蠅已盡，案頭伏屍纍纍，客試撥而視之，他無所傷，惟首已破裂，徧察諸蠅，無不皆然，柳忽目視梁上曰：「尙有餘孽，未可縱使漏網，」聳身一躍，離地殆可數丈，仍以箸夾蠅而下，墮地無聲，衆始稱異，徐亦爲盡一巨觥，其婦侍徐夫人飲於園林深處，已易新妝，雪膚花貌，一經浣滌，如蓮出污泥，益增秀逸，吐詞亦溫雅，無江湖市井氣息，徐夫人固慈祥端重，心頗然之，適有雙鳳子飛翔花底，其大如盃，色彩絢麗，徐有幼女，方在髻齡，見而悅之，令侍婢揮扇撲擊，蝶倉皇飛逸，高不可及，女翹首遙矚，似頗悵惘。婦離席起曰：「女公子殆欲生致之耶，幸行未及遠，當爲稍效棉力，卽於袖中出一針，穿以彩線，長可數丈，向空投擲，針已中蝶尾，信手穿曳，蝶竟隨綫而下，婦亟以付女，視餘一蝶，以失伴故，飛猶未遠，復發針如前，亦應手而下，仍縛之以綫，使於筵前雙飛如故。席終以語於徐，始知柳夫婦咸有技力，卽並館於其家。是夕，柳生方將就寢，而門客中有嫉視之者，故喉嚨犬藏於其室，徐宅中多蓄巨葵，勇悍善鬪，非壯夫所可制，柳甫入室，犬已突出，高躍數尺，將嚙其吭，柳未攜寸械，握中僅有汗巾，卽以揮擊，犬似中巨創，狂嗥却去，顧未及出戶而踏，奚僮燃燭視之，一足已折，不復能健步矣。翌日洩諸於外，無復有輕視之者。徐雖知之，然於此外，柳生夫婦留居月許，亦未見稍顯身手，卽亦淡然忘之，相待與常容無殊，積久漸至厭薄，幸其夫人善視於婦，留之爲伴，得未驅遣，而相待如落寞，每相見，微頷其首而已。諸門客奉徐若神明，趨承顏色，惟恐或後，柳生獨引

以爲恥，羞與衆伍，嘗語人曰：『徐氏多行不義，富貴恐難長保，公等乃不自振技，徒知憑藉冰山，優遊歲月，不亦慎乎？』語聞於徐，心益不懌，將謀陷之，而苦未得間。徐性嗜漁色，後房之寵，多至十數，意猶未足，偶見商人婦，薄有顏色，僞造借券，百計要取之，商人巽弱，勿敢與較，而婦有昆季數人，並工技擊，聞耗大忿，糾集朋儕，要之於途，徐雖擁有徒黨數十，而徒負虛聲，略無鬥志，婦昆季奮勇前驅，奪其姊歸，忿猶未洩，直入徐居，叫囂跳踉，當者無不披靡，門客多有受創者，奔竄殆盡，柳生獨夷然高坐廳事中，敵以其爲徐之爪牙，將摔而毆之，柳身未離座，振臂一揮，傾仆過半，遂勿敢進犯，柳生亦未相迫，日送敵衆之歸，微哂而已。徐匿屏後，已調知其事，於柳雖爲解圍，未能盡其所長，一挫敵鋒，殊慊然於心，因責之曰：『吾聞食人祿者，必忠人之事，自子之來，亦嘗推食解衣，自問相待不薄，乃遇強暴之侵，不脛出其餘技，爲主人張目，獨坐觀成敗，究將何以自解乎？』柳生笑曰：『擇人而事，古訓昭然，苟所依爲堯舜，則赴湯蹈火，非所敢辭，如爲盜跖，方將仗義前驅，剪除凶暴，豈堪助紂爲虐，自居鷹犬耶。』徐大忿，思召徒衆毆辱之，顧憚其武勇，遂巡未敢發。但曰：『子忘豢養恩，乃冒瀆主人，恣意誹謗，此間不可復留，幸別謀枝棲，毋待下逐客之令。』柳生大笑曰：『敬如所命，後會容有期也。』掉首竟去，亦未往別其婦，徐使人跡之，已失所在，婦雖知之，言笑自若，殊未以爲念，徐固儂薄，窺婦有殊色，而柳又遠去，謀乘間挑誘，以充下陳。一日，婦方對鏡晨妝，柳翠樓獨處，錦帳生寒，得母有寂寥之感乎？』婦哂曰：『小兒女闖閫中事，何勞垂注，且男兒桑弧蓬矢，志在四方，安得長爲人鷹犬，株守異鄉；妾自視非尋常脂粉，決者至身化望夫之石也。』徐曰：『柳生貧賤猥瑣，無善足稱，以何因緣，乃

得見賞，空闔獨守，矢志靡他。」婦曰：「人各有志，子恃其財勢，何求不得，姬妾之奉，有逾王侯，曉然胡爲者，豈以我心如石，乃可轉耶？」徐四顧無人，竟趨前擁之，婦俟其將及，聳身微躍，捷如脫兔，已出數尺外，徐不舍，相迫如前，婦無可再避，遽唾其面，如中鐵石，徐受創綦重，失聲號呼，家人趨集，徐以兩手捧面曰：「速爲擒此惡婦，渠因其夫獲罪於余，未忘前愆，乘隙行刺，幸未逞志，苟縱之使去，吾其危矣。」婦哂曰：「殺一僮奴，曾不費力，然尊闔相待甚厚，當推愛屋烏，曲加寬宥，吾夫婦來去自由，興盡卽行，誰復敢相阻者。」諸健僕徇主人意，圍而攻之，婦不耐架隔，張兩臂作旋風舞，凡所着處，械並脫手委地，衆知不敵，倉皇後退，婦卽於人叢中超登垣上，指徐曰：「殺汝徒污吾手，今姑別去，免驚尊闔，且晚將復來，幸善自爲備。」歛然竟去，諸僕攀登高樹覘之，不見其跡，徐攪鏡審視，鼻間着唾處，膚破血溢，已成坎窞，痛楚逾恆，忿恚不已，其婦頗對良人之佻健，奪其閨友；而積威之下，終亦未敢諫阻也。是夜，其黨攜酒榼來，爲徐小壓驚恐，徐卽於堂中設宴款之，列巨燭如臂，光奪白晝，飲方酣，庖人進魚羹，嘗之有異味，臭穢不可入口，審視之，梁上有物滴瀝下墮皿中，方相顧驚愕，卽有湯盆飛擲以下，落徐首上，如覆巨帽，爭翹首仰望，則柳方高坐梁上，笑語曰：「明公安客，乃不及逃人，何寡情若此，然往日曾蒙青睞，衣食於斯，今茲所爲，聊以相報，盆中物與子臭味相投，正可沉瀝一氣，幸毋以爲忤也。」徐亟避席，令門客及僕從之勇健者，以長戟攢刺之，柳隨手掠奪，戟端紛落，卽取而還擲於衆，悉中其腕，棄械反走，柳益笑曰：「雞鷺盈千，何如一鶴，子恃衆以濟惡，而怯敵至此，果何所用耶？」徐慮將不利於己，急走避內室，而令衆羅守，將俟其懈圖之，柳忽飛躍而下，攫取席間樽酒，及肴饌數事，衆方欲掩捕，已仍返梁間，舉觴痛飲，且引吭高歌，聲調激越，衆勿敢逼，相戒無過其下。柳復曰

：『獨酌無伴，令人不懽，且坐視汝儕涎流三尺，亦屬不情，如有劉伶癖者，當引爲同調，相與對酌，遣此長夜，』言未已，卽自梁上作劬斗戲，旋舞而下，信手挾一人，如捉雞雛，還寘梁上，其人悚懼戰慄，慮或傾墮，柳視樽酒已空，始罷飲曰：『子姑留此，吾尙小有勾當，稍選當復來也。』卽蛇行以下，甫及地，又躍登於垣，不知所往，衆始大譁，亟以長梯投其伴下，往報於徐，則鬚眉已盡，方頓足嗟歎不絕，蓋徐見柳已被困，姑入內室小憩，而不無戒心，堅扃雙扉，更以健僕環守室外，以備不虞，乃梁瓦被揭，豁然洞開，柳已自竇中倒懸其身而下，睨之笑曰：『公居此良適，詎知客仍不速而至，有擾清興，實以相告，苟夙有隱慝，怙惡不悛，雖金城湯池，環拱左右，亦能往取其元，如割雞豚，嚴其防範，果奚用耶？』徐知不免，心胆俱落，齒振振有聲，籊之曰：『與子一見如故，見拔於稠人廣衆之中，亦薄有香火情，幸全蟻命，毋再見逼，』柳笑曰：『殺子奚益，徒污吾刃，然一再枉縱，恐淫惡驕恣之習，不易悛改，當小加懲創，以儆後來，卽於懷中抽利刃出，寒光逼人，徐以爲將加害於己，而又夙稔柳生有神技，非可力敵，惟有瞑目待死，願刃雖及面，縱橫跳盪，而殊不覺痛楚，旋聞柳縱聲長嘯，奪戶而出，驚魂始定，周視竟體，殊無所傷，但覺面頰，微有不適，攬鏡自視，鬚眉已盡，似經芟薙，不留毫末，徐自負美丰儀，蓄鬚已久，頗自珍視，一旦喪失，悼痛靡已，知柳夫婦之終不可得也，亟令衆釋兵解圍，屋樑高處，黏有片紙，揭而視之，則固柳之所遺，字效懷素體，微謂世間萬惡，惟淫爲首，公竭盡聲色之奉，猶嫌未足，時復強掠人婦，綜其罪惡，擢髮難數，茲雖暫別，然於公之行藏，無不洞見，苟積習不改，終難貸一死也，徐付諸字籊，罔敢洩於外，忿恚成疾，臥床月餘，始獲小瘥。初猶頗自掩斂，及事過境遷，故態復作，佃戶負麥租兩石，貧不能償，窺其女美，嗾衆篡取以歸，將留爲媵妾，使荐枕席，女矢志不從，號哭竟夜，

徐怒其執拗，鞭之百數，別就一寵姬宿，睡方酣，彼此覺胸間有物爲梗，冷逾冰雪，異而燃燭起視，則徐與姬方交頸而臥，一匕首適當二人之間，插於床榻，深入盈寸，愕然相顧，不知何自而來，忽聞柳生於窗外小語曰：「別來數月，方謂公已革面自新，善圖晚蓋，未意故態依然，不稍懜悟，公既好施鞭撻，曷勿當日加諸於僕，而徒知凌侮弱女，能毋自慚，今與公約，設詰旦而猶未返女於其家者，吾刃必刺公之腹，勿勞尊榻爲之庖代矣。」徐噤不敢聲，蒙被而臥，黎明即起，則匕首已亡失，門窗扃閉如舊，不知其何由出入也，爲之汗流浹背。亟送女歸，且餽以多金，退而歎曰：「柳生夫婦，眞非常人也，吾一介微命，久懸其手，乃一再曲宥，不違忠恕之道，吾以武夫，崛起草莽，囊橐既充，足以終老，天之厚我，可謂至矣，乃恃勢任性所爲，率悖於理，干天所指，寧得善保首領以沒，幸小受挫折，懸崖知返，柳生洵吾諍友，惜已遠去，不獲猷哈明訓爲憾耳。」自此盡散賓客，杜門不出，僮僕有與人爭鬪，每執而撻之，躬往謝過，選姬妾之少艾者，遣歸其家，令別求良匹，餽遺甚豐，會歲大饑，窮黎無所得食，死亡枕藉，徐盡發藏粟，計口頒給，粟盡繼之以金，自鄰邑載菽麥至，邑人得以苟延喘息，歡聲雷動，向之視若蛇蝎者，茲乃奉爲神明，謳歌載道，鄉里稱賢，而資財之耗於是者，亦且過半，而外人不察，以爲非家有銅山金穴，未易臻此，歆羨之餘，不無妒嫉。其境民俗强悍，萑符載道，有司捕務廢弛，莫敢究治，初猶呼嘯村落間，後且侵入城市，殺人越貨，時有所聞，有司於飾辭文過，保其祿位外，絕無善策，盜益驕恣，稔徐擁厚資，覬覦已久，惟以其多蓄死士，防衛森嚴，度不得逞，而日夕窺伺，未嘗稍懈，及聞客已散去，徐又折節改行，不復爲禍鄉里，意其羽翼既除，無可濟惡，不如亟起圖之，爰集黨數十人，乘夜毀垣而入，雖有僮僕，無敢當者，直入內室，盡縛妻孥，徐雖有勇力，而荒廢已久，倉卒應戰，衆寡懸殊，瞬亦被執，鞫問



藏金何所，非以直陳，難貸一死，徐時已金盡，僅存衣物珍玩，無以饜盜欲，撈掠慘酷，皮肉盡脫，復盡褫其妻妾之衣褲而懸之，以火薰炙，哀號輾轉，聲達戶外，亦無敢爲援者，徐喟然歎曰：『吾昔施諸於人者，今乃身受無遺，誰云天道無知，吾爲惡良多，幸逃法網，死於強暴，不爲過矣，』羣盜怒其嘍瀆，擬之以刃，徐引頸受戮，不復作乞憐語，刃已將及，忽有聲自高處來曰：『速去爾刃，幸毋傷我故人。』盜刃果應聲飄墮，人亦踏地不起，餘盜驚顧，則有人伏於梁際，羣起呼噪，其人笑曰：『吾徹夜未眠，衰憊已甚，不暇與若儕作戲，徐公當日不矜細行，惡聲遠被，在理不得令終，然今已幡然改圖，博施濟衆，儼然有長者風，汝曹不犯之於前，而攻其不備，寧勿令遷惡從善者短氣耶，吾亦與有隙，累加侮辱，然今則護持惟恐不及，汝曹勿望得逞也。』不審所握何物，信手揮洒，盜或中於目，或創其指，無不負痛却走，圍遂得解，其人亦一躍而下，徧斷所繫之索，視之固柳生也，徐泥首稱謝，忽又有人自簷下疾飛而入，則爲其婦。曰：『盜已盡耶，吾行較遲，乃累子獨任其勞矣。』柳生笑曰：『小醜作祟，何煩合力圖之，吾匆促來此，未攜寸械，但揭簷瓦碎而彈之，此輩乃不值一擊，曳尾以去，荏弱至此，乃思爲盜，良可笑也。』其婦見徐夫人在，身亦受有微創，亟爲解衣覆之，歡然道故，及家人知盜去，爭來探視，則柳生夫婦已不知於何時離去，徐雖想望殊殷，從此竟不再至。

## 黃巖名捕

浙東民俗强悍，尤以台州一郡爲甚，睚眦小怨，輒拔刀互鬥於市，過者談笑以觀，不相勸阻，卽創重致死，不索償也，市廛之外，悉成盜藪，商賈往往白晝被劫，邑吏畏葸成性，吏役又多巽懦，畏盜如虎，墜不上聞，盜勢愈熾，富家多高其垣墉，且延攬武士，藉以自保，而盜患終無可戢止，每於深夜踰垣而入，飽掠重物以去，雖有衛士，莫可爲禦，舉邑愁歎，皇皇然不可終日。事聞於上憲，立褫郡守之職，而以松陵丁公爲繼，公夙以廉明狷介，見稱於時，下車之始，卽易服出巡，洞燭民隱，以境內多盜，而吏役率老弱場井，無可相制，因嚴予甄別，凡技力不充者，悉遭沙汰，而別選良材爲代。顧官中執役者，例不支薪給，卽有之，赤不足供饘粥所需，惟有巧取豪奪，用以自肥，而公又馭下綦嚴，毋使擾民，故罕有應召者，公遂貨其故里田宅，躬自解囊，出厚祿以養之，豪勇之士，始聞風來歸，漸成勁旅，四出搜索，屢獲劇盜，公慮其復遁，輒先付大辟，而後陳之於上，盜患得以稍弭，但未能絕跡耳。一夕，公秉燭坐於後堂，批閱案牘，漏已三下，猶未就寐，役者爲之具食，則豆漿一器及粗饅數事而已，公且食且歎曰：『吾忝膺朝命，服官是鄉，夕惕朝乾，幸免隕越，乃不雨已久，旱象將成，佃民終日勞勞，食不得飽，吾獨飲啖如故，心何以安。』從者撤其去，公見牘中多有涉及盜案者，復喟然曰：『此輩衣食不周，挺而走險，亦無足異，不教而誅，其情可憫，惟治亂國者，必藉嚴刑，吾但知持平折獄，不至內疚神明足矣，以云枉殺，則愧非聖賢，千慮必有一失，恐終無可免也。』嗟歎未已，忽樞間有人歎然而下，視之則爲一中年男子，帕首束腰，挾有利刃，兀立案前，公殊勿驚怖，昂然引頸曰：『睹子神態，不爲探囊胝篋而來，吾頭具在

，可卽將去。』男子笑曰：『自子之來，吾徒傷殘已多，故欲伺隙相圖耳，然苟能善圖晚蓋，不復爲仇，則貸子一死，亦無不可。』公忿然曰：『吾與盜並不立，寧一死以謝盜，不能坐視爲害閭閻，流毒無盡也。』男子怒，舉刃斫之，公端坐如故，神色不移，刃已將及，男子忽縮於其前曰：『公神人也，何敢相戲，某實爲盜，初意原在殺公，乃潛伏屋梁，備窺行止，深覺廉明寬厚，當世無多，雖屬愚頑，亦爲傾服，倘不見拒，竊願革面洗心，以供驅策，一州之盜，技無有出於吾上者，一入公門，舊時羽翼，必聞風遠遁，公亦庶可盡釋煩憂矣。』公大喜，引之使起曰：『得壯士爲助，吾願遂矣，惟盜患未已，如以隣國爲憂，心有未安，不若兼施剿撫，杜絕根株，較易收效也。』因叩其姓氏，則曰：『陸氏飛虎，半生爲盜，已離父母之邦遠矣。』公曰：『名不雅馴，吾當爲子易之。』卽名以陸英，擢爲捕役之長，厚給衣食，使往招其餘黨。其黨多黃巖籍，與之同里閭，奉侍甚謹，咸聞風來歸，陸擇其技之良者，留資臂助，餘並酌贈錢米，使之改營負販，藉得自活，公亦盡釋獄中諸盜，予以自新，盜患遂止，公嘉其功，欲擢爲武弁，而陸一再固辭，願終身隨侍左右。旋以隣邑洪水爲災，閭中大荒，盜乃四起，漸且侵入隣省，境內巨戶，每有被盜者，幸陸勇於任事，才技過人，案發輒爲破獲，盜無可逞，羣以陸爲不義，欲除之以洩忿，嘗以健者四人，伏深巷中，乘隙圖之，陸飲於市肆，薄醉始歸，猶未及門，盜已遮於其前，出刃攢刺，陸大怒，酒力盡消，卽徒手與角，盡奪其刃，盜亦矯健，相率躍登屋上，大聲曰：『茲雖暫去，終必有以相報，幸其慎旃。』陸以地勢幽僻，勿敢窮追，然亦未以爲意，而茲四人者，固劇賊梁燕之徒，旣不得逞，返告其師，梁燕夙有勇名，技速出陸上，聞而笑曰：『陸氏亦嘗作賊，今乃爲官中鷹犬，不肖尤甚，然其技猶難，不足以污吾刃，當使小受驚恐，勿復與吾輩爲仇。』時藩署在虎林，藏鏹其富，且夕有兵投邏守，戒備

秦賊，忽爲盜潛入，竊金盈萬，大索不獲，藩司方盛怒，而盜又續至，失金亦如前數，且留有一束，大書於其上曰：『欲謀相捕，當使黃巖陸英，餘子碌碌，無足憚也。』藩司諗陸英在公處執役，疑或與盜通，飭公爲召陸至，立飛鎗令捕盜，以旬日爲期，苟不得盜，將鞭笞以死，陸初來省垣，又少臂助，四出偵詢，略無朕兆，且以藩司詞色驕倨，心實不平，欲棄之潛遁，而恐爲公累，終復暫止，越五日，猶無所得，以茗肆座客甚衆，或可探得盜蹤，卽入座品茗，就而共語，則所述多浮愆之談，無裨於用，爽然歸座，忽有一少年止於傍座，服飾麗都，舉止溫雅，手持泥金扇筴，望而知爲儒士，命茶已，徐揮其筴，審視所作書畫，意甚閒暇，杯中有積垢，出巾拂拭，不能盡去，使肆中人易之，事冗不遽至，惟略應曰：『吾具日必浣滌，胡得有垢。』少年待其至，以一指插林中曰：『塵垢已滿，尙得云潔耶？』杯底立現一孔，如被錐刺，若已涓涓外溢不止，肆人大恐，亟爲別易一杯，少年色始稍霽，陸知爲非常人，頗置疑詫，惟靜以視之，目不傍瞬，少年顧之而笑，擲錢於案，離肆以去，陸亦起尾之，相去可數十武，而少年步履如飛，略不返顧，出城里許，行近湖濱，時適久雨初霽，前有積水一泓，不能飛渡，少年方易新鞵，似有所顧惜，不願涉水以行，適有兩漁父經於其側，少年突前攫其笠投之水中，足履其上，飛行而過，漁夫相顧愕然，不敢與爭，入水拾取簞笠以去。陸則繞道以過，尾隨如故，少年忽迴顧曰：『汝意吾已知之，今夜終將造訪，居址何在，盍以見示，吾行蹤未定，往宿何所，刻猶未自知，相隨無益，恐反於子有不利也。』陸悚然却退，少年亦拱揖而去。陸因止於旅舍，而行藏甚祕，人無有識之者，旣歸，益惴惴不能自安，語於肆主人曰：『吾外出久，得毋有客見訪？』主人曰：『有之，爲一少年，冠服鮮美，告以勿在，猶疾驅入室，吾徒慮有他故，尾之以往，則少年僅就榻上小坐，卽復辭去，云明日或當復來也。』陸知爲頃所觀者，度

後遠出已上，驚怖益甚，又以此行忽促上道，未挈夥伴，僅有一捕相從，居於一鄰室，姑以相告，其伴亦躊躇無良策，但曰：『盜止一人，吾儕拚終宵不寐，嚴爲戒備，當可無虞也。』陸微哂，往拾磚石，墊其床足，較昔高出盈尺，虛掩帳幃，而自與其伴，就床後藉草而睡，手不釋刃，以備不測。三鼓垂盡，忽聞風聲颯然，窗已呼然洞開，卽有物刺入床沿，震震作聲，其伴將躍起以覘其異，陸亟止之，自床後笑曰：『客眼力大佳，昔未中耳。』卽聞少年自戶外語曰：『子亦狡猾，然吾志不在相仇，薄有餽贖，可卽將去。』陸終不敢外出，及天已達曙，度少年已去，始與其伴出視，則一七首晶瑩奪目，入本可數寸，力拔始出，使勿早移其榻者，且已貫脅而死，案上陳白金十笏，利刃一柄，其伴不解其意，陸曰：『威脅利誘，盜亦可謂竭其能事，其旨固在促我速去，毋爲之梗，使留金屏刃，則盜將以貪夫相目，徒爲所笑，然苟收刃還金，則又不啻示以未能相舍，其危益甚，不如並竄之，故張疑陣，以緩其兵，』伴亦稱善。翌日，挈金與刃，密陳之於藩司，具道所經，使人往視其室，床緣果有刀痕甚深，始爲色霽，陸因請寬假時日，卽亦見諾，顧陸雖知盜未遠颺，而憚其技勇，無術捕致，憂心如擣，一夜，少年復伏於屋上，呼其名而語之曰：『汝爲名捕，儔不知之，乃奉召而來，可無建樹，怯懦不殊鼯鼠，盜又登堂入室，猶不思起而逮捕，豈將待其自縛來歸耶？』陸噤不敢答，其伴忿甚，抱刀逕出，阻之不及，但聞屋上，兵刃觸擊成聲，方欲往助，其伴已顛仆，亟以手承之，得未成傷，惟股間已被刀創，流血不止耳。亟扶之入室，屏息不語，少年知陸終無鬥志，則大笑以去，陸出善藥爲其伴療創，叨以所遭，則曰：『少年軀體文弱，而悍勇無匹，鬥未數合，吾刃卽爲所格，飛墮簷下，引避不及，刃落如風，而吾股洞矣。』陸歎曰：『固知少年非可爲敵，吾技雖差勝於子，然苟與周旋，無有不敗，吾爲盜十載，充役半之，所遇強敵，不下百數，然勇如此子，實

所未遭，江湖奔走，徒負虛聲，不圖鍛羽於此，首領不復得保，可哀甚矣。」相對愁歎，而是夕藩署復有捷盜潛入，其寵姬珍飾，盡爲掠取以去，藩司大怒，捕役無不被杖，陸以來自異邑，得邀寬免，而比限益嚴，雖稔仍屬少年所爲，而終無可制勝，繞室徬徨，無所爲計。姑出游郭外，冀有所遇，適值村人釀資演劇酬神，觀者雲集，疑盜或匿跡其間，因雜衆中偵之，陸目力銳利，可及干步以外，果見少年緩步而來，排衆而入，衆如有重物推挽，左右傾側，立現小徑，少年行於其間，殊不費力，瞬息已至臺前，衆怒目相視，莫敢如何，陸思蹕於其後，而懼爲所見，故潛匿其後，而少年已遙見之，招之以手，陸視若無睹，側立以避之，台上方演武劇，鉦鼓喧闐，優人跌撲翻騰，極盡能事，衆皆翹荷以觀，陸亦爲之游目，忽有人自後微撫其背，異而返顧，則固少年也，引入場外，笑語之曰：「子志欲得我，乃前者趨訪華居，既未蒙延見，而今復邂逅於此，亦有前緣，倘再失之交臂，能毋爲君深惜耶！」陸曰：「旣承下顧，謹當掬誠以告，吾爲子故，狼狽已甚，然自窳不足爲敵，將別求勇者，以爲臂助耳。」少年笑曰：「吾亦信人，決勿他適，謹以一月爲期，但此間罕有奇才異能之士，吾盡知之，綠木求魚，計亦良左，竊爲子所不取也。」陸慚無以答，少年復曰：「吾無姓氏，別署海燕，子欲相招，但榜於通衢，吾必自至，勿勞相逐也。」飄然竟去，陸亦未敢追跡，信步西行，爲積潦所阻，將謀繞道以過，忽有一僧蹕履而來，鬚眉皓白，容顏憔悴，似年已在耄耋以上，而健步如飛，不搦杖策，見前有潢潦，不能飛渡，而其傍盡爲蓮塘，萬葉田田，如擎翠蓋，僧略一躊躇，即躍登蓮葉，履之以前，身輕如燕，枝梗略不動搖，轉瞬已登彼岸，新鞵殊末沾濡，陸私計少年涉水，尙需籊笠，而僧則且能行於葉上，技似益勝，亟相隨勿捨，僧見有人追隨，知爲所親視，行益迅，幸陸擅輕身術，能日行五百里，肆力狂奔，差得相及，日旣將暮，入山已深，計程已在三百里

外，僧返顧之曰：『居士將何爲，豈以老衲爲盜，故追蹙不舍耶？』陸下拜曰：『將有求於上人，幸毋見拒。』僧曰：『衲與世久絕，且衰病欲死，安得爲助。』陸哀懇不止，僧曰：『日落已久，居士無可得歸，茅庵在望，不如權往棲止。』相將行十數里，如風馳電掣，僧輕捷若無事，而陸則汗流氣促，力勿能支，既抵庵中，則敗屋數椽，簡陋無比，指蒲團肅客就坐，汲泉水以奉之，復入廚下，摸索得乾餛數事，卽以相餉，陸已腹餒，雖覺粗糲，不堪下咽，亦強忍之。既盡，僧始問來意，陸再拜曰：『曩實爲盜，嗣復身爲捕役，冀贖前愆，十年未有隕越，乃盜忽發於省垣，志在相陷，而力薄未可爲制，因循日久，終難逃於刑法，屢欲自殺，徒恐爲盜黨所笑，偶見大師飛行絕跡，當世無儔，敢允一爲將伯，除彼兇頑，以安閭里。』僧曰：『衲復何能，敢勞垂注，居士恐不免虛此一行矣。』陸曰：『大師幸毋過謙，弟子亦薄嫻武事，但於步履之間，已知師工力臻於絕頂，制盜有餘，苟勿垂愍，則弟子寧祝髮於此，追隨左右，打劫剽紳，以了餘生，勿願重摟摩網，備受荼毒矣。』僧曰：『念子意虔，當爲援手，盜爲誰氏，幸以見告。』陸曰：『盜云海燕，技絕精湛，一郡恐無敵手也。』僧笑曰：『此猶雛耳，何足爲畏，燕受業於超塵禪師，後以行止放浪，致見擯於門牆之外，其師與吾同門，工力未臻化境，此子得其緒餘，已足橫行當世，詎不可異，衲行誼差長，雖勝不武，且衰邁癯癯，憚於遠出，當爲子別覓健者，以謀相制，東行不三十里，卽有茅庵，一行者蹴居於是，但傳吾命，待之盡禮，事固無勿諧。』陸留居一宿，味爽卽辭僧循徑以往，果有荒庵，大僅如斗，一行者方捧巨盂進食，中貯脫粟，似極粗糲，所容約可半斗，別無肴饌，而行者甘之如飴，以手掬食，片時俱盡，陸始具陳其事，行者曰：『和尚亦大懶惰，此細事耳，胡勿自往，乃以千人，吾終日獵食，碌碌無休，安有餘暇，爲人捕賊。』陸一再哀懇，長聽不起，且曰：『家雖不豐，而齋飯

菜羹，尙可供具，當不使大師捋腹以歸也。」行者嘿然不語，目視空具，涎流於外，意若未飽，陸窺其形銷骨立，佺瘠逾常，而健飯若此，竊爲驚異，囊中貯有乾牛脯甚夥，然未敢以進，姑詢曰：「大師亦餐牛肉否？」行者大笑曰：「食人亦屬常事，何況乎牛，吾焚修有年，實末茹素，徒以處此窮山，並藜藿亦非易致，故淡泊自甘耳，倘得有肉，幸何如之。」陸卽奉以牛脯，行者噉食立盡，歎曰：「許久不嘗此味，益覺甘美無倫，朵頤大快，既受子賂，當從往一行，他無所需，但能爲我多備梁肉足矣。」陸再拜稱謝，行者曰：「既已諾之，何煩多禮，卽引兩指微挑其膝，陸立騰身而起，力逾千鈞，覺所觸處，麻木不止，知爲異人，相借出山，城郭已邇，行者曰：「燕頗相憚，苟爲察見，必且隱匿，當易服以誘之。」陸卽爲具世俗衣履，於野外易之，始共往旅肆，云係其友，人亦未之異也。陸命肆人具蒸豚十斤，餅則倍之，以奉行者，見而狂喜，不用匕箸，以手攜取，咬盡無餘，陸請益之，則摩腹曰：「忍飢已久，今日始獲一飽，卽此良足，如有餘肉，留備明日之需可矣。」陸遂榜於大道，招燕角技，行者顧之曰：「燕且夕必落網，子將何以處之？」陸曰：「國法具在，當治之如律耳。」行者曰：「依法恐難貸一死，燕雖不軌於正，而佛門廣大，不能相助殺人，謹與子約，如已得燕，幸告諸官中，毋得加戮，不則吾惟有縱之以去耳。」陸曰：「吾亦深惜此子之才，但得成擒，決以性命保之，勿待大師相囑也。」陸視行者未嘗具械，卽出數刃，令其自擇，行者略一審視，卽曰：「吾自皈命空王，卽以常用之刃，沉諸山澗，此並頑鉄，不適於用，幸燕非強敵，可無需乎刃耳。」日既將暮，陸益多具酒肉，供其飽啖，行者曰：「燕視子如無物，既見榜書，不遑久待，今夜必來此，子姑先與小試，吾伺於其後，捕之易矣。」陸謹受教，是夜，行者踞榻而坐，冥然如死，陸則懷刃狙伏伺之，三鼓垂盡，忽聞簷際有人笑曰：「子誠有胆，累敗之餘，乃敢揭示大



道，要吾角藝，豈士別三日，便有薄技足觀耶？吾今如約而至，幸挺身以出，一決勝負，苟再敗北，則啓紳之咎，實在於子，殊未可復道矣。」陸以有行者爲援，胆力驟張，不復答語，疾躍而出，舉刃逕刺其腹，來者果爲海燕，笑格其刃曰：「子亦信人，惜技力不足稱道耳。」躍舞其刃，變化莫測，殊有波譎雲詭之觀，陸目駭神迷，自審勿逮，未及却退，兩刃忽併力相觸，鏗然作聲，陸刃已中斷墮地，燕橫飛一足，重逾千鈞，適中陸之脛股，奄然踏地，燕方仰天長笑，而行者已伺於其後，撫其肩曰：「孺子果何所持，乃敢跋扈至此。」燕覺肩骨已陷，痛澈心髓，亟返刃斫之，行者駢指叩其腕，刃立飛騰丈許，復引掌捉其項，離地以起，如提鷄鷲，擲之階下，燕猶負痛蹶起，超躍簷際，行者踵至，挽之以下，引掌按海燕之項，長蹠不復能起，仰視行者，惶悚失色曰：「子亦吾道先進，奈何助及外人？」行者曰：「汝卽爲盜，何必竊官中物，以矜奇炫勇，諸殺何辜，將因之死於鞭笞之下，吾深憫之，故爲若曹解紛，汝無大惡，罪不至死，已令其設誓，乞憐於官，流配遠塞，以子之技，自非一二解役，所可爲制，然幸毋私遁，否則禍必萬里相跡，不容寬赦，燕俛首不語，而呻吟勿止，陸秉燭視之，頸骨已陷，爲之乞憐，行者卽爲運掌按摩，且探懷出刀圭一撮令服，痛楚頓失，翌日送之於官，藩司令首縣嚴鞫之，燕悉直陳無諱，卽所盜庫金，亦如數繳納：未有所失，例付大辟，而陸堅請貸其一死，以實誓言，叩首無算，至於流血被面，藩司嘉其功，曲從之，燕竟得不死，判戍寧古塔，期以十載，陸返視行者，已不知所往，而名捕之名，因之大著，旣歸故里，始知覆載所及，異人輩出，挾有薄技，未足自矜，卽辭去舊役，杜門養晦，十數年後，偶赴異地，助人經商，忽有人拱揖於道曰：「別來無恙，良堪爲慰，吾得生入玉門，悉承厚贖，今且暫別，相見會有期也。」視之則爲海燕，容色如舊，未見蒼老，方欲趨近與語，則已飄然以去，其行如飛，追之不可及矣。

## 靈璧少婦

長安韓孝廉，才名藉甚，以秦隴大饑，赤地千里，居民無可爲生，相率嘯聚爲盜，禍及閭閻，非有才技，末可自保，則延名師於家，從之習武，以乘質穎慧，師又循循善誘，所學日進。善舞長劍，揮動如風，使人以竹箸盈把，於十步外叢擲之，悉爲劍所格，紛落足下，無一得沾及衣袂者，因以文士而兼擅武事，頗沾然自喜。偶與人相角，無不致勝，家雖素豐，而盜賊無敢瞰於其室者。後薄游華嶽，假宿僧舍，見有黃面瞿曇，形容枯槁，而雙目弈弈有光，晚間不備燈燭，而能於黑暗中操作如故，飯後，挈兩蒲團至，與孝廉相向而坐，孝廉病室中黝黯，頗不自耐，則曰：『山中買燭不易，上人殆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之訓，故無需乎此也。』僧微哂曰：『衲習靜已久，但覺四壁空明，可辨毫芒，何煩秉燭，特居士恐有所未慣耳。』孝廉以其語夸，心竊疑之，適有鼠子經於壁上，窅窅作聲，僧仰望曰：『么麼微物，亦大可惡，昨宵壞吾破衲，以恪遵戒律，未加撲殺，今復來以擾人清夢，固未可輕貸矣。』略聳其軀，探手壁隙，卽攫取一巨鼠以下，舉而相示曰：『作崇者卽是物，山中未蓄狸奴，因無怪跳梁不止耳。』擲之於地，嚶然作聲而斃，孝廉以室中幽晦異常，引掌且不能自辨其指，而僧獨具有慧眼，洞察秋毫，不無可異，因請傳其技，僧曰：『茲已時晚，倦甚欲眠，翌日再以相告可乎。』合掌趺坐，瞬息入夢，孝廉未敢相擾，待至天曙，始復申前請，僧笑曰：『衲實無寸長，惟早歲焚修，童心未改，輒從同儕射鏢擊彈爲樂，雖於黎明薄暮，研習勿怠，漸則昏夜亦能中鵠，歷試不爽，而吾技已成，惟獨處空山，與世久絕，固無所用之耳。』入夜，僧果小試其技，炷香壁間，團簇作梅花形，卽於室外出鏢射之，香悉應手而滅，孝廉拜服。僧留居數月

，悉傳其技，復請授以劍術，則曰：『未嘗習此，不敢妄爲人師也』。孝廉遂辭之以返，研習殊勤，後有劇盜過境，聞孝廉饒於資，將往篡取，破扉而入，其勢洶洶，孝廉未審虛實，不敢應戰，惟隱於暗隙，出鏢射擊，盜衆凡八人，皆有勇力，而鏢至無可爲避，受創過半，不敢再入重地，嗒然以返，而孝廉名益著。後以事赴甘，經於靈璧，佩劍超乘，舉止飛揚，道上見一少婦，纖腰小壓，弱不勝衣，跨小驢駒款段而來，有白髮老奴相從於後，行走殊疾，肩荷一篋，覆以縑帛，不知所貯何物。孝廉以婦少艾有姿，奴復衰老，行於僻徑，易爲強暴所侵，故縱騎尾之，不離百武外，以潛爲之衛，少婦意似知之，亦屢回首顧盼，惟未嘗交語耳。天既垂暮，忽有五騎士出自間道，背弓腰矢，佩有利刃，呼嘯而來，似非良善，故鞭其騎，疾趨過少婦側，行未半里，忽又回騎，與少婦連轡而行，錯綜左右，婦已陷入重圍，孝廉大駭，亟按劍探鏢。潛爲之備，而少婦殊勿措意，前行如故，略無驚懼之色，中有一騎士，顧之曰：『山空徑僻，日暮天寒，五十里內，略無居者，卿將焉歸？』少婦置勿聞，復有一騎士進曰：『是亦何患，有吾徒在，虎狼不足爲畏，卽無可投止，山下固多叢林，濃陰如幄，堪蔽風露，幽邃不殊房園，卿但高臥其中，而吾徒則更番爲侍，可勿致有驚香夢也。』復有一人曰：『子言大謬，桑濮之行，當非知禮者所喜，不如共往吾居，以求永夕之歡，路雖脩阻，而吾騎神駿，苟棄其所乘，由吾抱持以行，猶可及也。』前者大笑曰：『吾兄弟多，卿祇具一體，何以爲供，不若早自審擇，有當意者，相從以歸，視同禁衛，餘子可勿復相犯也。』少婦終不答，而老奴意似甚怒，攘臂欲前，少婦以目止之，孝廉目眦欲裂，劍已離鞘，然以投鼠忌器，慮婦身在圍中，或陷不測，力事容忍，而衆語益狎褻不可聞，行入山後，荆莽偏地，徑益仄仄，一騎士忽大聲曰：『吾徒自許英雄，豈復好色，所言姑聊以相戲耳，子實攜有重裝，速以相獻，可貸一死，不爾且飲吾刃』

。」孝廉諗知爲盜，以相距百武，應援不及，發一鏢，直指一盜之面，盜撥以弓梢，立委於地，鏢又續至，則承之以手，笑曰：「技僅止此，雖有百夫相從，亦復何用。」孝廉色沮，不敢復進，諸騎已奔赴奴前，將奪其篋，老奴殊未具械，但騰足蹴之，一盜已顛仆丈許，少婦徐曰：「選遁道上，一任汝曹調笑，亦已足矣，他事皆可承命，惟此篋中物，則得來不易，殊未許染指也。」諸盜大怒，爭出其刃，意將進犯，少婦不待相近，奮其驍駒，突前掣一盜下馬，如曳巾帨，盜已大呼眩折，旋滾草叢，不復得起，餘騎爭奔，立斫殺兩盜，僅餘二人，不敢復戰，分道奔竄，一盜適過孝廉之前，將從間道逸去，孝廉突揮劍遮之，盜已失其刃，折腰避劍，突出孝廉之後，拳擊其背，立墮馬下，忽聞少婦嬌叱曰：「奴子幸獲漏網，尙敢行兇耶？」卽以所執短刃擲之，直貫其顛，斯須畢命，僅餘一盜，行猶未遠，卽向空發一響箭，聲冷冷然，四野可聞，少婦意頗閒暇，使老奴扶孝廉起，詢以何苦，則所傷殊微，惟肩背作劇痛，不能復騎，老奴立解囊出，刀圭一撮，爲掬泉水，令和以服之，其患頓失，拱揖致謝，少婦答禮已，曰：「高誼熟腸，原屬可感，然茲因細事，兒力足了之，不敢有勞君子也。」語未盡而敵已大集，約得五六十騎，少婦使孝廉匿叢草中，小語曰：「子創初愈，未可爲助也。」老奴索孝廉佩劍，將爲前驅，少婦曰：「子已老悖，未足制敵，於此善守囊橐，並代護持尊客足矣。」老奴始止，盜懼少婦英勇，勿敢逼近，爭彎弓射之，矢如飛蝗，少婦卽以短刃當之，挑撥遮攔，得心應手，矢盡落左右，曾無有沾及衣袂者，相持既久，少婦意似勿耐，忿然曰：「吾婦省父母，悔未攜得弓彈，徒視此輩跳梁，亦大可恨，偶返顧孝廉，見身畔懸有鏢囊，則喜曰：「幸有此物，制敵不難，君已被創，留之無用，不如相假殺敵也。」言未盡，而矢已驟至，老奴方欲

揮劍捍格，少婦已以纖指夾持，折之爲兩，委棄道上，從容解囊以去。上騎驟入敵陣，相去約數十武，出鏢射之，悉中要害，紛紛墮馬，亦有舞刃爲禦者，顧鏢竟絡繹奔赴，有如聯珠，無可爲備，轉瞬已殫盜過半，餘衆知不敵，爭昇屍實騎上，倉皇欲遁，猶故作大言曰：「妮子兇殘至此，必有以報，幸道里居姓氏藉識不忘。」少婦晒曰：「我不慣與鼠子通姓名，既欲雪恥，不尙空言，吾當佇待於此，一任汝曹引類呼朋，以決勝負，天曙勿至，則吾其行矣。」盜衆爲之氣奪，逡巡退去，孝廉撫掌稱快，請復上道。少婦曰：「吾已與盜約，苟先期而去，將爲匿笑，且前行非盡坦途，不如暫止於此，如有警耗，子可安臥無慮，佇待捷音可耳。」孝廉目經挫折，豪氣全消，果承少婦教，不敢復越雷池跬步，時已入夜，冷月懸空，光豔皎潔，老奴就籠中出餼糧，分而啖食，少婦繫驪駒於樹下，跌然其側，不復思睡，孝廉與老奴漸諗，私詢之曰：「若家娘子何人，乃英勇若此？」老奴漫應曰：「此柳府君三娘子，歸省其親，偶道經於此耳。」少婦亦聞之，趨近笑曰：「老奴勿作妄語，吾實爲盜婦，卽母黨亦盡爲綠林之雄，日來薄有所獲，值家君誕辰，特往祝嘏，偶道經於此耳。」孝廉殊不置信，少婦笑曰：「贓物具在，何尙見疑。」卽啓籠示之，所貯悉爲黃金，計可百鎰。叩以何來，則曰：「吾雖爲盜，而自視與頃所遇者有殊，凡所掠取，率爲非義之財，偶外出游行，見有貴官致仕歸里，囊橐甚充，初猶未稔行歲，適天雨被阻，同止於旅舍，貴官囚已捐軒冕，不復循及禮教，以吾爲流娼之儔，遽以遊詞相挑，吾虛與委蛇，薄假辭色，貴官益喜，遽召使侑酒，吾未峻拒，夜闌燭施，貴官屏退侍從，曳吾入室，吾既探知藏金所在，卽出刃脅之，貴官大懼，願納金贖命，吾但取其宦囊之半，縛繫手足，以敗絮杜其口，並削去一耳，以儆貪頑，攜金乘夜出走，亦不暇問其生死矣。」孝廉聞言大駭，殼慄不敢贊一辭，少婦復笑曰：「金貨多寡，吾徒能於車馬足間辨之，屬

歷無爽，頃聞羣盜亦復工此，遂致追隨勿舍，若子囊中所有，亦可得三百金，苟爲宵人矚目，恐已羽化久矣。孝廉所攜，適符其數，益爲驚服，而是夜盜竟未至。晨曦既升，相與上道，途中樹木叢雜，時聞有鳴鏑聲，但往偵跡，則殊無所見。少婦曰：「奴輩雖已氣奪，而傷夷過多，必不甘相舍，百里之內，盡屬危境，當嚴爲戒備，未容苟安也。」孝廉益惴惴不寧，顏色慘沮，縱轡疾行，不離少婦左右，老奴則負篋以爲之殿，瞬息行數十里，途中時有流矢撲面而來，少婦但以短刃挑撥，不甚措意，且時以身翼孝廉，行盡百里。相顧曰：「盜蹤漸遠，可以得處，然前行尙非坦途，餘孽未盡，苟遷怒及君，亦大可慮，蝸居非遠，當掃榻以奉高賢，暫作憩息，再定行止可耳。」孝廉固知爲盜，而以其情意懇摯，未必加害，卽亦從之，凡越兩宿，始抵其居，適當兩山之隙，屋宇高敞，宛然巨家，奴僕如雲，夾道侍立，少婦下騎，延孝廉俱入，堂中有老叟高坐，鬚髮皓然，而髮鑠異常，聲如鐘鳴，爲之心悸，顧少婦笑曰：「兒歸何晚，爾婿且先期已至，現方與賓從鬥酒，殆非醉不止也。」少婦曰：「略有勾當，故與婿分道以行耳。」卽出簾中金以獻，叟笑納之，復問客何由至，少婦具以告，且謂客技有未逮，而行實堪欽，故相邀俱至耳。」翩然入內，叟肅孝廉坐，淪茗縱談，語雖豪放，而不流於粗曠，心竊異之，叟復曰：「佳客遠來，當治杯酒，以洗風塵，階下噉然諾，立具盛筵，延孝廉入座，復有數少年自後而來，儀態俊偉，冠服華美，不減五陵裘馬，盡屬叟子姪行，而少婦之婿，亦在其列，與孝廉笑談甚愜，少婦亦侍叟側坐，不復引嫌，酒酣，漸語及武事，少婦謂客善鏢，惟以不及措手，致爲盜所乘耳，叟因請觀妙技，孝廉未敢弄斧於大匠之門，固辭勿獲，始徇其請，使炷香於壁，出鏢射之，次第熄滅，叟撫掌稱善，一少年忽起曰：「客技良佳，但不足以前輩耳，」衆亦和之，爭趨階下，顧孝廉曰：「君但以此爲鵠，盡發其鏢，卽有傷殘，決不相答。」

孝廉逡巡未敢即發，少婦力促之，始發一鏢，適當其堵之腹，而堵略不在意，以袖拂拭，立墮足下，孝廉益驚異，發鏢不輟，諸少年或承以掌，按噙以口，或夾以指，片時俱盡，孝廉色沮，嘿然却立，諸少年爲之返鏢於囊，笑曰：「客技亦不弱，惜功勁稍差，不易制勝耳。」叟視孝廉有愧色，立奉一巨觥曰：「兒輩無知，語多唐突，固不知尊客之虛與周旋，未用全力也。」孝廉心終不自安，言笑殊寡。叟窺其意，笑曰：「佳賓蒞止，無以相娛，老夫耄矣，精力已衰，幸積習未忘，尙堪作戲，當顯薄技，爲客解醒。」卽離座出門外，衆悉相隨。叟顧孝廉曰：「客固善鏢，可先以之爲試，卽袒腹倚巨樹而立，語少婦曰：「客鏢尙在，可假以爲用，子頗能遠矚，可於五十武外發鏢，吾當以腹承之，用驗器之利鈍。」少婦笑而從之，私語曰：「老父今日大樂，殆又將炫其鐵布衫神技矣。」果力擲其鏢，中於叟之臍腹，如觸頑石，反激飛騰，直出數丈以外，再擲復然。叟笑曰：「鏢力輕微，未易貫革直入，不如易以長兵。」其堵復自內攜鐵矛至，隻手投擲，勢如游龍，直指心胸，不差累黍，叟微笑承之，矛已委地。叟令再試，堵卽以雙手擎矛，奮力一擲，叟待其將及，故側身引避之，矛已刺入樹幹，深可數寸，不易得出，叟騰一足蹴矛柄，霍然中斷，飛墜場外。孝廉爲之歎美不止。叟更自語曰：「久不超乘與諸少年馳逐，大有髀肉復生之感，乘茲酒興未闌，當小試弓馬，一舒筋骸。」從者卽率一駿馬至，所具弓矢，亦堅勁有異常製。叟不用鞍轡，躍登騎背，兀立其上，馬亦解意，遠絕塵而馳。叟伸其一足，高舉過頂，而屹如山嶽，不可動搖，復彎弓發矢，直入雲霄，及其下墮，復發一矢，兩鏢相抵，俱委於地。時適有健鶻摩空而過，叟指之曰：「徒射死物，未足爲異，吾當生致鷺鳥，以博一粲，」控絃發矢，鶻已翩然下墮，兩翼騰撲，不復得起，執而察視，則箭創在翅，故不易得脫耳。叟下騎握孝廉手，笑曰：「已屆暮年，童心未改，薄技徒足有污尊目，幸

無咎也。相攜入內，洗盥更酌。孝廉見壁間所張壽序，殊陋俗不堪。目，則請曰：「姑嗶小儒，不解武事，幸操觚染翰，尙具寸長，預假以筆札，卽席爲文，以爲公壽。」叟大喜曰：「吾平生行誼，自分有異流俗，苟得椽筆張之，不啻百朋之錫，謹當什襲以藏，生爲家傳，死作墓誌可矣。」孝廉構思敏捷，信筆揮成，不復竄易，而敲金戛玉，氣象萬千，洵非俗手所可冀及，叟朗誦一過，擊節稱賞曰：「此差足以盡吾生平矣，吾固謂文事有勝武功，揮弄毛錐，其難固有逾於長槍大戟也。」因付衆傳觀，譽不絕口。孝廉曰：「度丈於此，必亦三折其肱，緯武經文，人間罕有，乃不求聞達，豹隱山林，得毋大可惋惜耶。」叟喟然曰：「生不逢辰，卽薄有才技，亦無所用，吾已垂老，株守窮山，固分之宜，惟兒輩方在盛年，亦使之亡命草澤，不無可慨耳。」孝廉察其辭色忿懣，亟以他語亂之。叟復曰：「客技正亦不弱，可毋目餒，當知兒輩咸自幼研習有素，耳目手足，迥異常流，面壁十年，始成末技，固無足爲異，吾雖爲盜，而杜門塞竇，與同儕鮮通聲氣，凡所驅使，不爲子姪，卽屬廝養，亦以世之爲盜者，但驚虛聲，不求實技，固未足爲侶耳，得客一傳，足以增光家乘，他無可報，如有急難，當相持於此，或可勉效馳驅也。」孝廉留兩宿，相辭以行，叟率子培送往山下，依依不能相捨，孝廉叩問姓氏，則曰：「吾既業盜，言之徒足玷辱宗族，客欲見訪，但堅識居址可矣。」孝廉始悵然別去，三載後，其岳挈眷赴甘，囊橐甚充，孝廉亦隨行，道經故處，忽爲羣盜所困，孝廉挺身與鬥，以衆寡懸絕，鏗盡却退，僅以身免，輜重人騎，悉數被掠，徬徨中道，進退維谷，忽憶叟居僅在百里外，急往乞援，叟鑿鑿如舊，見孝廉至，執手慨然道故，孝廉且告前事，乞求援手，叟怒曰：「此輩不往乞食村落，乃敢犯吾禁地，罪真無可復道，兒輩適又遠出，不及相待，當爲客躬往一行矣。」孝廉方頓首致謝，忽有人自屏後出曰：「此細事耳，未足以煩老父，兒足了之。」蓋



卽前所見少婦，適歸寧未返也。叟爲之領首，婦卽與孝廉並轡疾馳以往，盜衆方剖分財物，猶未成事，見孝廉至，笑曰：『旣經覆敗，尙敢言戰耶？』孝廉未及答，少婦已發一矢貫其人之口，餘始倉皇應戰，少婦矢如連珠，凡殲十數人，超乘驟進，揮舞雙劍，如天際長虹，變幻莫測，盜衆目駭神迷，不知所措，少婦突出盜魁之後，刺之墮馬，餘益無鬥志，少婦復手刃其強悍者數人，有奔逸者，則張弓射之，無不應絃而倒，餘惡羅拜馬前，乞貸一死，孝廉爲之緩頰，令盡返人騎，箱篋亦宛然俱在，未有所失，始縱之使去，仍復上道，少婦爲之殿後，護送百數十里，旣入康莊，始語於孝廉曰：『前行盡屬坦途，可無足慮，吾將復命老父，不可以留矣。』揮手竟去，駒行如飛，瞬已不見其跡，孝廉始以前事，具告岳氏，其岳并工詩，曾爲長歌以記其事，惜已遺忘過半，未能附錄於此也。

### 鄉媪

民智低落之區，以婦女爲商品，甚或視如羊豕牛馬，得以任意價買，不獲自由，劫媼逼醮之風，至今猶未消泯，皖北地瘠民貧，男子至盛年而猶無偶者，往往恃強掠取媼婦，有司莫能禁也。鳳陽東郊，有許姓農婦，薄具丰姿，嫁未半歲，卽喪所天，家旣赤貧，而年又少艾，殆無守貞之理，姑欲爲之遺嫁，可得聘儀，以供薪米之需，而婦則已意有所屬，蓋鄰村少年，而夙與有葭莩親者也。姑媳見解迥異，事亦遷延未決，爲村中惡少所聞，潛萌異志，蓋其人方喪偶，而夙涎農婦之色，屢加挑誘，終未獲心許者也。商諸其黨，集衆十數人，備一蹇驢，共往劫奪，婦倉卒不獲引避，而隣里憚其人衆勢甚，莫可應援，遂爲惡少所執，實諸驢背以去，婦狂號不止，行及中途，忽有老媪張臂相阻曰：『婚姻事大，當由自主，非可恃強脅迫，汝曹詎不知法紀耶？』擊惡少仆地，餘衆亦不敵驅去，婦遂得安然以返，媪蓋曾習技擊者也。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6 4235B

